

纂註分類杜詩卷之三

述懷下 病附

律詩五十二首

夔府書懷四十韻 鶴曰詩云綠林寧小患雲夢欲難追當是大曆元年作指崔旰之亂未已也

昔罷河西尉初興薊北師 洙曰公召試集賢授河西尉不拜而安祿山反 鮑明遠詩出自薊北門

不才名位晚 蘇曰鄭洗不才無遠見致此名位透晚誤被恩私

敢恨省郎遲 趙曰嚴武再為東西川節度辟公為參謀公方為尚書工部負外郎

扈聖崆峒日 趙曰肅宗幸平涼公為左拾遺扈從乘輿矣

端居灩澦時 洙曰謂夔州也灩頭在瞿塘江中

萍流仍汲引 夢弼曰謂如萍之飄流無定賴嚴武薦之于朝辟為參謀也 汲引者汲水引綆也

樗散尚恩慈 洙曰樗散莊子樗櫟不材而壽者 蘇曰孔融以樗散不材尚賴恩慈之厚也 夢弼曰散蘇旱切謂如樗之枝散不材也

遂









阻雲臺宿雲臺一作靈臺(沫曰)宿直宿也後漢鍾離意傳樂崧家貧為郎常獨直臺上無被枕止食糟糠(趙曰)公以病不得歸直也雲臺南宮臺名乃玄宗盡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是也常懷湛露詩(沫曰)湛露天子燕諸侯詩翠華森遠矣(沫曰)南都賦望翠華之葳蕤白首颯淒其(夢弼曰)甫自傷也詩綠衣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拙被林泉滯生逢酒賦欺(夢弼曰)北山移文琴歌既斷酒賦無續文園終寂寞(夢弼曰)甫歎三大禮賦玄宗奇之亦若相如之見知漢武終為讒閒所害寂寞無聞也前漢司馬相如傳相如為孝文園令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不得與斯人同時漢閣自磷緇(夢弼曰)甫言房琯不宜罷相貶華州司功何異楊雄之見累劉棻而為汙染乎揚雄傳少好詞賦常作賦以擬相如客有以文薦之待詔承明庭奏羽獵賦除為郎及王莽纂位欲絕符命之原而甄豐之子尋劉歆之子棻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吏來欲收雄雄乃從閣上自投下磷力珍切薄也論語磨而不磷涅而不緇病隔君臣議(沫曰)公以病辭召慙紆德澤私(趙曰)公被召命以病不行徒荷私恩也楊

鑣驚主辱洙曰漢書主辱臣死鑣馬銜也夢弼曰謂躍馬而驚乎天子之蒙塵也拔

劒撥年衰批奇壯可尚○夢弼曰甫忠義之心為之憤怒乃拔劒慷慨以撥遣衰年也

社稷經綸地洙曰時方艱難有賴於經綸也風雲際會期洙曰後漢書咸

能感會風雲血流紛在眼夢弼曰謂方事戰爭也武成篇血流漂杵涕泗亂

交頤鮑曰卞和泣王於荊山下三日三夜淚盡繼之以血黃祖涕泗交頤仰天不能告公自喻

不見用也四瀆樓船泛夢弼曰言運漕給餽也趙曰樓船大舟所以載兵所以運糧漢

有樓船將軍中原鼓角悲洙曰人心悲憤故鼓角之聲亦悲爾賊壕連白

翟夢弼曰壕城也洙曰左傳有長狄白狄戰瓦落丹墀洙曰後漢[illegible]陽屋瓦皆落

希曰梅福傳涉赤墀之塗應劭曰以丹淹泥塗殿上也先帝嚴靈寢靈一作虛趙曰

指言肅宗也空虛其寢師曰言肅宗收京修寢廟也宗臣切受遺洙曰漢以蕭何為宗

臣以功業為時所宗尚也公孫弘傳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師曰言受遺詔立代宗也恒山猶

突騎洙曰恒山河北希曰晁錯傳輕車突騎師古曰言其驍銳可用衝突敵人也遼海

競張旗夢弼曰遼海遼東也皆史思明之窟穴田父嗟膠漆此膠膝誰曉似謂難解耳行人避蒺藜上句兵連禍結○趙曰膠滕所以為弓誅求之多則田父以供輸為嗟也鐵蒺藜所以禦馬所在布蒺藜於地而行人避之易據于蒺藜摠戎存大體洙曰摠戎元帥也時代宗為帥蘇曰王衍摠戎握符貴其持重不可輕敵使節制存其大體降將飾卑詞楚貢何年絶洙曰左傳齊責楚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堯封舊俗疑蘇曰孟子曰堯舜之民比屋可封桀紂之民屋可誅信如此說則堯時諸侯滿天下桀時大辟徧四海故公所以疑之長吁翻北寇趙曰指言安史也一望卷西夷趙曰今有西夷之禍一望思欲席卷之也不必陪玄圃趙曰言已身以譬不必在朝列也仙傳云崑崙一曰玄圃仙人所居蓊超然待具茨洙曰莊子徐無鬼黃帝將見大隗于具茨之山至于襄城之野七聖皆迷遇牧馬童子問塗焉唐玄英疏具茨山在滎陽密縣界亦名泰隗山今汝州有襄城縣在泰隗山南即黃帝問道之所也凶兵鑄農器凶一作休洙曰老子曰兵者凶器夢弼曰謂鑄育大平也家語

致思篇鑄劒戟以為農器講殿闢書帷杜好氣象有意思又非衣冠紫宸体面語○洙
曰東方朔傳文帝集上書囊為殿幃夢弼曰謂銳情經術也廟筭高難測夢弼曰讖
廟堂之上無良策也天憂獨在茲趙曰天子之憂每在此耳形容真潦倒
答効莫支持夢弼曰汚潦無源而易涸故甫自喻老而無補也洙曰稽康書云潦倒麤
踈答効猶報畧也使者分王命羣公各典司恐乖均賦斂
不似問瘡痍洙曰喪亂之際公私窘急所分之命所典之司必未至於均賦斂問瘡痍
七瘡痍言民傷爾鶴曰廣德元年考功郎中裴諝出為河東道租庸塩鐵等使諝請入計召見便殿
問諝榷酤之利一歲出入幾何久之不對上復問之對曰臣有所思上曰何思對曰臣自河東來其
間所歷三百里見農人愁歎穀菽未種誠謂陛下矜念先問人之疾苦而乃責臣以利孟子曰理國
者仁義而已何以利為蓋是時諸侯之出咸以榷利為先若諝之念人疾苦者鮮矣大曆元年詔云
千金之費重困吾人蓋為此是年減京兆府稅萬里煩供給蘇曰張華出師萬里恐煩
長安供給夢弼曰諸自蜀至長安有萬里之遠也孤城最怨思趙曰孫城指言夔州

綠林寧小患（洙曰後漢劉玄傳諸亡命共攻離鄉聚藏於綠林中綠林山在今荊州當陽縣東北）（詠曰謂荊楚復亂也）雲夢欲難追（夢弼曰憂藩鎮跋扈恐其難擒也韓信傳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有告信欲反書聞上患之用陳平計僞遊於雲夢襲信信遂見禽爾雅釋地楚有雲夢郭璞註今南郡華容縣東南巴丘湖是也）即事須嘗膽（洙曰越句踐既脫會稽之難思有以報吳出入嘗膽）蒼生可察眉（批老成語〇夢弼曰言蒼生次為之情得於眉目之間但當撫綏之則不為盜耳）（蘇曰東方朔言蒼生憂樂見其眉事可察）議堂猶集鳳（劉曰班孟堅曰高林論議者皆駕鳳騎鯨之士）（夢弼曰議堂者議政堂也太冲詩諸公集鳳凰）貞觀是元龜（洙曰言欲求治當以貞觀為元龜也龜言有先知之靈耳）處處喧飛檄（洙曰左太冲詩邊城苦鳴鏑羽檄飛京都檄兵書也）家家急競錐（夢弼曰言賦斂急也左昭公六年傳刀錐之末將盡爭之）蕭車安不定（趙曰漢蕭育傳哀帝南郡多盜賊拜育為太守以育耆舊名臣乃以三公使車載育入殿中受策曰南郡盜賊為害朕甚憂之以太守威信素著故委之官其為民除害安元元而已）蜀使下何之（洙曰

司馬相如為郎使蜀諭巴蜀父老（趙曰）公之詩意乃言今日遣使在寡誅求除盜賊之事非若相如之諭蜀父老也（師曰）言朝廷遣人安撫之猶不服畢竟將何往言無所逃也

釣瀨踈墳籍（洙曰）後漢嚴光披羊裘釣澤中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踈墳籍言典籍所稀載也

耕巖進弈棊篇所進止此善自道○（夢弼曰）揚子問神谷口鄭子眞不屈其志而耕乎岩石之下名震于京師揚雄方言圍棊謂之弈（趙曰）此公自叙釣瀨則以嚴子陵自比耕巖則以鄭子眞自比踈墳籍進弈棊乃閑曠而然

地蒸餘破扇（蘇曰）司空達嶺南蒸濕比人作居殊不宜風土破扇嘗不釋手

冬暖更纖絺（夢弼曰）謂夔之風土多暄也按集有覽物詩曰形勝有餘風土惡是也

豺遘哀登楚（夢弼曰）謂登乎王粲荊州之樓而悲時之亂也王粲詩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

麟傷泣象尼（夢弼曰）謂傷時而泣如仲尼之感麟也（洙曰）史記魯哀公西狩獲麟孔子見之曰吾道窮矣喟然嘆曰莫我知夫公道不行於時故悲嘆若孔子之見麟（趙曰）孔子之生其父母禱之於尼丘故名而傳記又載孔子之首象其山故云

衣冠

迷適越（趙曰）言欲離夔而南下且未能所以迷適越莊子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

文身無所用之也藻繪憶遊雎夢弼曰雎音雖水名在南都昔之宋州甫少年嘗遊故云憶也按陳孔璋為曹洪與魏文帝書過高唐者效王豹之謳遊雎渙者學藻繪之綵李善註雎渙二水名其處人能織藻繢錦綺賞月迎秋桂夢弼曰三秋皆秋桂非八月不足以賞故知此篇乃八月作也為其當秋可延賞丹桂也沈休文詩山中咸可悅賞逐四時移春光發隴首秋風生桂枝傾陽逐露葵夢弼曰謂慕君也曹子建表若葵藿之傾太陽太庭終返朴趙曰幸天下之治平反淳朴也大庭氏至德之世也京觀且僵尸夢弼曰甫意欲席卷西夷誅於兩觀也洙曰翟方進傳曰古者伐不敬取其鯨鯢築武庫封以為大戮於是乎京觀以懲淫慝師古曰京高丘也觀謂如闕形高枕虛眠晝哀歌欲和誰夢弼曰戰國策燕丹送荊軻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洙曰左太沖詩哀歌和漸離謂若傍無人南宮載勳業洙曰後漢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凡百慎交綏交綏自喻甫出蜀時時有意歸班如合分雙賜筆如歸朝日簪笏筋力定如何○洙曰左傳交綏而退蘇曰此兩句深戒大臣及諸將欲功

成圖像當以交綏為慎勿使其志之不堅而後可也(師曰)綏乃車綏慎交綏當以兵為可戒

秋日荊南述懷三十韻(鶴曰)此詩當是大曆三年秋未移公安前作

昔承推奬分愧匪挺生材遲暮宮臣忝(洙曰)陸機詩矯迹廁宮臣艱危衮職陪(洙曰)詩衮職有闕(趙曰)公自言當肅宗時拜拾遺掌供奉諫諍揚鑣隨日馭(夢弼曰)甫謂侍肅宗乘輿於靈武也賡雅日馭謂之羲和折檻出雲臺(夢弼曰)謂諫房琯事不合帝意遂爲華州司功也朱雲傳雲上書願賜上方斬馬劒斷佞臣以厲其餘帝怒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後當治檻帝曰勿易以旌直臣罪戾寬猶活干戈塞未開(趙曰)上欲誅甫賴張鎬救之而免言一出之後干戈日相尋也(夢弼曰)塞悉則切星霜玄鳥變(洙曰)古詩玉衡指孟冬衆星何歷歷白露霑野草時節忽復易秋蟬鳴樹間玄鳥逝安適(趙曰)玄鳥燕也星霜之中見玄鳥變則不一其年矣身世白駒催(洙曰)莊子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釋文白駒或云日也張良願棄人間事學

道經舉呂后強食之曰人生
如白駒之過隙何自苦如此伏枕困超忽扁舟任
往來九鑽巴巽火三蟄楚祠雷【夢弼曰】巽蘇困切
噴也昔欒巴巽酒
以救蜀火故甫假巴以對楚也論語鑽燧改火【洙曰】皇
朝故事清明後賜新火亦周人出火之事也
謂巴巽火則欒巴所巽之火以形容其在成都及
東川及夔州凡在蜀地者九遇清明鑽曰公以八
月在夔在江陵是為雷之三蟄矣雷以三月而奮
八月而蟄也謂之楚祠雷則楚人所祠之雷蓋楚
人好祠祭也【希曰】公以乾元二年冬入蜀大曆三
年下峽恰是九春其中在夔三年故曰三蟄楚祠
雷楚祠謂楚襄王所遊之地冢宇記謂夔有古楚
宮也趙謂楚人所祠之雷則非止謂在夔見三冬
蓋永泰元年秋至雲安而大
曆三年春下峽所以為三冬望帝傳應實【夢弼曰】
望帝乃
蜀帝其魄化為杜鵑父老相傳其言不虛也成
都記望帝治郫城死其魄化為鳥名曰杜鵑昭
王問不迴【洙曰】僖四年傳齊侯遂伐楚楚子使與
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
馬牛不相及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
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
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
罪也敢不供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夢弼

曰甫時居楚地故託昭王不廻以為言也蛟螭深作橫夢弼曰橫戶孟切○雅有鱗曰
蛟龍無角曰螭龍豺虎亂雄猜趙曰此兩句託興時有跋扈之強臣賊盜之臣猾故
也素業行已矣浮名安在哉蘇曰李膺前輩浮名安在爭如一樽醇醪
斷送歲月何苦區區計較利名耶琴烏曲怨憤庭鶴舞摧頹洙曰琴烏
曲烏夜啼也吳人舞白鶴於市夢弼曰其所怨憤寄之琴曲則烏夜啼也而庭鶴為之舞矣昔師曠
鼓琴有玄鶴銜珠於庭中舞樂府解題烏夜啼臨川王義慶造也秋水漫湘竹洙曰
湘妃揮泪濺竹竹皆斑陰風過嶺梅洙曰大庾嶺多梅人號梅嶺苦搖求
食尾洙曰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曰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
約之漸也常曝報恩腮洙曰昇浩蕩報恩珠註三秦記江海集龍門魚登者化龍不登
者點額曝腮夢弼曰曝滿本切曬也腮蘇來切頰也結舌防讒柄探腸有禍
胎趙意甚苦○洙曰前漢博士結舌而不談枚乘傳禍生有胎蒼茫步兵哭夢弼
曰晉阮籍為步兵校尉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展轉仲宣哀趙曰

仲宣粲也以避難流離作七哀詩飢藉家家米藉入聲【公自註】愁徵處處

盃休為貧士嘆任受衆人咍得喪初難識榮枯劃

易該夢弼曰劃忽麥切豁也自盜賊亂離以來元勲舊德皆擯棄不用而武夫年少反多躐遷

故甫有難識易該之語也差池分組冕合沓起蒿萊夢弼曰差池不齊皃

合沓相繼皃識當時濫進者多也不必伊周地皆登屈宋才登一作知

洙曰伊尹周公屈原宋王漢庭和異域洙曰前漢匈奴傳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大

下初定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冀以救安邊境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

增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屢被其害夢弼曰言回紇送兵來助唐求尚公主唐遣使議

和也晉史坼中台洙曰晉中台坼而張華誅夢弼曰言房琯得罪也霸業尋

常體夢弼曰言夷夏和親乃霸道尋常之体也宗臣忌諱災【公自註】霸業尋常体謂出

孫于外此宗臣所甚諱也○夢裔曰宗臣忌諱不敢直言也羣公紛勠力聖慮

窅徘徊鄭曰窅伊鳥切深目也數見銘鍾鼎夢弼曰數色角切頻也言徒刻

金石以紀功也昔季武子作林鍾之銘衛孔悝有鼎銘真宜法斗魁洙曰隋志北斗
一至四為魁五至七為杓夢弼曰言宜法三台以建官也頤聞鋒鏑鑄洙曰賈誼過秦
論秦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鑄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兵夢弼曰言當偃武務農也家
語顏回曰願鑄劒戟以為農器放牛馬於郊藪莫使棟梁摧洙曰衛玠卒謝琨哭之曰
梁棟折不覺哀趙曰晉陸玩拜司空謂賓客曰以我為三公是天下無人矣索酒著柱間祝曰當今
乏才以爾為柱石之臣莫傾人棟梁夢弼曰言專信任賢相也盤石圭多翦洙曰漢封
子弟盤石之宗周成王封康叔翦桐葉為圭夢弼曰言廣封同姓也凶門轂少推洙曰
馮唐傳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修可曰唐李衛公對唐太宗曰古者命將受鉞鑿凶門而
出夢弼曰推通回切言命將多非其人也垂旒資穆穆夢弼曰言天之和顏也禮記
天子之冕十二旒論語天子穆穆祝網但恢恢夢弼曰言天子之寬政也呂氏春秋
湯出郊見祝網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入吾網湯曰盡之矣非桀誰能當之乃去其
三置其一而教之祝曰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之國聞之曰湯德至禽獸矣歸之

者三十國老子天網恢恢

赤雀翩然至黃龍不假媒批非子美自踰耶〇趙曰此言祥瑞也朱曰春秋孔演圖曰鳥化為書孔子奉以告天赤雀集書上化為黃玉後漢黃龍見于譙適甲曰赤雀不見則國無賢註赤雀主銜書陽精也孫應圖曰黃龍者四龍之長也王者不漉池而漁則應和氣而游於池沼夢弼曰漢郊祀志天馬徠龍之媒

賢非夢傳野朱曰高宗夢得說於傳巖之野夢弼曰託諷邪佞之濫進也

隱類鑿顏坏朱曰揚雄傳或鑿坏以遁莊子魯君聞顏闔賢欲以為相使者往聘因鑿後垣而亡坏壁也夢弼曰坏普回切甫自踰也甫意欲朝庭禮敬大臣寬大憲綱自然朱鳳至黃龍來為國之嘉瑞無使賢人隱遁則天下不約而自平也

自古江湖客冥心若死灰批矯然而止〇趙曰莊子心可使若死灰

遣悶鶴曰詩云地闊平沙岸舟虛小洞房當是大曆三季江陵作

地闊平沙岸舟虛小洞房朱曰謝玄暉詩洞房殊未曉

使塵來

驛道城日避烏檣一作烏檣趙曰泊船之處近城日為城所障不照及檣故云避

烏檣此公之巧句也暑雨留蒸濕江風借夕涼蘇曰段瑄泛舟夜聞江風清冷瑄欣然曰此馮夷借我一夕之涼趙曰暑雨之際留住蒸濕而得江風之借以夕涼也行雲星隱見鶴曰賢遍切夢弼曰雲合則星隱雲過則星見也疊浪月光芒趙曰前浪後浪月光皆照也螢鑒緣帷徹趙曰螢光可以照物故曰螢鑒蛛絲罥鬢長批閑泠不厭○泰伯曰罥鬢猶掠鬢也夢弼曰罥音畎挂也哀箏猶凭几鳴笛竟霑裳鶴曰凭皮孕切趙曰初聞哀箏猶忍淚凭几聽之而已至聞鳴笛則情不禁矣於是手淚竟霑裳也倚著如秦贅洙曰賈誼傳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師古曰言其不出妻家亦有人身之有贅一說贅質也家貧無有娉則以身為質也君平曰子美寓他鄉如贅婿然夢弼曰著直略切附也贅之芮切聚肉也過逢類楚狂夢弼曰論語楚狂接與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氣衝看劍匣洙曰任彥升劍氣變雲夢弼曰晉張華傳初斗牛之間常有紫氣雷煥曰豐城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穎脫撫錐囊洙曰平原君傳曰夫賢士之處世也如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毛遂曰使遂

早得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未見而已 妖孽關東臭兵戈隴右瘡(夢弼)(曰)皆傷時也(蘇曰)班仲升云隴右兵戈瘡痍未艾 時清疑武略世亂跼文場(趙曰)親歷此境若為子言○(趙曰)當時清則以武略疑而不用及世亂則文場跼而不展矣 餘力浮于海(洙曰)語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端憂問彼蒼(洙曰)月賦端憂多暇(蘇曰)辛受註端然憂愁以多閑暇詩彼蒼者天 百年從萬事故國耿難忘(夢弼曰)言百年之內任從事緒之多而惟有故鄉老年百事俱癡無心繫戀唯故國舊友耿耿難忘不能忘也

風疾舟中伏枕書懷呈湖南親友三十六韻(鶴曰)題云呈湖南親友而詩云故國悲滯淫當是大曆四年冬作故詩又云書信中原闊于戈北斗深指是年吐蕃寇靈州而云

軒轅休製律虞舜罷彈琴(公自註)伏羲造瑟神農作琴舜彈五絃歌南

風之篇有矣（洙曰）史記黃帝名曰軒轅前漢律歷志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崐崙之陰取竹之解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鳴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此黃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為律本

尚錯雄鳴管（趙曰）前所謂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六也（夢弼曰）軒轅之制律所以通八節之氣而調八方之風令風之疾足見律管之錯而不能和諧也

猶傷半死心（夢弼曰）虞舜之彈琴所以歌南風而阜財解慍令風之疾又見琴心之傷而多怨怒也枚乘七發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中鬱結而輪囷根扶疎以紛離其根半死半生冬則烈風舞霰飛雪之所激使琴摯斬斫以為琴

聖賢名古邈（趙曰）言造琴律之聖賢其名已古遠矣

羇旅病年侵（洙曰）范蔚宗聞道雖已積年力互頹侵陸士衡詩前路既已多後塗隨年侵

舟泊常依震震字無所屬雲川震澤○（洙曰）震東方也有震澤夢弼曰時泊船於東岸

湖平早見參早一作半（洙曰）參曉星也鮑照詩曉星落參正

如聞馬融笛（洙曰）馬融好吹笛有長笛賦序云性好音律能鼓琴吹笛杜曰馬融笛賦有曰有正劉漂以風洌有曰微風纖妙

若倚仲宣襟（洙曰）王粲字仲宣登樓賦

云憑軒檻以遥望兮向北風而開襟兩句言風來舟中如吹笛之所召倚樓之所逢也故國

悲寒望洙曰顔延年詩息徒顧將夕極望梁陳分故國多喬木空城凝寒雲趙曰故國長安

也悲當寒望之中夢弼曰當歲寒之際望外而悲也羣雲慘歲陰洙曰謝惠連雪賦歲

將暮時既昏寒風積愁雲繁夢弼曰歲陰謂歲晚也補註陸士衡猛虎行時往歲載陰註歲陰謂春

夏為陽秋冬為陰水鄉霾白屋一作屋楓岸疊青岑蘇曰顧穆詩洞

庭楓岸遠幾疊青岑高趙曰楚辭曰江水湛湛兮上有楓楚岸多楓故曰楓岸鬱鬱冬炎

瘴洙曰張平子云鬱鬱不得志魏文帝鬱鬱多愁思濛濛雨滯淫修曰東山零雨

其濛渤海方淫滯鼓迎方祭鬼趙曰楚俗好巫祀夢弼曰論語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又集有曰家家養烏鬼是也彈落似鴞禽洙曰賈誼鵩賦鵩鳥似鴞鮑曰莊子見彈

而求鴞炙興盡繞無悶洙曰王子猷興盡而返易遯世而無悶愁來遽不

禁生涯相汩沒夢弼曰莊子吾生也有涯時物自蕭森自一作正洙曰

張景陽詩溪壑無人跡荒林鬱蕭森疑惑尊中弩夢弼曰言久病也風俗通汲令應郴

以夏至日請主簿杜宣飲酒北壁上有懸赤弩照
於杯中形如蛇宣惡之及飲得疾後郴知之延宣
於舊處設酒其見如初郴指謂宣曰此弩耳宣疾
遂瘳庾信臥病窮愁詩云留蛇嘗疾首映弩屢驚
心淹留冠上簪之（夢弼曰）言不見用也冠簪即大夫禮也致仕閑散者謂之投簪淹
留冠上簪則甫以猶未能遽棄冠冕也倉頡篇簪笄也所以持冠也牽裾驚魏帝（洙曰）
魏辛毗諫文帝帝怒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趙曰）甫爲左拾遺時諫房琯之材不宜廢而肅宗怒之也
投閣為劉歆（趙曰）楊子雲校書天祿閣上以劉歆嘗問奇字而歆以言祥得罪有司誤
以連子雲子雲為投閣今云為劉歆則是言琯既貶邠州刺史而公出為華州司功也狂走
終奚適（蘇曰）王脩曰吾狂生走諸侯門終身必竟奚適乃東書隱三茅山（夢弼曰）謂飄落未竟
知所止也禮吾舍魯而奚適微才謝所欽（洙曰）陸士衡詩寤寐靡安豫願言思所欽
（夢弼曰）荷諸公禮待也吾安藜不糝（夢弼曰）莊子孔子窮於陳蔡藜羹不糝糝
以米和羹也女貴玉為琛（夢弼曰）女讀為汝指湖南親友也晉馬岌詩其人如王為
國之琛烏几重重縛（夢弼曰）烏皮几蔽也鶉衣寸寸針（夢弼曰）荀

子子夏子衣若縣鶉哀傷同庾信公自註庾信有哀江南賦述作異陳琳

趙曰陳琳健於章奏曹公見其檄而頭風遂愈今公自謙以為述作不能似之也十暑岷

山葛洙曰葛蜀布也十暑言其久也夢弼曰後漢志蜀郡岷山在西徼三霜楚戶

砧夢弼曰謂三年在楚逢霜而聞擣衣砧聲也叨陪錦帳坐洙曰郎官有錦帳趙

曰公為尚書工部員外郎故也郎官賜錦帳綉被久放白頭吟趙曰公以老而吟咏

耳白頭吟本是卓文君以相如晚年置妾而作今公借用之也反樸時難遇夢弼曰言

未見治乎也忘機陸易沉趙曰史記東方朔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沉於俗文選

道勝貴陸沉註無水而沉謂之陸沉夢弼曰莊子孔子曰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謂陸沉

者也應過數粒食夢弼曰言諸親友餽食也張華鷦鷯賦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

粒得近四知金夢弼曰又言諸公賜金也揚震傳震遷東萊太守之郡昌邑令王密

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

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春草封歸恨衆人語○夢弼曰言未得還鄉也劉安

招隱詩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源花費獨尋夢弼曰言尚避亂也桃源山在今鼎州桃源縣之南轉蓬憂悄悄夢弼曰言旅寓而憂乎為國矣行藥病涔涔夢弼曰涔涔鋤簪切漬也言消渴而飲藥矣鮑照有行藥至城東橋詩註謂照有疾服藥行以宣導之漢外戚傳霍光夫人顯謀毒許皇后后免身取附子并合大醫大丸以飲皇后有頃曰我頭涔涔也藥中得無有毒瘞夭追潘岳趙曰瘞於罽切理也公必有喪子之禍但無所考矣潘岳西征賦曰夭赤子於新安坎洛側而瘞之鶴曰按元稹誌公墓云嗣子宗武病不克葬則宗文為早世甚明又按公集大曆二年熟食日示宗文宗武有詩明年出峽二子尚無恙意是季春自潭之衡時喪宗文公在衡畏熱復回潭故下句又用潘岳事公與聶令有舊當是瘞宗文於耒陽而後人遂誤以為公之墳也持危覓鄧林洙曰列子云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嵎谷之際渴欲得飲赴飲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鄧林彌廣數千里蹉跎翻學步[illegible]情態深傷○洙曰阮籍詩娛樂未終極白日忽蹉跎莊子壽陵餘子學步於邯鄲失其故步匍匐而反趙曰公自傷隨流俗也感激在知音夢弼

（曰公感激在於諸公之知已而傷其無識之者也魏志王粲傳昔伯牙絕絃於鍾期痛知音之難遇也）

却假蘇張舌（夢弼曰蘇秦張儀歷說諸國）高誇周宋鐔（洙曰鐔徐心切劍鼻也莊子說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為子之劍以燕石為鋒齊岱為鍔晉魏為脊周宋天鐔韓魏為鋏矣 補註 鐔劍鼻人握處之下）

納流迷浩汗（蘇曰孔融子不見東海納萬流浩汗不溢不驚君子之量當亦如此夢弼曰浩汗水大貌海賦騰濞浩汗）峻址得嶔崟（夢弼曰嶔崟山高貌）

城府開清旭（趙曰言諸公在幕府也）松筠起碧潯（筠一作篁趙曰公自言其舟之所在潯韻書云旁深也夢弼曰潯徐林切水涯也）

披顏爭倩倩（趙曰言往披承諸公之顏爭為倩倩然言笑以相待詩巧笑倩兮）逸足競駸駸（夢弼曰美諸公之俊逸也詩云載驟駸駸）

朗鑒存愚直（趙曰愚直公自謂也朗鑒則所以望諸公也）皇天實照臨（洙曰左傳皇天后土實聞此言）

公孫仍恃險（洙曰後漢公孫述恃其地險衆附有異志蜀都賦長城結險吞若巨防一夫守溢萬夫莫向公孫躍馬而稱帝劉宗下輦而自王）

侯景未生擒（公自註 侯景陷臺城老 夢弼曰言當

時節度使有恃險如蜀公孫述之在夔州有攻城邑如梁侯景之陷臺城者也**書信中原**

闊夢弼曰言家鄉之書不至也**干戈北斗深**夢弼曰言兵革未息也長安之城上直北斗

畏人千里井趙曰蘇氏演義小說載金陵記曰南計吏止于傳舍間及將就路以馬殘草瀉於井中而去謂無再過之期不久復由此飲於此井遂為昔時剉即刺喉而死故後人戒之曰千里井不瀉剉夢弼曰言畏乎人則有千里之井也

問俗九州箴洙曰揚雄傳贊曰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晉灼曰九州之箴夢弼曰言問乎俗則有九州之箴也左傳襄公四年虞人之箴曰茫茫禹跡畫為九州

戰血流依舊軍聲動至今葛洪

尸定解洙曰後漢方術傳註尸解者言將登假仙託為尸以解化也葛洪傳卒年八十一視其顏色如生体亦柔軟舉尸入棺甚輕如空衣也以為尸解得仙

許靖力難任一難作還趙曰蜀志許靖字文休王朗與靖書曰足下周游江湖以暨南海可謂徧矣如靖之力還可勝任以公喻己之南征而嘆力之難任也

家事丹砂訣洙曰葛洪為句漏令求丹砂

無成涕作霖第此極楚楚可引用

水宿遣興奉呈羣公（鶴曰詩云澤國雖勤雨炎天竟淺泥小江還積浪弱纜且長堤歸路非關北行舟却向西又云異縣驚虛往同人惜解攜其曰小江異縣當是在江陵暫至外邑邑在江陵之西故云行舟却向西此詩當在大曆三年夏作）

魯鈍仍多病（洙曰語參也魯蘇曰鄭玄魯鈍多病近稍倦書）逢迎遠復迷

耳聾須畫字（蘇曰王筮不仕佯狂詐聾每說話即畫字後隱嵩山隋文累詔不起）髮短不勝篦（夢弼曰勝平聲篦邊迷切釵也）

補澤國雖勤雨炎天竟淺泥（淺一作濺修可曰穀梁傳正月不雨言不雨者勤雨也詳思雨之勤鶴曰周禮澤國用龍節勤雨如修可引穀梁之說則是其時不雨何以下云炎天竟淺泥又云小江還積浪當是言得雨勤數然以炎天而泥故淺也）

小江還積浪（趙曰江雖小而積浪則以炎天而水漲也）弱纜且長堤（夢弼曰繫纜於長堤也）

歸路非關北（俯曰子美北人未得歸鄉故云歸路非關北）行舟却向西暮年漂泊恨今夕亂離

啼今夕一作久客童稚頻書札深曰古詩烈士暮年又遺我一書札盤飧詎
穇藜我行何到此物理直難齊深曰莊子齊物高枕翻星
月巖城疊鼓鞞深曰張景陽詩此郭非吾城入聞鞞鼓聲夢弼曰城謂荊州之城也
風號聞虎豹水宿伴鳧鷖深曰蜀都賦晨鳧旦至候鴈銜蘆雲飛水宿
吮清淥異縣驚虛往深曰古樂府它鄉復異縣同人惜解携深曰易出
門同人蹉跎長汎鷁趙曰鷁大鳥船首畫之以驚水神脩曰汎鷁行舟也展轉
屢聞鷄夢弼曰展轉不寐而聞鷄唱曉也嶷嶷瑚璉器夢弼曰嶷魚力切詩
克岐克嶷論語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陰陰桃李蹊
深曰李廣傳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餘波期救涸深曰僖二十三年傳其波及晉國
君之餘也莊子車轍中有鮒曰吾得斗升水可以活矣夢弼曰望諸公之周急也費日苦
輕齎趙曰言為客之久有費時日其所輕齎昔於貿易而罄矣杖策門闌邃肩
輿羽翮低趙曰杖策肩輿言出謁於人也自傷甘賤役誰愍強幽

棲（蘇曰栖高尚之志居九華山漢曰令日 梅遊難中哉人略無慕強西棲之心）[illegible][illegible]能無鈞（蘇曰莊子任公子為大鈞巨緇五十犗 以為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浮雲亦有梯（夢弼曰郭景純遊仙詩靈 谿可潛盤安事登雲梯）勳庸思樹立語默可端倪贈粟囷應指（洙曰魯肅家富於財常好 以裒窮乏結豪士時周瑜為居巢長閑之往求資糧肅有米二囷各三千斛 直指一囷與瑜瑜奇之乃結僑札之交 萬曰自蔑蘋瑚璉器以下敘美群公能賙其貧故有贈粟之句）登橋柱必題（洙曰成都記云昇仙橋司馬相如初西去題其柱曰不乘高車駟馬不復過此橋後果以傳車至其處焉橋在望鄉臺東南一里管華陽縣題曰上數句公之所負如此蓋不以有求於人而遂屈也）丹心老未折（夢弼曰古樂府詩丹心悵不舒別賦心折骨驚）時訪武陵溪（洙曰武陵溪秦人避亂之處）

官定後戲贈

（公自註 時免河西尉為右衛率府兵曹 鶴曰按公天寶十載獻賦上令待詔集賢院試文章十三季再進封西嶽賦表尚云一匹夫則其

時未得官改衛率府參軍乃在十四年所謂昔罷河西尉初興蓟北師是也此詩當作於天寶十四載方官未定時公贈崔于二學士詩云故山多藥物欲整還鄉旆今詩云耽酒須微祿狂歌託聖朝故山歸興盡回首向風飆盖官已定也

不作西河尉淒涼為折腰（洙曰陶潜為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潜歎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兒）老夫怕趨走率府且逍遙（洙曰老夫自言也謂州縣有趨走之勞故怕之率府閑曹得自肆也）耽酒須微祿狂歌託聖朝（批風刺得体○蘇曰崔解狂歌痛飲託聖朝之至化）故山歸興盡回首向風飆（夢弼曰飆必遥切回風也 趙曰謂須微祿故無復動歸山之興但有臨風回首而已）

至德二載甫自京金光門出道歸鳳翔乾元初從左拾遺移華州掾與親故別因出

門有悲往事（下園曰西京記長安西城有門三中曰金光門（鶴曰）乾元元年夏六月出為華州司功冬以事之東都以來所作）此道昔歸順西郊胡正煩（夢弼曰甫陷祿山軍中竄歸鳳翔謁肅宗是為歸順以其自金光門出故曰此道言當歸順時正值胡寇在西郊也）至今猶破膽應有未招魂（洙曰言履難危膽破魂飛也宋玉有招魂文）近侍歸京邑（侍一依得）移官豈至尊（豈一作遠（趙曰）言得返長安為拾遺而遽移華州非至尊之意特以自貽伊戚耳（夢弼曰）言移華州非出天子之意乃讒邪毀傷之也）無才日衰老駐馬望千門（趙曰）疑望於宮禁彷徨不忍去也（師曰）漢武帝宮中有千門萬戶

寓目（趙曰）左傳楚子王之語曰得臣與寓目焉（鶴曰）詩云關雲塞水羌女胡兒當是在秦州作乾元二年詩又云一縣蒲萄熟指隴西所出而言也

一縣蒲萄熟（洙曰）永徽圖經曰蒲萄生隴西五原燉煌山谷今處處有之秋山苜蓿多二物皆遠致今溢於中國寓目喟然至羌女胡兒著矣○（洙曰）西域人好飲蒲萄酒馬

食苜蓿貳師伐宛將種歸中國（沈曰神農本草云苜蓿味苦平無毒主安中利人可久食）關雲常帶雨塞水不成河羌女輕烽燧（輕一作㯳（趙曰燧火曰烽舉火曰燧）胡兒制駱駝（制一作掣（夢弼曰掣尺列反又尺制例切玉篇挽也字書牽也今駝立掣而後伏伏之而後與）自傷遲暮眼喪亂飽經過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鶴曰按通鑑史朝義屢敗於寳應元年之冬至廣德元年田承嗣說令親往幽州發兵還顧莫州請自留守莫州朝義既去承嗣即以城降送朝義母妻子於官軍又范陽節度使李懷仙已因中使駱奉仙請降至温泉驛懷仙遣兵追之朝義窮蹙縊于林中今詩云劍外忽傳收薊北正謂此也又云青春作伴好還鄉乃廣德元年春作）

劍外忽傳收薊北（夢弼曰薊居列切按唐史廣德元年正月史朝義自死其將李懷仙以幽田承嗣以魏降寳應元年二月賊將薛嵩以相衛洛邢張志忠以趙定深恒易降時河南河北平）初聞涕淚滿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

書喜欲狂〔北〕之寫喜意眞切愈朴而近○〔趙〕曰讀書崇聞已收薊北得妻子有長衆之憂所以漫卷之而喜欲至於狂也〔夢弼〕曰卷與捲同白首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公自注〕余田園在東京自然是喜意流動得人結復作等句然喜願之極誠有如此他語不足易也

空囊〔鶴〕曰詩云翠栢苦猶食晨霞高可飡正史謂在秦州拾橡栗以自給之意當是乾元二年作

翠栢苦猶食〔修〕可曰楚辭云山中人兮採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栢列仙傳仙人偓佺食松栢之實晨霞高可飡〔田〕曰楚辭飡六氣而飲沆瀣漱正陽而飡朝霞註陵陽子明經云春食朝霞老日始出赤氣也華陽眞妃曰日者霞之實霞者日之精君惟聞服日之法未聞飡霞之法也〔師〕曰甫欲飡霞食栢高遁于世世人共鹵莽〔夢弼〕曰鹵音魯莽莫古切言無知己者也〔補注〕鹵莽不用心也吾道屬艱難〔夢弼〕曰言己道之不行也不爨井

晨凍（洙曰）樵蘇不爨清談而已（趙曰）以不爨故不汲井而井晨凍矣無衣床夜寒（洙曰）詩無衣無褐何以卒歲囊空恐羞澁留得一錢看（夢弼曰）澁色入切不滑也盧思道後園宴詩可憐白水神可念青樓女便研不羞澁遥艷工言語（蘇曰）晉阮孚山野自放嗜酒一日持一皂囊遊會稽客問囊中何物孚曰無物但一錢看囊庶免其羞澁（趙曰）趙壹云文章雖滿腹不如一囊錢也（師曰）甫嘗云語言少味無阿堵物少味者羞澁之謂也（希曰）梁武帝評書云羊欣書似婢作夫人不堪位置而舉止羞澁終不似眞

遣懷（鶴曰）詩云寒城塞日皆是指秦州而言乾元二年作

愁眼看霜露寒城菊自花（蘇曰）古出塞云寒城菊自花曠野木脫盡子羡全用深百包蓄木脫盡言無歲寒之志交情薄也菊自花不似澆培乃君子以道自營也天風隨斷柳客淚墮清笳清一作晴水淨城陰直（批）寫景貴得自然山昏塞日斜夜來歸鳥盡啼殺後棲鴉（趙曰）以其無枝可棲故啼之苦爾

遣意二首（鶴曰詩云孤村春水生又云細雨更移橙當是上元二年作）

囀枝黃鳥近泛渚白鷗輕一徑野花落孤村春水生衰年催釀黍（蒼舒曰春秋緯曰凡黍為酒陽據陰乃能動故以麥釀黍為酒）細雨更移橙（自然知是好語釀黍移橙不無點檢幽與亦稱〇洙曰橙香橙也柑屬希曰上林賦黃甘橙楱夢弼曰本草橙似橘而葉大形圓於橘而香皮厚而皺八月熟）漸喜交游絕（調 怨）幽居不用名（洙曰陶淵明歸去來辭請息交以絕游程曰息交絕游不好聲名故爾）

簷影微微落（宋曰微微落言月斜故簷影落水而斜）津流脉脉斜野船明細火（船一作松）宿鴈聚圓沙（圓一作寒）雲掩初弦月（趙曰庾肩吾七夕詩初弦值早秋）香傳小樹花鄰人有美酒稚子也能賒（放翁以也字作夜音最得村意〇蘇曰馬舉好飲夜聞鄰家有酒使童兒去賒鄰家以雙瓶贈之舉欣然曰非老好飲喜稚子能賒）

獨立

〔鶴曰〕詩云空外一鷙鳥河間雙白鷗又云天機近人事獨立萬端憂鷙鳥喻得時則可以擊物白鷗喻失時則可以遂性公為拾遺為小人所間遂遲回於秦華間因覩草露蛛絲而知天機之與人事於是不能無憂其憂也豈為己而已詩在乾元二年秦華間作

空外一鷙鳥河間雙白鷗〔師曰〕皆得其勢也飄颻搏擊便容易往來遊〔夢弼曰〕搏徒官切飛而上也〔趙曰〕搏擊謂鷙鳥也往來遊言白鷗也白鷗往來不知鷙之將搏擊此可謂寒心矣草露亦多濕蛛絲仍未收此必有幽人受禍而羅織仍未已者如太伯處華人〇〔師曰〕詩云豈不夙夜謂行多露露犯之則濡蛛絲易染惹人甫官拾遺宜若鷙鳥獨立遇事則誅擊姦回時抗疏論房琯反為小人沾惹以為朋黨至於斥逐故有草露多濕蛛絲未收之句天機近人事獨立萬端憂〔蘇曰〕蘇筠獨立西樓俛仰身世憂患萬端〔夢弼曰〕露下衆草則將殺草蛛絲未收則將羅物皆有殺意此並是天機如人事之好殺宜公有萬端之憂也

遠遊

賤子何人記〔師曰賤子甫自稱何人記猶言君不用之也〕迷方著處家〔夢弼曰著直略切洙曰言所至即安趙曰迷方則曼行而不知所定至也鮑照擬古云南國有儒生迷方獨論誤〕竹風連野色江沫擁春沙〔夢弼曰沫音末〕種藥扶衰病吟詩解嘆嗟〔夢弼曰詩大序言之不足故嗟嘆之〕似聞胡騎走失喜問京華〔夢弼曰按唐書上元二年三月戊戌史思明死朝義尚寇田神功擊破之洙曰失喜言出於不自覺〕

徐步〔鶴曰詩云整履步青蕪當是在浣花作〕

整履步青蕪〔履一作屐〕荒庭日欲晡〔洙曰晡向午也夢弼曰淮南天文訓日至于悲谷是謂晡時〕芹泥隨燕觜〔蘇曰梁王覺為佞人奪權故人慰問指庭下泥笑謂客曰非久當隨燕觜汙君子雕梁蓋譏執政非特達賢者大抵晉唐人率多以燕雀指人王覺能說工部善用補綫之工尤妙耳〕花蘂上蜂鬚把酒從衣濕吟詩

信杖扶敢論才見忘（洙曰賈誼以才見忌）實有醉如愚（洙曰潜德於酒也）

愁坐

高齋常見野愁坐更臨門十月山寒重孤城水氣昏葭萌氐種逈（鶴曰唐志葭萌屬利州）左擔犬戎屯（鮑曰左擔疑係武擔見成都記）終日憂奔走歸期未敢論雲山（鶴曰詩云神交作賦客力盡望鄉臺當是在成都作上元元年是李羌渾党項厎涇隴史思明入東京故詩云京洛雲山外音書靜不來）

京洛雲山外音書靜不來神交作賦客（夢弼曰京言長安西都也洛言洛陽東都也作賦客指班孟堅張衡也孟堅作西都東都賦張衡作西京東京賦望長安洛陽之音書而不來故神交於作賦而已昔山濤與阮籍為神交喻不涉形跡以神交而已）力盡望鄉臺（洙曰此神交力盡亦開合展轉盡是無可奈何者多看過了○夢弼曰言思鄉之

甚也成都記有望鄉臺隋蜀王秀所築益州記昇仙亭夾路有臺二一曰望鄉臺

衰疾江邊卧親朋日暮迴白鷗元水宿何事有餘哀

▲倚杖 洙曰塩亭縣作趙曰鮑照有倚杖牧雞豚之句故公倚以為題鶴曰詩云山縣早休市江橋春聚舩當是廣德元年春作

看花雖郭內倚杖即溪邊山縣早休市江橋春聚舩狎鷗輕白浪 狎一作野洙曰列子有狎鷗翁言忘機故物亦不懼夢弼曰浪一作日謂可狎之鷗遊泳乎白日之中不知光景之可重也 歸鴈喜青天物色兼生意淒涼憶去年

屏跡二首

用拙存吾道幽居近物情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 批字字句稱○鶴林玉露云杜陵詩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后山詩掇耕扶日月起廢極吹噓或謂虛實不類殊不知生為造成為化吹為陰噓為陽氣勢力量與雨露日月字正相配也 村

鼓時時急魚舟箇箇輕（批）此兩句語無深趣而亂離奔走自歎多累誦之可傷

杖藜從白首（趙曰莊子原憲杖藜而應門）心迹喜雙清（蘇曰阮孚云白首杖藜來往亦鄉里中風流事謝靈運齋中讀書詩昔余遊京華未嘗廢丘壑矧乃歸山川心跡雙寂寞梅曰心跡雙清無塵俗氣也）

晚起家何事（夢弼曰嵇康絕交書卧喜晚起）無營地轉幽竹光團野色（批）畫外意舍影漾江流（舍一作山）失學從兒懶長貧任婦愁百年渾得醉一月不梳頭（趙曰晤使嵇康云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

歸來（鶴曰詩云開門野鼠走散帙壁魚乾當是廣德二年初歸草堂時作夢弼曰此篇叙其久往東川而歸也）

客裏有所過（過一作適）歸來知路難開門野鼠走散帙壁魚乾（洙曰謝玄暉詩陵澗尋我屋散帙問所知註帙書衣也定功曰壁魚白魚也俗傳壁

魚入道經函中因蠹食神仙字則身有五色人得而吞之可致神仙沈曰郭璞註衣書中蟲名人謂之壁魚酉陽雜俎補闕張周見壁上瓜子化爲白魚因知列子朽瓜爲魚之言不妄今人呼爲壁魚是也

洗杓開新醞(開一作斟)低頭拭小盤(一作著小冠)憑誰給麴蘖(洙曰書若作酒醴爾惟麴蘖夢弼曰甫欲得麴蘖以造酒也)細酌老江干(洙曰干涯也趙曰司空飲酒詩開君一壺酒細酌對春風)

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值一作置鶴曰梁權道編在永泰元年成都詩內今考詩云新添水檻供垂釣則是初作水檻時作按公廣德二年作水檻詩云遊子久在外門戶無人持高岸尚爲谷何傷浮柱欹是公自閬州歸水檻已欹損矣今云新添當在寶應元年春作)

爲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老去詩篇渾漫與(一作興自負甚奇此)春來花鳥莫深愁(趙曰耽佳句而語驚人言其平昔如此今老矣所爲詩則漫與而已無復著意於驚人也故寄語花鳥無用深愁耳)新添水

檻供垂釣故著浮槎替入舟鶴曰公所居草堂有水檻謂之新添則水檻初成也焉得思如陶謝手令渠述作與同遊朱亦自有趣○朱曰陶謝謂陶淵明謝玄暉靈運惠連輩也楊龜山詞宗會盟曰東坡云詩須有為而作當以故為新以俗為雅好奇務新乃詩之病柳子厚詩晚年極似淵明知詩病也予謂此東坡教時之弊猶曰以故為新以俗為雅即非鄙新鄙雅區區守故常而流於俗者也學者宜審而思之蔡絛嘗謂詩家視淵明猶孔門視伯夷誠為確論也然則集大成手當還子美子美渾涵汪洋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嘗曰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又曰詩清立意新蓋異乎東坡所云且淵明詩意趣真古寔清淡之宗其格極難到茍未能如東坡造閫閾而妄曰我學淵明是猶索隱行怪之士未嘗求仁得仁徒高論怨誹而已

撥悶一作贈嚴二別駕鶴曰梁權道謂在永泰元年亂定後還成都作然乘舟取雲安之酒以供醉辦錢防三老之直以下峽非成都所當用語當是永泰元年在忠渝作

聞道雲安麴米春夢弼曰雲安縣屬夔州今為雲安軍麴米春乃唐之酒名也蘇曰退之詩且可勤買拋青春國史補酒有郢之富水烏程之若下滎陽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凍春劍南之燒春子美聞道雲安麴米春裴鉶傳奇亦有酒名松醪春乃知唐名酒多以春字纔傾一酌即醺人乘舟取醉非難事下峽銷愁定幾巡

長年三老遙憐汝夢弼曰峽中以篙師為長年柂工為三老今俗謂之翁捩柂開頭捷有神開頭一作鳴橈夢弼曰捩縛結切柂吐邏切師曰柂所以正船櫓柂曰捩洙曰初行船曰開頭已辦青錢防雇直當令美味入吾脣

散愁二首鶴曰此詩言及李光弼王思禮又云蜀星陰見少當是乾元二年初入蜀時作

久客宜旋旆蘇曰郭規久客塞上宜旋歸旆故園桃李想自成蹊鄉親時復入夢興王未息戈蜀星陰見少趙曰星以陰而見少江雨夜聞多王字偏盡蓋是江雨又是夜間多字所以入妙句著意對百萬傳深入寰區望

匪他司徒下燕趙收取舊山河趙曰望光弼之深也希曰百萬言師徒之衆如所謂號百萬與百萬之師者深入用孔明表中語光弼以乾元二年七月為朔方節度使兵馬元帥八月為幽州長史河北節度以敗賊將留希德及收清夷橫野等軍加撿校司徒史又云光弼急攻趙一日拔之

聞道并州鎮尚書訓士齊洙曰并州大原也時王思禮為師鶴曰思禮以收東京戰數有功遷兵部尚書而舊史云遷戶部尚書乾元元年與子儀圍城相州軍潰惟李光弼思禮軍獨完尋破思明別將萬餘衆於直千嶺先弼徙河陽代為河東節度治太原持法嚴整士不敢犯幾時通薊北洙曰范陽盧龍等處皆安史巢穴弼曰謂平安史之亂也當日報關西洙曰長安以西皆謂之關西也戀闕丹心破蘇曰辛毗值此喪亂兵戈未定丹心復將破矣霑衣皓首啼老魂招不得歸路恐長迷

愁公自註強戲為吳體鶴曰詩云十年戎馬瘖南國又云巫峽泠泠非世情當是

大暦元年夔州作

江草日日喚愁生 夢弼曰草喚愁生言起歸心也淮南招隱章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

巫峽泠泠非世情 巫一作春夢弼曰巫峽之水泠泠不斷世情跡絕非水長流之比也

盤渦鷺浴底心性 趙曰郭璞賦盤渦谷轉夢弼曰渦烏禾切水也鷺浴自得子美心性亦浴鷺安閑之比也

獨樹花發自分明 批 顛帶笑氣○夢弼曰子美自喻不徇乎流俗

十年戎馬暗南國 洙曰自安史亂後天下草草不安者十餘年夢弼曰老子天下無道戎馬生于郊

異域賓客老孤城 洙曰公本北人而寓南國故云異域

渭水秦山得見否 山一作川夢弼曰否音缶不可也渭水秦川乃關中甫之故鄉也

人今罷病虎縱橫 夢弼曰罷音疲勞也時方困於盜賊而未能得歸也七哀詩季葉致亂起賊盜如豺虎蔡寬夫詩話子美以盤渦鷺浴底心性獨樹花發自分明為吳体以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為俳諧体江上誰家桃樹枝春寒細雨出疎籬為新句雖若為戲然不害其格力也

旅夜書懷（鶴曰）詩云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當是永泰元年去成都舟下渝忠時作

細草微風岸危檣獨夜舟（定功曰）王仲宣詩獨夜不能寐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杜同等閑星月著一湧字夐覺不○（洙曰）王仲宣詩大江流日夜名豈文章著（夢弼曰）著直慮切立也官應老病休（夢弼曰）甫有肺疾也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天一作外

歸（鶴曰）詩云東西却渡船當是指瀼東西而言乃大曆二季作

東帶還騎馬東西却度船林中才有地峽外絶無天（洙曰）夔州居山水間在峽中故號為稍平然狹隘多石（趙曰）若盧仝詩低頭雖有地仰面若無天虛白高人靜（洙曰）莊子云虛室生白喧卑俗累牽（洙曰）宣卑囂雜貌以俗累之牽人者如此（趙曰）鮑明遠舞鶴賦歸人寰之喧卑他鄉閱遲暮不敢廢詩篇

客舊館

陳迹隨人事初秋別此亭重來梨葉赤依舊竹林青風慢何時卷寒砧昨夜聲無由出江漢愁緒日冥冥

遣愁　鶴曰詩云漸惜容顏老無由弟妹來當是大曆元年在夔州作二年弟觀至自江陵矣

養拙蓬為戶茫茫何所開江通神女館地隔望鄉臺洙曰巫山有神女臺成都有望鄉臺漸惜容顏老洙曰傷時不可再也無由弟妹來洙曰以道路阻隔也兵戈與人事迴首一悲哀

即事　鶴曰詩云未聞細柳散金甲當是指大曆二年九月吐蕃寇邠靈州京師戒嚴此詩當是其時作故詩又云三寸黃甘猶自青

天畔羣山孤草亭江中風浪雨冥冥洙曰楚辭靁填填兮雨冥

冥

一雙白魚不受釣蘇曰魯璘隱嵩山不仕傲曠鄉有大夫不廉行惡一日見璘垂釣問曰先生今日得多少魚璘曰此池淺無巨鱗有白魚一雙長二三寸不受釣大夫者沮而歸夢弼曰沙江白魚不遜遊出必成雙漁人以網取之多得兩介甫詩云不受釣言其相隨故也

三寸黃甘猶自青師曰甘以三寸者入貢三寸猶青以未成熟其加大可知

多病馬卿無日起夢弼曰甫有肺疾自比相如也西京雜記司馬長卿素有消渴疾及還成都遂發痟疾

窮途阮籍幾時醒夢弼曰甫以思歸自比阮籍也

未聞細柳散金甲夢弼曰謂干戈未息文帝紀周亞夫為將軍次細柳注在昆明池南也洙曰蔡文姬詩云金甲耀朝日

腸斷秦州流濁涇州一作川彥輔曰公有弟妹在秦州鶴曰公弟妹避亂在山東河南鍾離無在秦州按通鑑廣德元年七月吐蕃入大震關秦州與洮渭臨等州俱陷至是未復故有斷腸之句

覽物一作峽中覽物鶴曰巫峽忽如瞻華嶽蜀江猶似見黃河當是大曆元年夏在夔見巫峽蜀江而思華州也故詩又云憶在潼關詩興多

曾為掾吏趨三輔洙曰三輔京兆扶風馮翊也公曾為掾趙曰公曾為華州功曹故曰掾吏華為扶風夢弼曰漢志以曹官為掾掾如屋之掾言其有所負荷也憶在潼關詩興多蘇曰王納曰吾憶在洛陽詩興甚多今老矣終日思一二字無處下筆趙曰公華州所有詩即潼關之詩興矣新史志華陰有潼關又有嶽祠及黃河夢弼曰潼徒紅切水名唐地理志關在華州之華陰縣即古桃林塞也巫峽忽如瞻華嶽蜀江猶似見黃河鶴曰華胡化切師曰華嶽黃河皆子美故鄉公今客中見巫峽蜀江遂想像有感故曰忽如瞻華嶽猶似見黃河舟中得病移衾枕趙曰言其得病在雲安舟中而移衾枕於客居屋舍之下洞口經春長薜蘿洙曰謝靈運詩想見山阿人薜蘿若在眼夢弼曰感時物之變易也形勝有餘風土惡幾時回首一長謌夢弼曰巫蜀雖號形勝之地風土之惡不類中原幾時可以離此而去回首望之寫胸懷而浩歌也憶鄭南玭鄭曰玭音泚鶴曰鄭南當是華州鄭縣之南玭玉色言石之似玉也故詩云石影銜珠閣泉聲帶玉琴今曰憶之當是在蜀作

鄭南伏毒寺（趙曰寺名伏毒而在江心故以到江心為瀟洒也　夢弼曰伏毒在華州鄭南縣劉禹錫別集云舅氏牧華州前後由華覲謁路經伏毒寺曾題詩于梁即此是也）瀟洒到江心石影銜珠閣（珠一作琲）泉聲帶玉琴（趙曰言泉聲似玉琴之聲也）風杉曾曙倚（夢弼曰曙常恕切曉也）雲嶠憶春臨萬里蒼茫水龍蛇只自深（蒼茫一作滄浪　水一作外　趙曰言滄浪水徒為龍蛇之深藏不似鄭南江心之可到）

懷灞上遊（鶴曰灞水在長安詩云悵望東陵道平生灞上遊又云春濃停野騎江漢一歸舟則是在夔懷長安也大曆二年作）

悵望東陵道（夢弼曰東陵道指長安東門外也）平生灞上遊春濃停野騎夜宿敞雲樓離別人誰在（趙曰所與同遊灞上之人今既離別復誰在乎）經過老自休（批　若語如訣上十字亦不惡）眼前今古意（夢弼曰何遜詩欲明今古意流水日東流）江漢一歸舟（深曰古詩天際識歸舟）

江上（鶴曰詩云江上日多雨蕭蕭荊楚秋當是大曆元年夔州作夔古荊州之域又後為楚地也）

江上日多雨蕭蕭荊楚秋高風下木葉（夢弼曰離騷洞庭波兮木葉下）永夜攬貂裘（洙曰蘇季子不得用而貂裘弊）勲業頻看鏡（修可曰庾信詠懷詩匣中取明鏡披圖自照看）行藏獨倚樓（趙曰所以念深矣夢弼曰惜功名未遂而身老也冷齋夜話謂此聯甚有含蓄者也后山詩話裕陵嘗觀子美詩勲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謂甫之詩皆不迨此）時危思報主衰謝不能休（批此等人所共識詩故難遇）

江漢（鶴曰詩云江漢思歸客又云秋風病欲蘇當是大曆二年夔州作）

江漢思歸客乾坤一腐儒（批詩話不必有此但評接句最善可觀○余曰古今詩話云楊大年不喜杜詩謂之村夫子有鄉人以杜詩強大年大年不服因曰公試為我續江漢思歸客一句大年亦為屬對鄉人曰乾坤一腐儒大年似少屈）片雲天共遠永

夜月同孤落日心猶壯【壯】不必其事長路自憐秋風病欲蘇

古來存老馬不必取長途洙曰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而問馬其御曰故公家畜也子方以束帛贖之窮士歸心(趙曰)韓子曰管仲隰朋從桓公伐孤竹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馬公之意自比於老馬雖不能取長途而猶可以知道解惑也

垂白 一作白首(鶴曰)詩云垂白馮唐老當是廣德二年為工部員外郎後作又云江喧長少睡樓迥獨移時當是大曆元年秋在夔州作蓋廣德二季秋在嚴公幕中永泰元年秋在雲安皆未嘗樓居唯大曆元年在夔州居西閣

垂白馮唐老(夢弼曰)前漢馮唐傳唐以孝著為郎中署長事文帝文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希曰)杜周傳老姊垂白師古曰言白髮下垂也清秋宋玉悲(夢弼曰)宋玉九辯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江喧長少睡樓迥獨移時多難身何補(鶴曰)難乃旦切無家病不辭(趙曰)公携妻拏入蜀而今

云無家豈專以故鄉爲家者乎

甘從千日醉 夢弼曰張華博物志昔劉玄石從中山酒家沽酒酒家與之千日酒歸數日尚醉其家以為死而葬之酒家計千日往告之發冢方醒鬼神心恠集齊人田氏能為千日酒飲過一斗醉卧千日乃醒

未許七哀詩 夢弼曰七哀詩起於曹子建其次則王仲宣張孟陽也釋詩者謂痛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悲而哀耳目聞見而哀口歎而哀鼻酸而哀謂一事而七者具也子建之七哀哀在於獨棲之思婦仲宣之七哀哀在於棄子之婦人孟陽之七哀哀在於已毀之園寢唐雍陶亦有七哀詩所謂君若無定雲妾作不動山雲行出山易山逐雲去難是皆以一哀而七者具也

秋峽 鶴曰詩云江濤萬古峽肺氣久衰翁又云門卷落丹楓當是大曆二季東屯作

江濤萬古峽肺氣久衰翁不寐防巴虎全生狎楚童 批 狎至樵豎且以自全○趯曰言爲客於外年老而不敢待雖童稚亦狎熟免其猜忌爲害乃所以全生也

衣裳垂素髮 洙曰秋興賦素髮颯以垂領

門巷落丹楓

〔洙曰〕謝靈運詩曉霜杞業丹常怪商山老兼存翊贊功〔批〕非無能無志〇〔夢弼曰〕張良傳高祖欲易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呂后恐乃用張良計迎四皓至上大驚曰吾求公避逃我今公從吾兒遊乎煩公幸卒調護太子上謂戚夫人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者為之羽翼已成難動搖矣

獨坐二首〔鶴曰〕白駒斜臨北黃牛更在東當是夔州作又云水花寒落岸山鳥暮過庭必在東屯作

竟日雨冥冥雙崖洗更青〔希曰〕雙崖謂瞿唐兩崖也公有詩云雙崖壯此門水花寒落岸山鳥暮過庭煖老須燕玉〔洙曰〕唐寧王有煖玉盃以為飲器不煖而自熱〔趙曰〕燕玉婦人也古詩云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待燕玉而煖則孟子所謂七十非帛不煖也充飢憶楚萍〔批〕避俗〇〔洙曰〕家語楚昭王渡江有一物大如斗圓而赤取之以問孔子曰此萍實也可剖而食吾昔過陳聞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胡笳在樓上哀怨不堪聽〔夢弼曰〕晉劉琨

在晉陽嘗為胡騎所圍琨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淒然長歎中夜奏胡笳賊又流涕歔欷向曉復吹之賊棄圍而去

白狗斜臨北（百）曰水經註秭歸白狗峽蜀江中流兩面如削絕壁之際隱出白石如狗形狀具足故以名焉黃牛更在東（洙）曰黃牛山在縣北四十五里周回五十里高三十一里盛弘之荊州記曰黃牛山有重嶺疊起其最大高崖間有石色如人負刀牽牛人黑牛黃其狀分明此崖加之江湍迂回行經信宿猶尚望見行者歌曰朝發黃牛暮宿黃牛一朝一暮黃牛如故今黃牛峽山下有廟曰洛川王土人云黃牛神也峽雲常照夜江日會兼風矖藥安垂老【批】五字有味○（夢）弼曰矖所賣切暴也應門試小童【批】閑趣有商略○（夢）符曰按莊子子貢往見原憲憲華冠縰履杖藜而應門亦知行不逮逮一作遠苦恨耳多聾

覽鏡呈柏中丞（鶴）曰柏中丞大曆元年為夔州都督公以是季至夔嘗為柏作謝上表詩云膽銷豺虎窟淚入犬羊天蓋以吐蕃自廣德元年至永

秦元年入寇故云

渭水流關內洙曰渭水入于河故浮渭而東還帝都終南在日邊洙曰詩終南何有毛萇曰終南周之名山趙曰西都賦帶以洪河涇渭之川又表以泰華終南之山則渭水終南者長安也日邊言帝都膽銷豺虎窟洙曰南都賦豺虎肆虐淚入犬羊天起晚堪從事趙曰凡仕有官者必早起起晚者可堪終事乎行遲更覺仙覺一作學趙曰仙者身輕步疾老而行遲矣那更覺為仙乎鏡中衰謝色萬一故人憐趙曰傷其衰者而求憐於栢中丞也

東屯北崦夢弼曰崦衣撿切與嵰同鶴曰公以大曆二年秋移居東屯今詩云有松露滴身正其時作也又云戰地有黃塵盖是年吐蕃寇邠州靈州靈州奏破吐蕃二萬

盜賊浮生困誅求異俗貧空村唯見鳥落日未逢人未一作不夢弼上句只是此意愈覺蕭索〇洙曰登樓賦曰白日忽其西匿鳥相鳴而舉翼原野

閬其無人征夫行而未息 步壑風吹面看松露滴身遠山回白首戰地有黃塵

有歎 公自註 傳蜀官軍自圍普還鶴曰詩云天下兵常鬬江東客未還當是大曆二年冬夔州作是年吐蕃入寇京師兩戒嚴故云

壯心久零落 趙曰魏武帝樂府曰烈士暮年壯心不已 白首寄人間 蘇曰梁鴻曰白首猶寄人間萍迹可厭 天下兵常鬬江東客未還 蜀自歸皆可知言江東○夢弼曰甫自歎其未還故國也 窮猿號雨雪 洙曰晉書云窮猿奔投林 老馬望關山武德開元際蒼生豈重攀 洙曰武德高祖年號開元明皇年號趙曰追念祖宗之盛時也夢弼曰如趙云追念祖宗盛時則貞觀何以不言公之意蓋以太宗肅宗為皇太子而功高高祖明皇遂遜位與之是時德宗以雍王為天下兵馬元帥討史朝義以功兼尚書令為太子已三季故有此句默寓高祖明皇之事夢弼曰重諸用反再也

悶 鶴曰詩云瘴癘浮三蜀當是大曆元年作是年冬無雪瘴癘所宜浮也

瘴癘浮三蜀風雲暗百蠻（趙曰此夔州詩所言三蜀百蠻蓋夔在三蜀之下百蠻之北廣言之也）卷簾唯白水隱几亦青山（夢弼曰隱於勤切馮也）猿捷長難見（朱曰淮南子置猿檻中非不巧捷）鷗輕故不還（五字有味如失吾伴○洙曰南越志渤海中有鷗隨潮上下）無錢從滯客有鏡巧催顏

獨坐（鶴曰詩云江斂洲渚出天虛風物清當是江陵作）

悲秋回白首倚杖背孤城江斂洲渚出（洙曰謝惠連詩蕭條洲渚際）天虛風物清滄溟服衰謝（服一作恨）朱紱負平生（洙曰易朱紱方來夢弼曰公爲尚書郎已賜緋矣今老而無所用於時也）仰羨黃昏鳥投林羽翮輕（師曰黃昏鳥猶得所歸子美久客他鄉曾歸鳥之不如乎）

暮歸（鶴曰詩云南度桂水闕舟楫北歸秦川多鼓鞞當是大曆三年夔州作）

霜黃碧梧白鶴棲城上擊柝復烏啼（夢弼曰言白帝城上屯戍

擊柝以警夜也易重門擊柝以待暴客

客子入門月皎皎夢弼曰客子甫自言也洙曰詩月出皎兮蘇曰萬周亂後還松江入門長吁愁觀中庭皎皎月幾無生意彷徨徹曙誰家搗練風淒淒古樂府少及○洙曰詩風雨淒淒南度桂水闕舟楫師曰恨無濟川之才夢弼曰寰宇記桂州臨桂縣漢水一名桂水北歸秦川多鼓鞞秦一作洛趙曰時吐蕃之兵未息也師曰言京師尚屯兵以防守也年過半百不稱意明日看雲還杖藜

戲作俳諧體遣悶二首鄭曰俳音排鶴曰俳諧謂俳優談諧也詩云西歷青羌坂南留白帝城蓋大曆元年公初至夔州時作怪其習俗之異而記之故首云異俗吁可怪

異俗吁可怪鶴曰魯靈光賦吁可畏也其駭人乎此用其語斯人難並居家家養烏鬼養字去聲最恠決無用養字代供字之理且烏蠻鬼稱烏鬼亦可乎鸕鷀自是不必謂黃魚為所捕自不相悖○師曰沈存中筆談峽中人謂鸕鷀為烏鬼以繩繫其頸使

之捕魚得魚則刲捉出之（胡仔曰余觀諸公詩話烏鬼之說有四曰鸕鷀曰猪曰烏野神曰烏蠻鬼其曰鸕鷀者見沈存中筆談其曰猪者見漫叟詩話云川人每呼猪則作烏鬼聲故號猪為烏鬼其曰烏野神者見蔡寬夫詩話引元微之江陵詩云病賽烏稱鬼巫占瓦代龜則養字讀為供養之養其曰烏蠻鬼者見冷齋夜話云川峽路民多供事烏蠻鬼以臨江故頓頓食黃魚耳俗人不解便作養畜字讀余嘗細考其說沈供為鸕鷀者是也遂字曰諸家詩話烏鬼之說有四焉或以為烏猪或以為烏野神或以為烏蠻鬼或以為鸕鷀其說皆非也余按詩詞事略謂三峽荊楚間祀烏為神所諱神鴉也况巫楚之人多信鬼有殺人而祭之者故子美有可怪難居之句）

頓頓食黃魚（鰉曰按爾雅註鱣大魚似鱏而短口在頷下邪行無鱗內黃大者長二三丈江東呼為黃魚）頓都困切食一次也

舊識難為態新知已暗疎（新知漸熟漸厭未能邃含其形容世態深得心髓識事之餘倍覺語味）

治生且耕鑿只有不關渠（頹此事不關渠耳○通曰交態之態也難與之態則甚薄矣楚辭曰樂莫樂兮新相知而至於已暗疎則其樂又可知故欲耕鑿耳不与薄俗相關）

西歷青羌坂（鄭曰水經註江水徑巫峽過青羌山坂）南留白帝城於

菟侵客恨（夢弼曰於音烏菟音徒[illegible]曰左傳楚人謂虎為於菟）粔籹作人情【批】蒸裹如千室尚有少意謂送者縱橫似家家如此至粔籹作人情則俚矣○鄭曰粔其呂切籹尼呂切蒼舒曰宋玉招魂云粔籹蜜餌有餦餭些註云粔籹以蜜和米煎作之

瓦卜傳神語（洙曰巫俗擊瓦觀其文理分析以定吉凶謂之瓦卜）畬田費火聲（一作耕洙曰史記食貨傳火耕水耨田曰楚俗燒榛種田曰畬先以刀芟治林木曰斫畬其刀以木為柄刃勾些謂之畬刀）

是非何處定高枕笑平生【自註】頃歲自秦涉隴從同谷縣出遊蜀留滯於巫山也【批】語自可第無上干涉○趙曰風俗不同是非焉有定但付之一睡而已

遣憂（鶴曰詩云亂離知又甚又云隋氏留宮室焚燒何太頻當是廣德元年吐番陷京師時作代宗惟不受諫故程元載輩又從而召亂太常博士柳伉上疏其詞切直豈虛言哉公至是亦有受諫無令日之句可謂憂國之言也）

亂離知又甚消息苦難真受諫無今日臨危憶故

人紛紛乘白馬（夢弼曰言兵之衆也後漢李憲傳憲餘黨屯鸞山揚州牧歐陽歙不能討盧江人陳衆為從事乘單車駕白馬往說降之人號白馬從事又南史侯景傳先是童謠曰青絲白馬壽陽來景渦陽之敗求錦朝廷所給青布及是皆用為袍采色尚青景乘白馬青絲為轡欲以應謠）攘攘看黃巾（夢弼曰攘如兩切擾也言盜之多也後漢靈帝中平元年鉅鹿人張角自稱黃天其部帥有三十六萬人皆著黃巾同日反叛）隋氏留宮室焚燒何太頻

遣悶戲呈路十九曹長

江浦雷聲喧昨夜春城雨色動微寒黃鸝並坐交愁濕白鷺羣飛大劇乾晚節漸於詩律細誰家數去酒杯寬（夢弼曰數色角切頻也）唯君最愛清狂客（最一作醉）百遍相過意未闌

長吟

江渚翻鷗戲官橋帶柳陰江飛競渡日草見踏青
心已撥形骸累真爲爛熳深賦詩新句穩不覺自
長吟

樓上

天地空搔首頻抽白玉簪皇輿三極北身事五湖
南戀闕勞肝肺論材愧杞柟亂離難自救終是老
湘潭

疾病

古詩二首　律詩二首

病後過王倚飲贈歌（鶴曰梁權道雖編在至德二年自行在還長安時作然詩中略不及遭亂而病之意終云但使殘年飽喫飯只願無事長相見蓋傷爲時輩所忽按公秋述云秋杜子卧病長安旅次多雨當時車馬之

客雨不來又云四十無位當是天寶十
三季與素知賤子甘貧賤酷見凍餒不
足恥之一句合耳

麟角鳳觜世莫識識一作辨夢弼曰麟鳳治世之祥亂世誰能識此物麟角鳳觜喻王倚生非其時故世人莫識之也煎膠續弦奇自見夢弼曰弦既絕矣煎膠能續之固無此理王倚懷奇才能為人所不能喻有續弦之巧其奇自可見矣按東方朔十洲記鳳麟洲在西海之中央四面有弱水遶之鴻毛不浮不可越也其上多麟鳳數萬為群仙家煮鳳喙及麟角煎合作膠名為續弦一名連金泥此物能續弓弩絕弦及斷折之金也杜牧之詩天上鳳皇誰得髓世間那有續弦膠尚看王生抱此懷在於甫也何由羨謂我看王生如麟如鳳生又羨我初讀再讀皆不可曉且遇王生慰疇昔希曰檀弓疇昔之夜素知賤子甘貧賤酷見凍餒不足恥鶴曰王子淵曰吾守道處餒凍亦不足為恥多病沉年苦無健王生怪我顏色惡答云伏枕艱難遍瘴癘三秋孰可忍希曰周禮疾醫皆有

癘疾又云秋時有瘧寒疾語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寒熱百日相交戰頭白

眼暗坐有胝夢弼曰胝丁泥切皮厚也肉黃皮皺命如綫鶴曰線與

線同【補註】皺側救切皺也又眉攢惟生哀我未平復為我力致美

肴膳遣人向市賒香粳夢弼曰粳古行切養生要集粳稻屬也喚婦

出房親自饌長安冬菹酸且綠夢弼曰菹側魚切說文酢菜也金

城土酥靜如練蘇曰土酥即今之蘆服也其種蘭皋金城尤佳魏夫人帖云膾土酥

女練秦人呼為地酥能解麪毒鶴曰金城京兆府屬縣土酥秦秦地所出必是病中所須夢弼曰酥音

蘇羊乳所為也色白如練兼求畜豕且割鮮夢弼曰畜豕一作富豪非是割鮮謂

新殺者西都賦割鮮野食鶴曰老杜身在秦州而食長安之冬菹金城之土酥且求畜豕而割鮮非

肴膳之美而何寒沽斗酒諧終宴夢弼曰言王生禮意無盡也古詩斗酒相娛樂

曹植詩終宴不知疲故人情味晚誰似味一作義令我手腳輕欲

旋旋一作遊夢弼曰旋辭戀切甫當晚年窮困不得志故人親友皆相疏棄誰有情味之厚得如

王生是以令甫歎喜而手脚輕欲旋舞也老馬為駒揔不虛【批】他讀得詩別謂也

夢弼曰詩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昔幽王侮慢老
馬反如駒之健喽不顧其後耳上下亦通有味○

成人如幼稚然詩人所以刺之老馬而反以駒之視昔聞此言今則信然其語總不虛也當時

得意况深眷但使殘年飽喫飯夢弼曰飯去聲餐也只願無

事長相見【批】此等創造亦合自然情懷傾寫正欲如此非能也○師曰甫傷年老時輩所

忽既傷交態刻薄末章遂美王生無事與長相見也

醉為馬墜諸公携酒相看鶴曰詩云騎馬忽憶少年時散

歸迸落瞿塘石當是在夔州作

甫也諸侯老賓客蘇曰卜子夏見魯大夫曰商也諸侯門下老賓客爾思以恢弘

仲尼之道賢大夫宜如何夢弼曰謂遊謁於諸侯之門也罷酒酣歌拓金戟夢弼

曰木音託持也庾信詩醉來拓金戟騎馬忽憶少年時蘇曰許褚騎馬過一新豐淚

下不止客問其故褚曰憶少年時挾矢躍馬醉戲于此回首五十年事不覺淚下夢弼曰阮籍詩惜

昔少年時**散蹄迸落瞿塘石**禹偁曰瞿塘峽名時甫在夔故言及此夢弼曰曹子建白馬篇俯身散馬蹄**白帝城門水雲外低身直下八千尺粉堞電轉紫遊韁**夢弼曰堞徒協切城上粉飾垣也謂以紫絲為馬韁繩循墻而轉如電之疾也古詩白馬紫遊韁**東得平岡出天壁**夢弼曰言山之壁立齊乎大也**江村野堂爭入眼垂鞭嚲鞚凌紫陌**鞭一作肩夢弼曰嚲丁可切逢原曰嚲鞚謂俯勒其馬也[補注]曰嚲垂下貌**紅顏能騎射**夢弼曰射食亦切弩矢發也趙曰言雖以我皓首為驚而自謂其年少能騎射今亦尚能也**安知決臆追風足**洙曰決臆縱意也追風言馬足疾可以追風也趙曰追風太宗十驥之名夢弼曰崔豹古今注秦始皇有名馬七一曰追風**朱汗驂驔猶噴玉**趙曰朱汗即汗血也崔液上元夜遊詩驂驔始散東城曲倏忽還逢南陌頭穆天子傳王東遊于黃澤時人語曰黃之澤其馬歕玉[補注]驔徒南切又音簟馬豪骭曰驔豪在骭而白也劉履曰歕玉按劉禹錫說驥謂無事而虛吸也李太白詩言口噴紅光即此之謂**不虞**

一蹶終損傷人生快意多所辱（夢弼曰謂不虞其顚躓故至於敗人生快意招辱亦猶是也李斯上書快意當前適觀而已）職當憂戚伏衾枕（夢弼曰職主也謂天命主當憂戚而病亦非人所能為也詩角枕粲兮錦衾爛兮）況乃遲暮加煩促（夢弼曰歎其年之衰暮也張茂先詩煩促每有餘）朋知來問腆我顏（夢弼曰腆他展切厚也腆顏謂負愧也）杖藜強起依僮僕（夢弼曰強去聲）語盡還成開口笑提攜別掃清谿曲（夢弼曰謂諸公攜酒相看掃灑清溪共為高會也）酒肉如山又一時（夢弼曰左傳昭十二年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吳都賦置酒若淮泗積肴如丘山）初筵哀絲動豪竹（夢弼曰哀絲謂絲聲哀也豪竹謂大管也）共指西日不相貸（夢弼曰貸他代切假也謂日欲暮諸公須痛飲不相假貸也）喧呼且覆杯中淥何必走馬來為問君不見嵇康養生被殺戮（尚自爭健惟作者能爾起結皆不羈○夢弼曰謂如嵇康著養生論尚蒙誅戮鑒馬何足悲乎晉嵇康字叔夜好修養服食乃著養生論後為鍾會所

耳聾 鶴曰詩云黃落驚山樹呼兒問朔風當是大曆二年秋晚作

生年鶡冠子 批 其謂世方尚武○師曰鶡者勇雉也其鬭無已一死乃止故趙武靈王以冠武表武賁曰袁淑真隱傳曰鶡冠子者楚人隱居深山中衣弊履穿以鶡為冠莫測其名因服成號著書言道家事馮諼嘗師之後顯於趙鶡冠子懼其薦己也遂與之絕夢弼曰圓向列錄鶡冠子耳聾謂妻子曰吾免為巢由洗清溪耳

歎世鹿皮翁 夢弼曰列仙傳鹿皮翁菑川人少為府小吏機巧舉手能成器械岑上山有神泉人不能至也乃上其巔作真舍留止食芝草飲神水且七十年菑水未出來下呼宗族家室得六十餘人令上山半水盡漂一郡沒者萬計小府乃殺宗族令下山著鹿皮衣遂去復上閣後百餘年賣藥於市

眼復幾時瘖耳從前月聾 批 意甚恩

猿鳴秋淚缺雀噪晚愁空黃落驚山樹

呼兒問朔風 批 惟見落葉不聞風聲

老病 鶴曰詩云老病巫山裏當是大曆元年夔州作蓋是年春晚方自遷雲安

老病巫山裏（夔州今云巫山裏則尚在雲安也）稽留楚客中藥殘他日裹花發去年叢夜足霑沙雨春多逆水風合分雙賜筆（遵曰漢官儀尚書令僕丞郎月給赤管大筆一雙公為尚書工部郎故感而有詩句）猶作一飄蓬（一字泛）

懷古

古詩十三首　律詩五首

述古三首（彥輔曰此詩傷賢者不得志鶴曰詩云經綸中興業何代無良才當是寶應元年代宗即位後作公時在梓州詩意主於任賢耳）

赤驥頓長纓（夢弼曰列子赤驥周穆王八馬之一陸機赴洛詩頓轡倚嵩巖註頓猶舍也）非無萬里姿（夢弼曰飛黃神馬日行萬里）悲鳴淚至地為問馭者誰（夢弼曰戰國策曰夫驥之服鹽車而上大行漉汁灑地白汗交流外阪迁延負轅不

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冪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已也

鳳凰從天來何意復高飛竹花不結實念子忍朝饑洙曰劉公幹詩鳳凰集南岳徘徊孤竹根於心不肯厭奮翅凌紫氣夢弼曰韓詩外傳黃帝即位鳳乃蔽日而至止帝東園集帝桐樹食帝竹實

古來君臣合可以物理推賢人識定分進退固其宜退一作用固一作因洙曰大臣以道事君可則進否則奉身以退師曰昔良驥困於鹽車遇伯樂悲鳴若有所許鳳非竹實不食謂驥有萬里之姿御非其人則必困頓於長纓鳳有應世之瑞竹花不實則必困於飢餓譬君子不進賢聖之君不食其祿古來君臣遇合可以物理知之是以賢人進以禮退以義知分命之所在不苟於貪冒寵榮豈非驥鳳甘於困頓飢餓之比乎

市人日中集洙曰易曰日中為市於利競錐刀夢弼曰錐職追切說文銳也謂利之微細也左傳刀錐之利盡將爭之置膏烈火上哀哀自煎熬蘇曰左濟如致脂膏於烈火之上轉增焰熾今王會諸侯亦然夢弼曰古者敦本而抑末今市人競

爭錐刀之利喧喧不息如置膏火上同叔煎煎熱爾趙曰莊子膏以明自煎農人望歲稔

相率除蓬蒿蘇曰王陵母家每春暮蓬蒿生居人相率手除薙之夢弼曰莊子予深耕

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所務穀為本邪羸無乃勞趙曰張衡西京賦商

賈裨販何必昏於作勞邪羸優而足恃註邪偽也欺偽之事自餘羸豐饒足恃也夢弼曰羸音盈有

餘也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謀曰左傳文十八年昔高陽氏有才子八

人天下之人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人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堯不能舉而舜舉之

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故也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

毛洙曰商君名鞅相秦十六季天資刻薄少恩變秦法令宗室貴戚多怨望者後滅商君之家補

曰古者敎本而柳末玄宗之時利孔百出聚斂之臣削民膏血是知以利為政未有不為亂也舜舉

十六相惟急親賢賢人用則民安其業民安其業身尊而道高終享無為之治彼始皇任商鞅壞井

田之制頭會箕斂民不堪命雖法令之密如牛毛然果安能禁人之不為亂乎甫意欲敎本柳末輕

徭薄賦此天下可得而治也趙曰東坡先生云子美詩自許稷契人未必許也然此詩言舜舉十六

相與秦任法之事句法自是稷契輩人物語也

漢光得天下祚永固有開豈惟高祖聖功自蕭曹來經綸中興業何代無良才

箋曰肅宗中興以任李輔國而為其昏蔽故於父子之倫且有所虧則代宗之立正宜任吾賢相與經綸中興之業所以舉漢光武以為諭

慕寇鄧勲濟時信良哉耿賈亦宗臣羽翼共徘徊漢運終四百圖畫在雲臺

箋曰崔融曰君不見耿賈輩扶顛起仆漢道中興圖形雲臺照耀萬世箋曰禮云國之將興有開必先漢自高祖開基哀平之間衰弱王莽簒國光武中興使國祚再永實自高帝有開其先也雖然豈特高祖之聖亦本乎得蕭何曹參輔贊之力光武中興之日寇恂鄧禹耿弇賈復之徒左右羽翼與光武倘徉天下收復土宇功成名遂光武不任以吏事俾之各奉朝請善得御功之術是以漢運終四百餘年二十八將之功赫然畫像南宮雲臺殆非韓彭菹醢之比也肅宗中興是亦光武之倫李何諸將激功養寇以自封其與寇鄧耿賈輩遠矣甫意傷肅宗無駕御英豪之策而作是詩也

遣興五首

蟄龍三冬卧（洙曰易龍蛇之蟄以存身也）老鶴萬里心（洙曰舞鶴賦結長悲於萬里）昔時賢俊人未遇猶視今（洙曰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嵇康不得死（一作且不死夢弼曰晉書嵇康傳康字叔夜著養生論鍾會謂言於文帝曰嵇康卧龍也天下以康為慮耳因譖康帝信之將刑東市康索琴彈之曰吾之廣陵散於今絕矣）孔明有知音（夢弼曰蜀志諸葛亮傳亮字孔明徐庶見蜀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又如壠底松用舍在所尋大哉霜雪幹歲久為枯林（批十字反覆可念足達前意○洙曰傷有材而不見用師曰龍雖蟄於冬至春則穎以沛霖雨喻孔明得徐庶之薦終則見用鶴雖心在萬里柰已老何喻嵇康日暮途窮左右無一言之援是以終死獄中夫嵇康孔明皆賢士也一則得君一則失勢豈非幸不幸耶夢弼曰壠松有雪霜之幹可以任棟梁而使之為枯林則亦不遇工師而已此甫所以傷才士不遇有道之君其與枯木何以異乎）

昔者龐德公者一作在未曾入州府襄陽耆舊間處士節獨苦獨一作猶豈無濟時策策一作術終竟畏羅罟一作終歲畏罪罟林茂鳥有歸水深魚知聚夢弼曰淮南子水積而魚聚林茂而鳥集公詩有曰水深魚極樂林茂鳥知歸是也舉家隱鹿門劉表焉得取洙曰後漢逸民傳龐公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荊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謂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黿鼉穴於深淵之下久而得所宿夫趨舍行止亦人之所巢穴也且各得其棲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於壠上而妻子耘於前表詣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遂携其妻子登鹿門山採藥不反秦曰襄陽記云鹿門山舊名蘇嶺山襄陽侯習郁立神祠於山刻二石鹿夾道口俗因以廟名山夢弼曰此諷時君之不可棲托世甫奮身於拾遺以論房琯不宜罷相其意亦欲濟時奈何觸怒于帝貶華州是宜德公之隱而畏罟羅者也

陶潜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蘇曰）墨子未必達吾道觀其著詩集頗亦恨枯槁（逍曰）因陶潜而有所悟故於此詩非直譏陶也陶集中如飲酒詩雖留身後名一生亦枯槁其他皆類是豈不謂之頗恨枯槁乎達生豈是足（夢弼曰）達生者謂陶潜不為五斗米折腰解印賦歸去來也按莊子有達生篇默識蓋不早（夢弼曰）語默而識之有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夢弼曰）按陶集有責子詩雖有五男兒摠不好紙筆天運苟如此且進盃中物又有命予詩夙興夜寐頼爾斯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此子美謂掛懷鮑者此也（黄庭堅曰）公嘗困於三蜀蓋不知者詬病以為拙於生事又往往譏議宗文宗武失學公故寄之淵明以解嘲耳其詩名遣興可解也俗人不領便以為譏病淵明所謂癡兒前說夢也或曰甫謂陶潜非達道之士以其詩恨朝庭不用至於形為枯槁之辭蓋達士不求足昔人有云若以為足今不啻足矣以為不足萬一寧有足耶甫自傷默識此理不早故有今日飄蕩之意然亦有子以主後事何足掛懷抱乎

賀公雅呉語（夢弼曰）賀公謂知章呉人也世說排調篇劉真長如見王丞相既出人問

見王公云何劉曰未見他異唯聞作吳語耳
蘇曰陸機雅能吳語吳兒聞之皆起歸思
在位

常清狂洙曰武五子傳清狂不惠凡狂者陰陽脈或
盡濁今此又不狂似狂者故言清狂也
日色理清徐而心不惠
曰清狂清狂如今白癡
上疏乞骸骨蘇曰賈亮疏
乞骸骨三上

不荅乃棄官
隱中條山
黃冠歸故鄉蒼舒曰禮記郊特牲曰
野服黃冠黃冠草服也

爽氣不可致夢弼曰晉王徽之字子猷為桓冲參
軍嘗從冲行冲謂卿在府日久比當
料理徽之不荅直高視以手板
拄頰曰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耳
斯人今則亡魯曰
語顏
淵今也則亡鶴曰天寶二
載知章還鄉里無幾壽終
山陰一茅宇夢弼曰山
陰越州也

在會稽之
北故名
江海日淒凉洙曰知章事明皇為祕書
監自號四明狂客及祕書
外監晚節尤誕放請為道士歸鄉里以宅為千秋
觀表求周官湖數頃為放生池有詔賜鏡湖一曲

吾憐孟浩然短褐即長夜修可曰短當作裋夢弼
曰孟浩然嘗有詩曰不
才明主棄玄宗怒曰子不求仕朕何嘗棄子斥還
家不樂而終短褐言其賤也長夜謂死也三齊略
記寗戚擊牛角歌曰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
衣適至骭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曼曼何時旦
賦

詩何必多往往凌鮑謝〔黄曰〕鮑照謝眺〔蘇曰〕江揔詩詞氣變鮑謝筆跡踵二王史柄云足下新詩往往氣變鮑謝〔趙曰〕往往者忽忽如此也應璩百一詩云用等稱才學往往見欵譽〔鶴曰〕舊史孟浩然隱鹿門山以詩自適年四十遊京師應進士不第張九齡鎮荊州署爲從事與之唱和不達而卒浩然嘗曰賦詩何必多往往凌鮑謝此詩盖公全用其兩句也清江空舊魚一作舊魚美春雨餘甘蔗▇近禪〇〔趙曰〕浩然嘗有詩曰試垂竹竿釣果見查頭鯿今言清江之內空有舊魚而人不見〔夢弼曰〕王士原為浩然詩集序曰灌園藝圃以全高此二句想見其魚釣灌藝之舊餘跡也▇甘蔗本草註葉似荻高丈許取莖管其汁為沙糖每望東南雲〔蘇曰〕梁瑄不歸第環每見東南白雲即立望慘然久之令人幾悲吒〔夢弼曰〕吒陟駕切怒也正作咤〔修〕可曰郭璞游仙詩臨川哀年邁撫心獨悲吒〔趙曰〕浩然襄陽人褱在秦州之東南公思而不見故望雲而空悲吒耳

憶昔二首〔鶴曰〕詩云犬戎直來坐御床百官跣足隨天王謂廣德二年吐蕃陷京師代宗幸陝當是作於廣德二年故願見北地傅介子之句

憶昔先皇巡朔方千乘萬騎入咸陽 夢弼曰先皇言肅宗也肅宗當祿山之亂即位靈武靈武乃朔方郡帝以兵巡朔方稍振士氣遂入收咸陽咸陽西京也蔡邕獨斷大駕儋千乘萬騎後漢靈帝末京都童謠曰侯非侯王非王千乘萬騎上北芒

陰山驕子汗血馬 洙曰史胡者天之驕子大宛有汗血馬陰山在遼東外西千餘里趙曰驕子指言回紇也至德二載廣平王俶為兵馬元帥郭子儀副之以朔方安西回紇南蠻大食兵討安慶緒時回紇兵最有功也

長驅東胡胡走藏 夢弼曰東胡指言安慶緒也慶緒起於范陽范陽在東故云東胡時廣平王之兵戰于澧水而慶緒敗績也

鄴城反覆不足怪 夢弼曰鄴音業今相州也慶緒敗績奔河北明年乾元元年蔡希德等復會慶緒賊復振以相州為成安府此反覆何足怪也或謂胡走藏者祿山也鄴中反覆者史思明未服也殊不知當回紇助順之時祿山已為慶緒所殺矣

關中小兒壞紀綱 夢弼曰關中小兒謂李輔國也輔國以閹奴為閑廄小兒其後專權則私判臏處此敗國家之紀綱乃可傷也

張后不樂上為忙 夢弼曰張后肅宗皇后也上指代宗為太子時也按張后能牢寵干豫政事後

其李輔國謀徙上皇又嫚欲危害太子皆后
之惡故太子為之驚忙太子即位是為代宗至今
今上猶撥亂勞心焦思補四方夢弼曰思息吏切洙曰今上代宗也我昔近侍叨
自為太子授天下兵馬元帥此即位
內平張后越王之難外經營河朔
奉引田曰子美謂肅宗於鳳翔時授左拾遺後扈
從還長安盖拾遺掌供奉扈從也洙曰徃在
詩云我昔忝近侍時代宗享郊廟也此詩亦言
代宗時事然二史皆不載故不知所任官也出
兵整肅不可當夢弼曰謂代宗出為元帥
行兵有紀律收復兩京也為留猛
士守未央趙曰守未央東坡以為郭子儀按史程
元振以子儀有此天下功醜為誣譖罷
宗不納其語然猶留守京
師明年吐蕃入寇陷長安致使岐雍防西羌夢弼曰雍
於用切西羌謂吐蕃也乾元二年吐蕃
入寇陷廓州而岐雍之間防冦之不暇犬戎直來
坐御床夢弼曰犬戎即西羌也
廣德元年吐蕃陷京師百官跣足隨天王
夢弼曰跣息展切代宗幸陝百
官跣足隨帝出奔謂蒼忙也頗見北地傳介子
老儒不用尚書郎洙曰出於胷臆聲氣自異兩語自
佳但前意雜亂⊙夢弼曰前漢

西域傳元鳳四季遣傳介子往刺樓蘭王既至王
與介子飲醉介子遂斬其首馳傳詣闕懸之北闕
封為義陽侯甫嘗為工部尚書員外郎大哉之難
甫欲得將如傳介子以討平之而甫又上年已衰
老想不為朝庭用所謂儒冠多誤身者此
也木蘭行云欲與木蘭賞不用尚書郎

憶昔開元全盛日全一作前(修)可曰鮑明遠蕪城賦曰當昔全盛之時小邑

猶藏萬家室(夢)弼曰玄宗開元初用張九齡為相至小之邑猶藏萬家戶口充實号為

太平也稻米流脂粟米白(夢)弼曰謂人食脫米飯也其與厭糟糠者遠矣公

私倉廩俱豐實(洙)曰開元間承平日久四郊無虞居人滿野桑麻如織雞犬之音相

聞九州道路無豺虎(洙)曰時開遠門外西行亘地里萬餘路不拾遺行者不賫

糧丁壯之人不識兵器(蘇)曰王融詩澄清九州牧道路無豺虎(夢)弼曰豺虎喻盜賊也遠行

不勞吉日出(洙)曰言道路無阻隔所至皆通達不必擇日而後出也(夢)弼曰屈原離騷

歷吉日兮吾將行齊紈魯縞車班班(洙)曰齊紈魯縞世稱奇偉強弩之末不能

穿魯縞桓帝初京師童謠曰車班班入河間(夢)符曰前漢志齊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師古曰紈

素也〔饒曰〕山東出厚繒商販不絕也男耕女桑不相失〔梅曰〕言民不失其業也

宮中聖人奏雲門〔梁曰〕禮大司樂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夢弼曰〕謂以禮樂為治也〔註〕雲門黃帝樂名天下朋友皆膠漆〔批〕好意象非公莫能為此言〇〔梁曰〕後漢陳重雷義為友鄉里為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歐曰〕以信義相交接也百餘

年間未災變叔孫禮樂蕭何律〔師曰〕百餘年間未災變謂祿山未反叔孫通為高祖制禮蕭何定律令當是時禮樂律令修明開元之治幾於三代豈聞一縑

直萬錢〔蘇曰〕河平元年縑每端直八千至開元子美言萬錢、其凶荒不言可知〔希曰〕縑直萬錢非指開元而言蓋自天寶已來物價暴貴公所以傷不如開元之盛也有田種穀今

流血〔夢弼曰〕謂前日種穀之地今鞠而為戰傷也楊子川谷流人之血洛陽宮殿

燒焚盡〔梁曰〕安史之亂民困於役、而不得耕桑長安宮殿九廟焚燒略盡〔夢弼曰〕曹植詩洛陽何寂寞宮室盡焚燒宗廟新除狐兔穴〔夢弼曰〕謂宗廟失守狐兔成群也張孟陽七哀詩園寢化為墟周墉無遺堵狐兔窟其中蕪穢不復掃傷心不忍問耆

舊（蘇曰）劉幾重過故之井邑遷移田園荒廢駐馬傷心之久不復更問耆舊復恐初從亂離說（補注）亦厭聞亂離之事故不欲其言之也小臣魯鈍無所能（夢弼曰）鈍徒困切劉公幹詩小臣信頑魯朝廷記識蒙祿秩周宣中興望我皇灑血江漢長衰疾血一作淚長一作身（宋曰）宣王承厲王之亂復修文武之業周道復興（夢弼曰）未嘗一言話之間少忘其君足見甫之忠勤詩人無能及之盖謂是也

冬到金華山觀因得故拾遺陳公學堂（彥輔曰）拾遺唐陳子昂也少讀書於金華山程日子昂梓州射洪人未達時在金華讀書有書堂存焉甫遊金華因行子昂書堂遂有此作鶴曰九域志梓州有陳子昂墓宜其有書堂在金華詩題云冬到金華山盖公寶應元年秋自梓歸成都迎家再至梓十月往射洪乃是時作

涪右衆山內（鄭曰）涪扶鳩切（希曰）水經云涪江水東南合射江故梓州云涪右又有涪縣城金華紫崔嵬（洙曰）爾雅云石戴土謂之崔嵬陸士衡詩云西山何其峻層曲鬱崔

嵬夢弼曰按地志金華在涪江之西上有蔚藍天師曰金華神仙有三十六洞天八十
一福地蔚藍天乃洞天之名金華山有觀故云云夢弼曰蔚與欝同趙曰蔚藍則茂蔚之藍今詩人
言水曰接藍則天之青亦可言蔚藍近世韓子蒼出汴州即事詩云水色山光盡蔚藍垂光
抱瓊臺洙曰孫綽遊天台賦瓊臺中天而懸居繫舟接絕壁杖策窮
縈回趙曰謝靈運詩晨策尋絕壁夢弼曰甫係舟山下杖策上遊而周覽也四顧俯
層巔修可曰謝靈運詩築臺基層巔淡然川谷開雪嶺日色死夢弼
曰東宇記懸岩山在射洪縣南十五里遠望懸岩皎如白雪日色死謂日將暮也霜鴻有
餘哀焚香玉女跪霧裏仙人來夢弼曰皆言觀中之景也曹植遠遊
詩靈鼇戴方丈神物儼嵳峩山人翊其隅玉女戲其阿陳公讀書堂石柱仄
青苔悲風為我起激洌傷雄材洙曰古詩長歌正激洌唐書陳子昂
苦節讀書尤善屬文後諸闕上書則天召見奇其對拜麟臺正字武后嘗問調元氣以何道子昂勸
后興明堂大學而史臣譏其以王者之事勉女王故卒為訕侮而不用也師曰子昂遭時無明聖之

君故其才不得展甫雖傷之亦自傷也

陳拾遺故宅

鶴曰故宅當於書堂不遠亦在山間故詩云悠揚荒山日慘澹故園烟拾遺嘗有序送公之祖審言貶吉州司戶有云群公愛禰之後留在京師詩又云同遊英俊人者亦寓意其祖在同遊之列特不秉輔佐之權耳

拾遺平昔居大屋尚修椽 屋一作宇纂曰劉鑒曰修椽大屋貯青眉粉黛 悠揚荒山日慘澹故園烟位下曷是傷所貴者聖賢 洙曰按子昂勸后興明堂大學及條上利便三事莫非賢聖之先務具載新書 有才繼騷雅哲匠不比肩 夢弼曰子昂初為感遇詩三十八章其才可以繼屈平之離騷周詩之二雅雖當時哲匠著為詩者莫與之比肩唐本傳唐興文章承徐庾餘風天下祖尚子昂始變正雅初為感遇詩王適見之曰是必為海內文宗 公生揚馬後名與日月懸 夢弼曰子昂蜀人也生於揚雄司馬相如之後時雖不同其名與日月爭輝固不減於揚馬也

楊馬亦蜀人故甫言及子昂之平昔歟荀子儒效篇貴名起之如日月同遊英俊人多秉輔佐權〔洙曰〕子昂與陸餘慶王無競房融崔泰盧藏用趙元最厚善彥昭超玉價超一作趙〔趙曰〕趙彥昭以權幸進然必有才智者故以超玉價言之郭振起通泉〔夢弼曰〕振作震郭震字元振舉進士授通泉尉到今素壁滑〔洙曰〕湛方生日素壁流光灑翰銀鉤連〔洙曰〕索靖書勢曰婉若銀鉤漂若驚鴻〔鶴曰〕通泉縣在梓州東南一百三十里元振作尉其邑而彥昭與元振嘗同為太學生故宜同遊壁有題字盛事會一時此堂豈千年終古立忠義感遇有遺編〔洙曰〕傳言子昂死有文集十卷盧藏用為之序盛行于代〔趙曰〕時同遊之士多秉輔佐之權獨子昂官不甚顯至今素壁上尚有諸公墨迹存焉以此堂經久必壞不足以傳後代然忠義之名不朽者惟感遇詩傳于天下覽者得以觀子昂之蘊矣

過郭代公故宅〔彥輔曰〕郭震字元振以字顯封代國公〔鶴曰〕郭公魏州貴鄉人也宅在宣陽里而未嘗至魏當是指作尉通泉時所居而言寶應元

年十一月自洪之通泉時作故詩云我行得遺跡池館皆蹤鑾

豪儁初未遇其跡或脫略洙曰江淹感脫略公卿跌宕文史代公

尉通泉放意何自若及夫登衮冕直氣森噴薄洙曰

謝靈運吳都賦噴薄沸騰注水相激盪曰噴薄趙曰先天二年郭元振以兵部尚書復同中書門下

竇懷貞等附太平公主潛謀不順玄宗發羽林兵睿宗聞變登承天門樓元振躬率兵侍衛奏上前

奉詔誅懷貞等磊落見異人豈伊常情度夢弼曰度徒各切自昔豪儁之

士多不拘小節所為皆脫落特葦跌蕩不撿如代公郭元振作尉通泉任俠使氣盜鑄及掠賣部中

生口以餉賓客無所不至其放蕩若此及一旦為相忠直之氣噴薄雲漢於斯時始見異人非常情

所能窺度也定策神龍後宮中翕清廓洙曰按新書明皇之誅太平公

主元振獨領軍扈從事定宿中書十四日以功封代國公趙曰神龍則中宗即位改元元年去先天

二年凡八年而學者每疑之嘗論曰太平擅寵自中宗而末則禍胎在神龍而下也或者又謂明皇

與劉幽求平韋庶人之亂此在神龍之後乃知元振有功其間而失之微此詩無以見也俄頃

辨尊親指揮存顧託（夢弼曰）是時太平公主既誅則君臣之間玄宗得尊位父子之間玄宗得親傳元振所以成睿宗顧託在指揮之間也羣公見慙色（夢弼曰）玄宗之平亂也諸宰相走伏外省蕭至忠竇懷貞皆從逆獨元振總兵扈帝群公覩之得無慙乎王室無削弱（夢弼曰）當時王室安而不弱元振之力也迴出名臣上丹青照臺閣（夢弼曰）玄宗畫元振像於淩烟閣我行得遺迹（曰）一作址（晏）遺迹故宅也池館皆䟽鑿壯公臨事斷顧步涕橫落（夢弼曰）顧旋也陸機日出東南隅行顧步咸可懽精魄凜如在所歷終蕭索高詠寶劍篇（定功曰）元振寶劍歌云君不見昆吾鐵冶飛炎煙紅光紫氣俱赫然良工鍛鍊凡幾年鑄作寶劍名龍泉龍泉顏色如霜雪良工嗟咨嘆奇絕琉璃玉匣吐蓮花錯鏤金環生明月正逢天下無風塵幸得相逢君子身精光黯黯青蛇色文章片片綠龜鱗非直結交遊俠子亦曾親近英雄人何言中路遭棄捐零落飄淪古獄邊雖復埋沉無所用猶能夜夜氣衝天（夢弼曰）武后索所爲文章元振上寶劍篇后嘉歎詔示學士李嶠等宜乎甫服膺而高詠之也神交付冥漠

子（修可曰）潘安仁作夏侯湛誄曰心照神交惟我與子（夢弼曰）甫與元袪道同志合故云神交列子周穆王篇夢有六候曰正噩思覺喜懼此六夢者神所交也

詠懷古跡三首

同作五首二首是陵廟門（鶴曰）詩詠三峽五溪與宋王之宅昭君之墓先主孔明之廟而懷其人當是大歷元年至夔州後作

支離東北風塵際（洙曰）莊子人間世支離疏註云形体支離不全貌（蘇曰）徐懿老年病体支離漂泊萬里又值西北風塵（趙曰）言祿山之亂時在賊也甫之在賊或往河陽或趨行在老居秦亭或居同谷是為支離東北風也

漂泊西南天地間（洙曰）漂泊言無定止（夢弼曰）謂流寓於蜀往來東西兩川且在夔也

三峽樓臺淹日月（洙曰）三峽謂瞿唐巫山黃牛也（趙曰）夔之上游則月峽下游則巴峽巫峽此三峽也（鶴曰）峽程記云三峽即明月峽巫山峽廣澤峽其有瞿唐灧澦燕子屛風之類皆不在三峽之數何上趙之未思也此云三峽蓋指巫山為第三峽非兼明月廣澤而言下篇謂蜀主幸三峽亦此義也

五溪衣服共雲山（洙曰）五溪蠻夷所居馬援所征之地衣服言異制也共雲山言與之雜處也（夢符曰）按後

漢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溪蠻夷註酈道元註水經云武陵有五溪謂雄溪樠溪酉溪潕溪辰溪悉蠻夷所居皆槃瓠之子孫也今辰州界羯胡事主終無賴（洙曰）祿山負恩也無賴言無所倚賴詞客哀時且未還（夢弼曰）甫感時自傷也庾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洙曰）周書庾信字子山雖位望通顯常有鄉關之思乃作哀江南賦以致其意略云壯士不還寒風蕭瑟

搖落深知宋玉悲宋玉一作為主（洙曰）宋玉九辯云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又曰竊獨悲此凜秋風流儒雅亦吾師（蘇曰）江總曰宋玉不惟文章亘絕風流儒雅自可為後生師范（希曰）宋玉宅在歸州歸與夔為鄰公至夔故有此作悵望千秋一灑淚（洙曰）謝靈運詩洒淚眺連岡蕭條異代不同時（洙曰）漢文帝見相如上林賦恨不與之同時

江山故宅空文藻（洙曰）哀江南賦誅茅宋玉之宅（夢弼曰）荊州庾信宅即宋玉故宅地雲雨荒臺豈夢思（夢弼曰）宋玉為楚王賦陽臺託興以言夢也甫言荒臺之雲雨豈是夢思乎最是楚宮俱泯滅

舟人指點到今疑(白)批不斤斤用事結得更高〇(深)疑神女之事也(夢弼曰)此言
楚之所謂高唐觀朝雲廟者無有矣後人亦疑其當時之無亦未可知也
羣山萬壑赴荊門生長明妃尚有村〇批起得磊落(深曰)歸川
有昭君村下有香溪俗傳因昭君而草木皆香文曰香溪(夢弼曰)按歸州圖經王嬙字昭君南郡秭
歸人
一去紫臺連朔漠(夢弼曰)江淹恨賦明妃去時仰天太息紫臺稍遠關山無
極遂風忽起白日西匿隴鴈少飛岱雲寡色望君于兮何期終蕪荒於異域(呂曰)紫臺宮名雪式明
漢飛沙
獨留青塚向黃昏(深曰)昭君墓也(田曰)單于既死子達立昭君謂達曰畫圖省
將為漢將為胡曰為胡於是昭君服毒而死單于舉國葬之胡中多白草而此塚獨青前代詞人多
作歌詩以弔之(夢弼曰)李太白嘗有詩以弔之生乏黃金枉圖畫死留青冢使人嗟
識春風面環珮空歸月夜魂(蒼舒曰)漢元帝宮人頗多嘗令畫工圖之
有欲呼者披圖以召故宮人多行賂於畫工王昭君姿容甚麗無所苟求工遂毀其狀後匈奴求美
女帝以昭君充行既召見帝悅之而名字已去遂不復留帝怒殺畫工毛延壽千歲琵琶

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怨一作愁（洙）曰昭君初適匈奴在路愁怨遂於馬上彈琵琶以寄其恨至今傳之謂之昭君怨（夢）（符）曰釋名推手向前曰琵却手向後曰琶因以為名

公安縣懷古（魯）曰吳大帝推蜀先主為左將軍荊州牧鎮油口即居此城時人號備為左公故名其城曰公安（鶴）曰詩云寒天催日短風浪與雲平當是大曆三年秋晚作

野曠呂蒙營（洙）曰吳將呂蒙營於公安（鄭）曰十三州志吳大帝封呂蒙為孱陵侯居此地故曰營江深劉備城（夢弼）曰劉備為荊州牧都公安寒天催日短（洙）曰邵平客居多事值寒天鐘鼓催簷外短日風浪與雲平（批）語有氣格過公安時景耳○（蘇）曰水雲風浪卷地疑與雲平灑落君臣契（夢弼）曰言先主與諸葛亮契合也飛騰戰伐名維舟倚前浦長嘯一含情（洙）曰阮籍見孫登長嘯而返

過宋員外之問舊莊 鶴曰案舊史宋之問虢州弘農人景龍中再轉考功員外郎之問之居雖在虢州而莊在首陽杜道秖從入當是開元二十九年至天寶二三年公在河南時作舊史宋之問傳中宗增置修文舘學士擇朝中文學之士之問與杜審言首膺其選當時榮之又之問有送審言詩有卧病人事絶嗟君萬里行之句審言死之問又有景龍二年祭文公與之有世契宜過其莊而問者舊也

宋公舊池舘零落首陽阿 鶴曰首陽山在河南府虢與河南為鄰故宋有別墅在焉 夢弼曰阮公詠懷詩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岑 杜道秖從入吟詩許更過 謂之問往矣一任作詩過之尊慕前輩自歟之詞趙註何足以知○趙曰凡杜道而遊者猶任其入況能詩者而不許其過乎則公自負可知矣秖適也 淹留問耆老寂寞向山河 他人閑花野草之感眞不知其可厭耳○趙曰淹留駐迹之義欲問耆老負外平日之事所以為之淹留負外亡矣其莊空存對此山河徒寂寞耳 更識將軍

樹悲風日暮多（師曰宋貞外與弟執金吾居比甫杜道過之金吾已死夢弼曰將軍樹美金吾也洙曰為異每所止巳獨居樹下軍中呼為大樹將軍漢光武以此多之鶴曰舊史之問長之弟有勇力開元中自右羽林將軍出為益州弟史劒南節度兼採訪使尋遷大原尹故云將軍初不會為金吾也）

古跡

古詩二首　律詩二首

石笋行

（田曰杜光庭石笋記云成都子城西曰興義門金容坊有道衛幾百）

五十步有石二株挺然聳峭高丈余圍八九尺者舊傳云其名有六曰石笋曰蜀妃闕曰沈犀石曰魚鳧仙壇曰西海之眼曰五丁石門皆非也圓經云石笋街之秦寺之遺址殿宇樓臺成以金寶飾之為一代之勝槩又云蜀之城壘方渦不正以景測之石笋於南北為定無所偏邪今按石笋在衙西門外僅百五十步二株雙蹲一南一北北笋長一丈六尺圍極於九尺五寸南笋長一丈三

尺圍丞於一丈二尺南筍盖公孫述時折故長不逮此筍鶴曰此篇作於上元元年是年李輔國離間二宮擅權之跡甚彰故因賦石筍而指譏輔國也鶴曰此詩趙註以爲作於上元元年爲李輔國離間二宮而作按通鑑上元元年七月輔國矯稱上語迎上皇遊西內此詩云蒙蔽媚悅其事隱而彰終云安得壯士擲天外使人不疑見本根盖恨去輔國輩之不速率爲盜殺猶不顯誅之可惜

君不見益州城西門陌上石筍雙高蹲（陌一作街鶴曰成都府舊爲益州蹲徂尊切梁曰成都記石筍城西門百餘步亦呼爲石筍隅落相隅西南數步不對各折爲五六段相續以立人云五丁檐亦曰黃王妃墓表益州郭城皆不直此盖正東西也）古來相傳是海眼（來一作老）苔蘚蝕盡波濤痕（夢弼曰成都記距石筍二三尺每夏月大雨往往陷作土穴泓水湛然以竹測之深不可及以繩繫石而投其下愈投而愈無窮凡三五日忽然不見嘉祐春牛車碾地忽陷亦則而不息逹父老甚異故有海眼之說華陽風俗

記蜀人曰我州之西有石笋天地植之以鎮海眼動則洪濤大濫四方之人有來觀者則奇而怪之

雨多往往得瑟瑟（夢弼曰按張揖廣雅瑟瑟碧珠也蜀都故事石笋真珠樓基也昔有胡人於此立寺爲大秦寺其門樓十間皆以真珠翠碧貫之爲簾後摧毀墮地今有基脚在每有大雨其前後人多得真珠瑟瑟金翠異物成都記石笋及林亭沙石之地雨過必有小珠或青如粟者或有細孔可以絲貫）此事恍惚難明論恐是昔時卿相墓（一作冢）立石爲表今仍存（洙曰揚雄蜀王本紀武都大夫化爲女子蜀王納以爲妃無幾物故乃葬於成都郭中以石作鏡一枚表其墓華陽國志曰妃死王遣五丁之武都擔土作冢立其石因名石笋希曰案宇記望帝禪位于相號開明帝開明明下爲葉復稱王始立宗廟時沃生五丁力士能徙山每一王死輒爲立大人石長三丈重萬鈞以爲墓誌今石笋是也）惜哉俗態好蒙蔽亦如小臣媚至尊政化錯迕失大體（鮑曰趙充國近見大臣全失爕理政化錯迕陰陽不時多失大体）坐看傾危受厚恩

嗟爾石笋擅虛名後來未識猶駿奔（洙曰詩奔走在廟）安

得壯士擲天外〔梁〕曰梁沈約詩得壯士駐奔義安使人不疑見本根〔趙〕率然而語補拾成篇小臣媚至尊第言其石狀蒙蔽不足指某事某事之牽合譬喻也○〔鶴〕曰此詩譏祿山國忠以微賤小臣蒙蔽玄宗致有天寶末年之禍然其誣辭謬語君子所當致察石笋之擅虛名後世不審其由駿奔以祭之謂神靈以厭水災儻非杜甫高識明其不然欲得壯士擲棄天外使人人見其本根不至疑惑幾何不淪亂天下如祿山國忠之所為乎向俾玄宗有杜甫矣先見斥逐二人投之遠裔則天寶之禍庶其息之或曰此詩作於上元元年是時李輔國以內小臣而連結張后肅宗信任之擅權之迹甚彰故甫因賦石笋而譏輔國也〔趙〕曰此八句正以專指李輔國坐看傾危受厚恩言輔國之竊涬世舊註却云是時林甫國忠用事而公譏之大非提

石犀行〔鶴〕曰李冰作石犀以厭水災而上元二年秋八月灌口損戶口故作是詩然意亦有所寓也

君不見秦時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洙〕曰石犀五今云三犀牛未詳〔夢弼〕曰甫止言三犀豈據所見乎按華陽國志秦孝文王以李冰為蜀守作石犀五頭以

厭水精穿石犀溪於江南命曰犀牛里酈道元水
經所載後轉犀牛二頭在府中一頭在市橋二頭
沉之深淵水又自前堰上分穿羊摩江灌口西於
玉女房下自涉郵作三石人立水中與江神要水
竭不至足盛不沒肩造今蒙福自古雖有厭勝法夢弼曰厭臺涉切漢高帝紀註
蕭何初立未央宮以厭勝之術補註五行氣運有相勝之道故即其所相尅勝者以厭之天生
江水向東流向一作須洙曰莫愁歌河中之水向東流補註江源發於岷山東入於海
蜀人矜誇一千載泛溢不近張儀樓洙曰按圖經秦張儀築少
城在大城西又周地圖云張儀築城屢壞不能立忽有一龜周旋巫依龜行巡築遂得立今有龜化
橋成都記云張儀樓在子城南高一百尺初築此城雖曰隨龜蓋以順江山之勢正即為耕矣乃作
此樓而定南北焉今年灌口損戶口灌口一作灌注夢弼曰寰宇記彭州有灌
口鎮鎮西有玉女祠祠西有李冰廟李膺益州記清水路西七里灌口古所謂天彭闕也此事
或恐為神羞夢弼曰李冰刻石犀以厭水精立石人與江神約人蒙其利以厭勝之術
然此術雖古有之亦不可謂之正道水東入海乃不至泛溢李寧謂王道正則百川理豈有石犀能

使水循理耶蜀人誇此事傳於千載之下謂水果不能近張儀之樓以水興江神娶婦其言有靈何為今年灌口之災復至於戶口耗損以為神羞此必不然之謂也書或麻沙作神羞〔鶴〕曰今年水損戶口所以為李冰之盡按舊史帝紀上元二年七月霖雨至八月方止墻宇多壞漉魚道中今年乃是上元二年秋故下云終藉隄乃出衆力高擁木石當清秋

終藉隄防出衆力

終藉一作幾築

高擁木石當清秋

〔補註〕木石乃隄防之具

先王作法皆正道詭怪何得參人謀

〔趙〕曰厭勝者詭怪之事為不足憑故水終有時而為害隄防乃正道故終藉人力以為隄防也

嗟爾三犀不經濟

〔補註〕三犀不能厭水災則是無經濟之能矣

缺訛只與長江逝

〔趙〕曰此公之寓意於三犀指廟堂無經濟之人乾元二年乃呂諲李現李揆第五琦同平章事未幾以罪去〔補註〕犀之英靈亦隨流水而往故缺害不完訛舛難攷

但見元氣常調和自免洪濤恣凋瘵

夢弼曰瘵側界切謂元氣之調唯在宰相得其人而調和燮理之則自無洪濤之災矣晉李華海賦昔在帝嬀巨唐之代文綱傳僑為彫為瘵洪濤瀾汗萬里無際

安得壯士提天

綱再平水土犀奔茫深曰陳蕃傳志清天綱舜典咨禹汝平水土師曰玄宗時用李林甫楊國忠爲政致有滔天之禍其亦石犀之擅虛名者乎甫託意黜之孫季昭曰杜公詩或以安得二字爲結句盖切有望於天下後世者不淺也茅屋爲秋風所破歌曰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洗兵馬云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石犀行云安得壯士提天綱再平水土犀奔茫石笋行云安得壯士擲天外使人不疑見本根凡此皆含不盡之意

石鏡梁曰成都記武都山精化爲女子蜀王開明納爲妃無幾物故王哀之取武都山土築爲冢盖地數畝以石鏡表其門鶴曰蜀記云蜀王妃物故蜀王遣五丁於武都擔土爲冢盖地數畝高七丈上有一石厚五寸徑五尺瑩澈號曰石鏡又寰宇記新都縣麗元山平地特起四絕高三丈有石鏡雙廣五尺然茶詩意盖表冢者爲是又唐志合州有石鏡縣而此當以成都記爲定上元二年

蜀王將此鏡送死至空山至一作置冥寞憐香骨趙曰謝惠連祭古冢文號爲冥冥君提携近玉顏衆妃無復歎夢弼曰言昔日寵

衆如嗟嘆今既死矣無復嘆也千騎亦虛還夢弼曰言送葬之騎亦空還也獨有

傷心石埋輪月宇間月一作玉夢弼曰按集有詩云石鏡通幽魄琴臺隱絳脣是也補註拾遺記翟乾祐與十許人翫月或問月中何所有乾祐曰隨我手中看之月規半圓瓊樓玉宇滿焉

琴臺鶴曰寰宇記云琴臺在州西四里益部耆舊傳云少城中笮橋下有琴臺十道志云果州左濵西漢水叢薄蔚然名相如琴臺九域志果州有相如故宅而於成都亦云豈果州所載者乃隋蜀王所增者此詩當是上元二年在成都作

茂陵多病後尚愛卓文君洙曰司馬相如字長卿成都人有消渴病事武帝為郎後病免家居茂陵初相如嘗過臨邛臨邛令富人卓王孫為具召相如及臨邛令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夜奔相如與馳歸成都酒肆人間世洙曰相如既歸成都家居徒四壁立乃之臨邛賣車騎酤

酒文君當壚自滌器於市

琴臺日暮雲〇杜 長卿懷抱俯仰見之洙曰成都記琴臺院以司馬相如琴臺得名而非相如舊臺在浣花溪正路金花寺北相號海安寺梁蕭藻鎮蜀增建樓臺以備遊觀元魏伐蜀下營於此掘為塹得大甕二十餘口蓋所以響琴也隋蜀王秀更增五臺并舊為六夢弼曰傷不見其人也

野花留寶靨夢弼曰靨於牒切頰輔也言花之容如留其臉也

蔓草見羅裙蘇曰江揔妻一日見庭草作詩曰雨過草芊芊連雲鎖南陌門前君試看似妾羅裙色趙曰言草之色如見其裙也

歸鳳求皇意寥寥不復聞夢弼曰徐陵玉臺新詠載相如琴歌曰鳳兮鳳兮歸故鄉遨遊四海求其皇時未通遇無所將何悟今日升斯堂有艷淑女在此芳室邇從遐愁我腸何緣交頸為鴛鴦又歌曰皇兮皇兮從我棲得托孳尾永為妃交情通体心相怡中夜相從知者誰雙翎俱起翔高飛無感我心使予悲蘇曰何遜聽琴畢謂客曰吾恐伯牙絕絃之後此意寥寥世不復聞今日何期再洗吾耳也

纂註分類杜詩卷之三

纂註分類杜詩卷之四

時事上

古詩三十一首

兵車行（師曰玄宗初用張九齡為相開元中號為賢君其後用李林甫楊國忠之徒從事吐蕃訖唐之世吐蕃為患 鶴曰呂公梁權道皆為天寶十一載作然以且如今年冬未休關西卒當是九載王深父曰雄武之君喜馳中國之衆以開邊服遠為烈而不窮其事乃先王之罪人耳此詩蓋託於漢以刺玄宗也論語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

車轔轔（洙曰詩有車轔轔）馬蕭蕭（洙曰詩蕭蕭馬鳴【補註】黃常明詩話子美多用經書語如曰車轔轔馬蕭蕭未嘗外入一字如曰濟漯鱣發發春草鹿呦呦皆渾然嚴重如入天陛赤墀植璧鳴玉法度森嚴然後人不敢用者豈所造語膚淺不類耶）行人弓箭各在腰（蔡伯世曰行人行役之人也）耶孃妻子走相送（孃一作娘【公】【自註】古樂府

不見耶孃哭子聲但聞黃河之水流濺濺

塵埃不見咸陽橋何覬曰咸陽橋即長安城外橋兵車塵埃坌起故橋為之不見也

牽衣頓足攔道哭蘇曰楚人與蒲騷戰兵行父老牽衣哭于道彥輔曰魏文帝見挽船士兄弟辭別詩妻子牽衣袂落淚沾懷抱王温舒頓足嘆後漢書百姓遮道說文曰攔門遮也師曰頓足者足蹋於地為之困頓鶴曰天寶十載募兵無應者楊國忠遣御史分捕繫送軍前舊制百姓有勳免征役於是國忠先取高勳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聲振野此詩所以有咸陽橋攔道哭之句【補註】牽挽其衣頓蹋其足遮攔於路相向而哭

哭聲直上干雲霄洙曰孔德璋書干青霄而直上

道旁過者問行人行人但云點行頻師曰點行者漢史謂之更行以丁籍點照上下更換差役玄宗數出兵故點行之法頻

或從十五北防河師曰防河謂築隄備河水泛決

便至四十西營田洙曰防河營田皆役也顏師古曰營田如漢趙充國屯營田之策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寓兵於農之意

去時里正與裹頭洙曰里正一里之長彥輔曰按律疏里正掌追呼催督鮑曰蜀亂兵戈不止東川咸用老弱俱戰亡又括鄉里

少小為之里正與裹頭標甲【補註】發去之時里中正長與之冠帶裹帽也歸來頭白還

戍邊還一作猶〔洙〕曰鮑明遠東武吟少壯辭家去窮老還入門〔韓〕駒曰古者及丁方裹頭行役

又歸來頭已白還又屯戍邊邊疆盖言役使無已故也邊庭流血成海水〔洙〕曰後漢

臥鼓邊庭主父偃傳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屍流血書血流漂杵楊子川谷流人之血武皇開

邊意未已武一作我〔洙〕曰嚴助傳武帝好征伐四夷開置邊郡君不聞漢家

山東二百州〔彥〕輔曰按十道四蕃志關以東七道凡二百一十一州〔田〕曰唐十道志有

河北無山東今京東諸郡唐皆屬河南甫詩所謂山東者太行山之東謂河北也唐始都長安故以

河北為山東千村萬落生荆杞〔夢〕弼曰廣雅落居也〔彥〕〔輔〕曰阮籍詩堂上生荊

杞師曰甫意以武皇諭玄宗是時楊國忠專權引安祿山為將領漁陽突騎生事邀功于四夷其後

反叛山東二百州皆陷于賊無復唐有玄宗殊不悔悟豈不若武帝開邊不知止乎縱有健

婦把鋤犁〔彥〕輔曰健婦耕則夫被征伐可知古詩不能如沮溺相隨把鋤犁禾生

隴畝無東西〔蘇〕曰漢末喪亂禾與莠俱滿壠畝人多迷昏東西莫辨〔師〕曰疆埸不修禾

生隴畝不成倫理故曰無東西也詩云衡從其畝謂一從一衡各有東西之辨傷今不然況復秦兵耐苦戰夢弼曰耐奴登切又奴代切字通作能善也謂秦人勇於攻戰也蘇曰白起曰燕趙勇敵秦秦兵勁銳耐戰戰苦不怯陣陣皆克勝被驅不異犬與雞長者雖有問役夫敢伸恨一作役夫心益憤補注年德之可尊謂之長者雖有所問勞徭役之夫安敢伸訴怨恨且如今年冬未休關西卒關一作隴彥輔曰杜前言山東後言關西明無不用兵處也鶴曰通鑑九載冬十二月關西遊奕使王難得擊吐蕃克五橋拔樹敦城縣官急索租一作縣官云急索洙曰霍光傳縣官天子也宣元六王傳不敢指斥天子故謂縣官夢弼曰索色責切取也租稅從何出蘇曰孔文舉曰兵革未止久旱苗槁州縣苦於徭役民既空虛租斂復何從出師曰唐置租庸調法租出穀庸出絹調出兵縣官索租甚緊欲給關西之師民戶消耗無所從出況耕夫出征田萊多荒將何以供其求乎信知生男惡夢弼曰楊泉物理論秦始皇起驪山之冢又使蒙恬築長城死者相屬民歌曰生男愼勿舉生女哺用脯不見長城下骸骨相支柱反是生女好生

女猶得嫁比隣得一作足趙曰曹子建詩萬里猶比隣夢弼曰比音鼻近也詩小雅洽比其隣昏姻孔云生男埋沒隨百草師曰生男人之所喜生女人之所賤此常理也今以生男為惡生女為好蓋男兒充丁驅之戰埋沒草郊會不如生女尚得嫁比鄰或時相見此皆有所相感而激為是言君不見青海頭洙曰哥舒翰傳築神威軍於青海上築吐蕃至攻破之又築城於青海中郭元振傳青吐蕃密邇蘭鄯趙曰時有事于吐蕃乃青海之地哥舒翰所立功處也古來白骨無人收洙曰蔡文姬詩城郭為山林庭宇生荊艾白骨不知誰縱橫莫覆蓋潘安仁關中詩肝腦塗地白骨交衢夢弼曰公言古者蓋託之以興也新鬼煩冤舊鬼哭夢弼曰左傳新鬼大故鬼小後漢陳寵為廣漢太守先是洛陽城南每陰雨常有哭聲寵聞而疑其故使吏按行問還言世亂時此地多死亡者而骸骨不得葬寵盡收葬之風賦悖鬱煩冤天陰雨濕聲啾啾聲一作悲趙曰啾字王逸楚辭註鳴聲也閑居賦管啾啾而並吹師曰青海軍迫近吐蕃北邊地郡也昔文王殯枯骨當世歸其仁今玄宗屢與吐蕃戰于青海兵敗死者不復收葬使新舊之鬼或冤或哭無所依歸其視文王之仁為如

何哉鬼神依人而行有所主則有所歸故不爲病葬者藏也謂鬼神依藏于此鬼以新舊言之則知戰鬬相仍死者相繼踵也

悲陳陶（鮑曰天寶十五載十月房琯及祿山戰于陳陶斜敗績癸卯琯又以南軍戰敗績公故有是詩蘇曰琯之敗唐傳作陳陶斜杜詩作陳陶未知孰是夢弼曰按房琯傳琯用春秋車戰之法以車二千乘馬步夾之既戰賊順風揚塵鼓譟牛皆震駭因纆蒭縱火焚之人畜撓敗殺者四萬餘人存者數千而已）

孟冬十郡良家子（洙曰漢趙充國始爲騎士以六郡良家子夢弼曰良家子謂陝西民戶團結精於馳射者非召募之兵也）**血作陳陶澤中水**（希曰陳陶斜在咸陽縣而公詩止云陳陶蓋斜者山澤之名故又曰陳陶澤夢弼曰戰敗流血而澤水皆赤也）**野曠天清無戰聲**（曠一作廣清一作晴夢弼曰言不交月而敗也）**四萬義軍同日死**（鶴曰房琯本傳云殺卒四萬血丹野殘衆纔數千不能軍葛常之詩話杜子美陳陶詩云野曠天清無戰聲四萬義軍同日死言房琯之敗也琯臨敗猶持重而中人邢延恩促戰遂大敗故

子美深悲之子美爲右拾遺會琯罷相上疏力救琯肅宗大怒詔三司雜問宰相張鎬救之獲免故洗兵馬行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盖感其救已也張無盡孫墳吟云房琯未相日所談皆臯夔一朝陳陶下覆没十萬師中原已紛潰老杜尚嗟咨則老杜救琯之章豈亦出於私情乎

羣胡歸來血洗箭血一作雪【補注】趙曰群胡歸來血洗箭句法好處正在血洗箭三字盖言洗箭上之血也如東坡韓幹詩云最後一匹馬中龍不嘶不動尾搖風又薄酒篇云五更待漏靴滿霜皆此格也仍唱胡歌飲都市仍唱一作撚箭都人回面向北啼夢弼曰謂肅宗在靈武也日夜更望官軍至一作前後官軍若如此趙曰此言朔方安西回紇大食兵相助討賊然夷狄之性不無殘擾故都人不願胡兵討賊只望官軍至也師曰祿山焚劫暴虐都人怨之而思唐德遂有望官軍之句肅宗一舉而復兩京豈非因民謳吟思唐之心乎

悲青坂

鶴曰此唐紀所謂癸卯又以南軍戰敗績南軍楊希文所將乃天寶十五載十月二十三日

我軍青坂在東門天寒飲馬太白窟夢弼曰地理志伊吾郡有
太白山謂冬夏常有雪青坂去太白凡五里唐書志太白山在岐州郿縣古樂府飲馬長城窟黃
頭奚兒日向西希曰奚兒祿山所發同羅奚契丹室韋之衆黃頭謂以黃蒙其須並
夢弼曰奚兒胡兒也以黃蒙其頭即狐皮其色黃也數騎彎弓敢馳突趙曰前篇
悲陳陶則辛丑之敗也此篇悲青坂則癸卯之敗也以兩敗各散而歸所以言日向西其餘散騎猶
敢馳突以言其暴掠不改也我軍屯於青坂吐番以數騎來敢尒馳突所以誘而挑戰也匈奴傳力
士能彎弓者盡為甲騎山雪河氷野蕭颸野一作晚颸一作颯青是烽
煙白人骨焉得附書與我軍夢弼曰王粲從軍詩逍遥河堤上左右望
我軍忍待明年莫倉卒趙曰房琯戰於陳陶斜不利猶欲持重而牽於中官邢延
恩所促戰故敗而公詩有忍待明年之戒所以重傷之也希曰西京雜記有倉卒客無倉卒主人夢
弼曰蕃兵耐寒官軍所不堪胡人每秋冬入寇歎中國之兵不能耐寒時肅宗已復兩京史思明祿
山故將也連結吐蕃數入寇帝命郭子儀李光弼禦之屯軍於青坂二人皆立大功不相統攝帝遺

中官魚朝恩為監軍使中官不知兵數趣戰時雪寒甚官軍皆僵凍為朝恩所督故至於敗甫意欲得明年冰泮伺隙而與之戰未為晚也何必倉卒冒寒驅人於萬死之地乎

新安吏 公自註收京後作雖收兩京賊猶充斥 王深父曰乾元元年郭子儀等九節度之師圍安慶緒于鄴時不立元帥以中官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使師遂潰于城下諸節度各還本鎮子儀保河陽詔留守東都此詩蓋哀出兵之役夫古者遣將有推轂分閫之命今棄師於敵至於無告如詩之所憾其君臣豈不刺哉然子儀猶寬度得衆故卒美焉 師曰從新安吏以下至無家別蓋紀當時鄴師之敗朝廷調諸郡兵益急雖次丁盡行秦之謫戍無以加此

客行新安道夢弼曰客甫自謂也鶴曰新安縣名唐屬河南府九域志云有二鄉茲其所以為小縣歟喧呼聞點兵洙曰古木蘭詩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借問新安吏縣小更無丁府帖昨夜下帖一作符夜一作日次選中男行中男絕短小何以守王城夢弼曰王城即東都也是時已收兩

京安慶緒由猖獗故帝命子儀守此地肥男有母送夢弼曰肥男言有母可恃也補
曰男之肥者爲有母送饋其食瘦男獨伶俜洙曰潘安仁寡婦賦少伶俜而偏孫夢弼
曰伶音零俜普丁切伶俜單獨失勢貌瘦男言失甚怙恃故至於伶俜白水暮東流
夢弼曰言征夫無回期青山猶哭聲猶一作聞莫自使眼枯收汝
淚縱橫眼枯却見骨即一作卻夢弼曰言毀瘠也天地終無情
夢弼曰偷人君不見恤也我軍取相州取一作至洙曰時九節度圍相州而師潰也
日夕望其平豈意賊難料蘇曰吳起出兵不可輕戰賊勢難料歸軍
星散營夢弼曰時九節度營相州師潰各散道而歸營壘也就糧近故壘夢弼
曰自此以下皆美子儀善撫士卒也就糧言就賊之糧故壘即舊禦祿山之壘言雖取糧於敵亦不
深入但近故壘而已練卒依舊京夢弼曰舊京即東都時子儀保河陽詔留守東都
掘壕不到水夢弼曰謂掘壕塹不甚勞民以盡其力也牧馬役亦輕牧一
作看夢弼曰謂牧馬役不甚困民以竭其財也況乃王師順撫養甚分明

夢弼曰謂子儀所掌之兵皆動循法制而號令甚分明非若諸將之兵桀驁難制也送行勿泣血一作垂泣夢弼曰詩鼠思泣血僕射如父兄夢弼曰甫告送行者不須泣血僕射撫循汝如父兄之愛子弟何慮而泣之乎趙曰至德三載子儀左僕射冬拜司徒乾元元年拜中書令猶曰僕射盖功賞著於僕射時言者不移其初也【補註】子儀事上誠御下恕寬厚得人故公有父兄之稱

潼關吏夢弼曰潼徒紅切水名鶴曰潼關在華州華陰縣祿山反詔哥舒翰守潼關翰失守為賊所敗暨收復長安增修阨險是詩乃公歸京師時作也

士卒何草草夢弼曰草草勞苦貌詩勞人草草築城潼關道大城鐵不如小城萬丈餘薛曰潤州圖經城號鐵甕城吳孫權所築又世說曰若湯池鐵城無可攻之勢鶴曰潼關在華州華陰縣河水自龍門南流激華山而東故名潼關天寶十四載祿山反詔河西節度使哥舒翰為皇太子前鋒兵馬元帥令率衆二十萬守潼關明年六月翰為賊所敗閿門不守令復築城故云【補註】趙曰世有号西清詩話者云杜詩如小城萬丈餘大城鐵不

如則小城難爲高大城難爲堅故也得互相備急此亦可笑小城睥睨也大城欲堅如鐵者此世說所謂若湯池金城無可攻之勢而潤州城號鐵甕城之義也若睥睨豈有萬丈之高乎盖言其長垣耳

借問潼關吏修關還備胡修關一作築城要我下馬行夢弼曰要於霄切約也爲我指山隅連雲列戰格夢弼曰戰格即列柵也飛鳥不能踰胡來但自守豈復憂西都丈人視要處窄狹容單車蘇曰李左車云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鶴曰李陵書曰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艱難奮長戟千古用一夫洙曰匈奴贊厲長戟勁弩之械劒閣銘一人荷戟萬夫趑趄哀哉桃林戰夢弼曰哥舒翰與賊戰於桃林官軍恃險固不力戰因爲賊所乘自相蹂踐是以敗績故甫哀之書武成註桃林在華山東百萬化爲魚夢弼曰光武紀決水灌之百萬之衆可使爲魚補註易則利戰險則利守持重守險古之良法哥舒翰逼於君命輕去潼關而戰故桃林正言翰進戰之所盖潼關於唐在華州之華陰桃林於唐乃陝州之靈寶按哥舒翰傳帝使使者督戰翰窘不知所出六月引

師而東慟哭出關次靈寶西原與賊將崔乾祐戰由關門七十里道險隘其南依山阻河既為賊所勝是時軍自相鬬又棄甲而奔陷河死者十一二故有為魚之喻

請囑防關將慎勿學哥舒（洙曰）哥舒翰突騎施首領哥舒部落之裔也蕃人多以部落稱始以為氏翰至潼關次于靈寶縣之西原與賊交戰官軍南迫嶮峭北臨黃河因為兇徒所乘王師自相擠排墜于河翰降於賊祿山偽署司空諸將光弼等皆為書罪不死節後為安祿山所殺（師曰）今肅宗既收復兩京儻不更選賢將事之成敗未可知也故甫有慎勿學之句

石壕吏

（夢弼曰）壕音毫城壕也石壕屬邠州宜祿縣即漢鶉觚縣地昔北狄嘗侵太王及此故築城壕以禦之因名石壕（鶴曰）觀急應河陽役之句當是乾元二年九節度之師潰子儀斷河陽橋以餘衆保東京時作

暮投石壕村（補注）投謂投宿也**有吏夜捉人老翁踰墻走老婦出門看**一作出看門（夢弼曰）言當時丁壯皆出戍在家唯婦女持門戶**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洙曰）

江淹飛蓋遊鄴城王粲歌舞入鄴城魏都也(希曰)按舊史武德元年以魏郡置相州天寶元年改為鄴郡乾元元年復為相州二年而為鄴城(夢弼曰)時子儀九節度圍安慶緒于相州皆敗而還鄴戍謂抽丁圍守慶緒也一男附書至一作到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呂曰)李陵曰陵豈偷生之士(夢弼曰)偷生謂非久亦戰沒姑延殘喘而已死者長已矣(夢弼曰)謂一徃而不反也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夢弼曰)謂尚乳食也孫有母未去出入無完裙一作孫母未便出見吏無完裙(夢弼曰)言其夫戰死無所依也老嫗力雖衰(夢弼曰)嫗威遇切母也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洙曰)河陽東都也(師曰)三節度屯兵於此以禦慶緒兵敗無丁可抽故老嫗請赴河陽之役以供炊爨而已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

補注 語聲絕則老婦已從吏去可知故天明子美獨與老翁別耳此詩唯捉人及吏無人兩語雖若鄙淺然不害其終篇之美且與新安篇肥男瘦男以下至眼枯見骨天地無情一節去古絕遠者自不侔矣

垂老別

鶴曰乾元二季安慶緒為史思明所殺而思明自河南分為四道會于汴自是東京與鄭滑等州相繼陷沒而防守愈急此當是其季冬晚作夢弼曰按是詩之作以垂老名篇蓋古者五十不從征役文王之民五十者可以衣帛七十者可以食肉今使老者介冑不安其居固異夫文王之仁政也

四郊未寧靜郊一作方洙曰曲禮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垂老不得安洙曰垂老臨老也子孫陣亡盡蘇曰衞隆曰吾宗世業儒値此離亂子孫不慣操戈陣亡皆盡焉用身獨完投杖出門去同行為辛酸同一作聞幸有牙齒存所悲骨髓乾髓一作肉男兒既介冑夢弼曰禮介冑之士不拜長揖別上官洙曰酈食其長揖高祖夢弼曰嵇康絕交書稟以章服揖拜上官老妻卧路啼歲暮衣裳單孰知是死別且復傷其寒此去必不歸蘇曰主父偃此行斷當不復歸矣吾吐詞與物多忤還聞勸加餐夢弼曰加餐強飯也老妻傷其衣單而寒勉其加餐恐其餒餓夫豈知此行乃

是死別必不獲歸尚何更憂其寒且飢耶古詩努力強餐飯土門壁甚堅杏園度亦難勢異鄴城下縱死時猶寬夢弼曰長安地有杏園土門去京城七十里時史思明殺安慶緒自立為帝土門杏園皆嚴備以待故公謂其不比九節度之師潰於鄴城也鶴曰土門與杏園俱在長安按舊史志土門縣舊屬宜州後廢宜又改為美原屬京兆杏園如史稱乾元元年十月郭子儀引兵自杏園濟河東至獲嘉者是也至如史稱哥舒翰至土門軍入浴遘疾及李光弼以朔方兵五千出土門東救常山此在河北鎮州常山郡獲鹿縣有土門關即舊井陘關是也公詩多用土門名雖同而地異當以詩意詳之人生有離合豈擇衰盛端盛一作老憶昔少壯日遲迴竟長歎夢弼曰歎平聲太息也人生有離合非於盛衰之年有所擇也蓋離合之苦老少則一但此行是死別無復相見之期尤為苦也是以臨歧遲迴不進而長歎誠非少時離別之比也鮑照詩臨路獨遲迴萬國盡征戍一作東征烽火被岡巒洙曰蜀都賦岡巒糾紛鮑照詩烽火入咸陽積屍草木腥洙曰晉天文志太陵中一星曰積尸明則死人如山蘇曰衛紹累季兵戈不解

積尸徧野草木皆腥狐驕馬肥**流血川原丹**（洙曰）揚子川谷流人之血原野厭人之肉

何鄉為樂土（洙曰）詩適彼樂土**安敢尚盤桓棄絕蓬室居**

塌然摧肺肝（洙曰）曹植詩哀哉傷肺肝又顧念蓬室士（蘇曰）張約過金陵回首淚不能止心肝摧折（師曰）痛念國家急難征戍烽火何鄉不有吾豈能獨安不加慮哉不敢盤桓義也塌然傷別仁也詩之意不忘仁與義此甫所以幾乎風雅之作矣【補註】塌徒盍反墮也三吏三別似出一時之筆若此篇牙齒存骨髓乾兩語亦與眼枯見骨同一鄙俚借使建安樂府中容或有之終非雅韻大抵此數篇用意大迫切而乏簡遠之度然其情詞周至誦之終篇不厭譬若書與謨之後而有殷盤周誥蓋至此時風氣變移既久而自不能不如此耳

無家別（師曰）甫詩言無家者蓋離別不成家計爾（鶴曰）梁權道編在至德二載而詩云永痛長病母五秊委溝谿殆謂天寶十四載乙未祿山反時調役至乾元二秊己亥為五秊又曰賤子因陣敗正指九節度之師潰相州而言王深父云先王子惠困窮苟推其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則天下無敗亂之兆矣此

詩何為作乎

寂寞天寶後園廬但蒿藜（朱曰喪亂園廬殘破也）我里百餘家（百一作萬）一世亂各東西存者無消息死者為塵泥（一為一作委（蘇）曰梁竦賢愚貴賤一死皆為塵泥造化豈有彼此之異）賤子因陣敗歸來尋舊蹊（舊一作故）久行見空巷日瘦氣慘悽（批 經歷多矣無如此語之在目前者○（蘇）曰王齊累日飢腸慘悽覺瘦）但對狐與狸豎毛怒我啼（（朱）曰言田里荒蕪人跡罕少惟狐狸爾）四鄰何所有一二老寡妻（（朱）曰四鄰所居之鄰近也人多死于征役所居者惟有一二寡婦爾）宿鳥戀本枝安辭且窮棲（安一作敢（夢弼）曰戍卒歸來雖閭巷蕭條不忍即去人情之戀鄉土亦猶鳥之戀故枝不以窮棲而為辭也）方春獨荷鋤（（夢弼）曰荷下可切負荷也（蘇）曰潘勗見陸機曰今天下三分兵戈騷屑吾當獨荷鋤山谷采芝朮養此衰朽不復有意於世間事也）日暮還灌畦縣吏知我至召令習鼓鞞（（夢弼）曰鞞與鼙同戰鼓也（朱）曰

張景陽詩聞鼓鞞聲人雖從本州役內顧無所攜曹曰盧諶詩諺充本州役

近行止一身遠去終轉迷家鄉既盪盡遠近理

亦齊【批】寫至此亦無復餘恨此其泣鬼神者〇鶴曰盪徒沉切劉曰謝靈運詩家鄉皆掃盡夢弼曰今吾近行惟止於一身比之遠去者長年迷而不反家鄉各已蕩盡或遠或近其為無家則一而已

永痛長病母五年委溝谿生我不得力蘇曰陳涉人言父母生我不得力吾試憑三尺逐秦鹿使群兒洗目看享富貴見函谷碑終身兩酸嘶

人生無家別何以為蒸黎洙曰傷不得養父母

留花門鶴曰按唐志甘州有花門山堡東北千里至回紇衙帳今言花門正指回紇也時用朔方吐蕃回紇諸兵以討賊既収長安葉護奏以軍中馬少請留其兵於沙苑自歸取馬還為掃除范陽餘孽沙苑在同州同州為京師近輔故公詩云連雲屯左輔而深言其為農桑害也葉護請留兵沙苑在至德二載此詩作於是年

北門天驕子(門一作方)飽肉氣勇決(㴱曰前漢匈奴傳單于遣使遺漢書曰南有大漢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驕子也又匈奴居北邊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而已)高秋馬肥健(㴱曰趙充國曰秋馬肥變必起矣)挾矢射漢月(夢弼曰匈奴舉事常隨月月盛壯以攻戰月虧則退兵)自古以為患(㴱曰書戒蠻夷猾夏詩稱戎狄是膺春秋有道守在四夷久矣夷狄之為患也)詩人厭薄伐(㴱曰周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至懿王曾孫宣王興師命將以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言逐之而已)脩德使其來羈縻固不絕(㴱曰語遠人不服則脩德以來之贊曰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應劭漢官儀曰馬曰羈牛曰縻言四夷如牛馬之受羈縻也)胡為傾國至出入暗金闕中原有驅除隱忍用此物(㴱曰王莽贊曰聖王之驅除云爾(蘇林曰)王莽為光武驅除也驅逐蠲除以待聖人也)公主歌黃鵠(㴱曰西域傳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以妻烏孫昆莫為夫人昆莫秊老公主悲愁自為作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託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為室兮旃為墻以肉為食兮酪

為衆居常土思兮心內傷願為黃鵠兮歸故鄉天子聞而憐之趙曰乾元元季肅宗以幼女寧國公主嫁回紇可汗故云歌黃鵠**君王指白日**洙曰詩謂予不信有如皦日今言指白日以為盟約也**連雲屯左輔百里見積雪**洙曰左輔馮翊郡也趙曰此指言回紇留左輔之爲害也夢弼曰酈元水經太白山在武功之南夏宿雪其上今花門出左輔近于太白山矣或謂回紇兵被白練猶積雪然也樓大防曰杜詩連雲屯左輔百里見積雪讀者謂止言其多尒如此則上文足矣何用積雪之語惟能知回紇之人衣冠皆白然後少陵之意煥然**長戟鳥休飛**蘇曰呂布曰長戟霜戈鳥亦不能飛度吳人何患邪**哀笳曉幽咽田家最恐懼麥倒桑枝折**趙曰時殘害麥與桑故田夫懼之**沙苑臨清渭**希曰沙苑在同州馮翊縣南十七里唐志同州雖不言渭水而同與華鄰華陰有漕渠自苑西引渭水**泉香草豐潔**蘇曰王臻至漾陂愛其泉香草木豐秀遂編茅讀書精通三傳**渡河不用船千騎常撇烈**一作滅沒又作撇捩夢弼曰撇匹蔑切擊也捩練結切拗也上林賦奔騰撇烈**胡塵踰太行**夢弼曰行五郎切太行山名

雜種抵京室花門既須留原野轉蕭瑟 夢弼曰自太白山迤邐至京室胡兵雜居其內供給浩澣賦斂愈急然天子不即遣之歸國使之淹留于此原野轉加蕭索恐變生非常此所謂導虎而入其闥室自貽厥咎者也 洙曰王深父留花門序云肅宗之復兩京藉回紇之師雖幸成功而朝野更被其毒語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以天子之尊推誠仗信集中國之智力滅一狂賊豈有不足哉顧引勍虜入於心腹之地卒不危禍其社稷者僅耳

塞蘆子 鶴曰蘆子關在延州延昌縣北以備吐蕃 夢弼曰延州乃秦地之北門去州百八十有里門山或云蘆子詩云蓋兩山特立如門其形若葫蘆也今詩云思明割懷衛秀巖西未已按通鑑至德二載史思明以所部十三郡及兵八萬來降并帥其河東節度使高秀巖以所部來降是詩作於未降之前也

五城何迢迢 洙曰沈存中云延州今有五城 鶴曰五張說嘗為朔方軍節度大使往巡五城措置兵馬說之所治靈州靈與延俱屬關內道按舊唐史註朔方節度使所管有定遠城西受降城中受降城東受降城及豐安軍

迢迢隔河水 夢弼曰陳孔璋飲馬長城窟行長城

何連連連連三十里**邊兵盡東征**〔洙曰〕左傳文六季知秦之不復東征**城內空**

荊杞〔洙曰〕阮嗣宗詩堂上生荊杞〔鶴曰〕唐自武德以來開拓邊境連西域皆置都督府州縣開元中置諸節度使以統之歲發山東丁壯為戍卒時祿山反邊兵精銳者皆徵發入援謂之行營所留兵單弱卒召吐蕃之禍然則是詩之作蓋先事而慮也〔夢弼曰〕思明正割河北高秀巖正西向宜以五城為念時諸將之兵皆務東討收復河北而不備其西以塞蘆子徒恃河水迢迢為限而戍中空虛已生荊杞此非所以固國者也**思明割懷衛**〔洙曰〕史思明雜種胡人也天寶十四載隨安祿山反河陽懷衛盡陷於賊**秀巖西未已**〔夢弼曰〕高秀巖哥舒翰麾下將也後為史思明偽河東節度使將兵方西嚮未已恐乘隙而西略矣**迴略大荒來**〔洙曰〕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山名大荒之山日月所入是謂大荒之野**崤函蓋虛爾**〔洙曰〕項籍贊秦孝公據崤函之固師古曰崤謂崤山今陝縣東二崤是也函谷今桃林縣南洪溜澗是也虛言其無備禦爾**延州秦北戶關防猶可倚焉得一萬人疾**

驅塞蘆子岐有薛大夫旁制山賊起岐一作頎〔鶴曰〕薛大夫當

是御史大夫薛景仙以檢校戶部尚書兼尹鳳翔敗安祿山游軍（夢弼曰）甫意若曰延州捍蔽秦之北得萬人控塞盧子則思明秀巖不能西略又得薛大夫在岐州旁制山賊則吐蕃之兵必引遁而去矣

近聞昆戎徒（夢弼曰昆戎即吐蕃也與思明連結入寇乘中國之亂）為退三百里（蘇曰蕭詵與衛人戰日退三百里）盧關扼兩寇（夢弼曰兩寇謂思明吐蕃也）深意實在此誰敢叫帝閽（敢一作能閽一作門）胡行速如鬼（夢弼曰帝閽天子之門胡兵疾速如鬼之行不可測知憑誰叫天子之門告於君上庶不為二寇之所乘也（洙曰）時官兵止知東討收復河洛而不知盧子之可塞公懼有乘隙而起者故有此作）

洗兵馬

（公自註）收京後作（鶴曰）此詩當是乾元二年季春作末云田家望望惜雨乾盖二年春無雨也

中興諸將收山東（趙曰山東河北也安祿山反先陷河北諸郡至二京已復慶緒奔于河北之後史思明等降而諸郡盡復故云中興（夢弼曰）卞圜謂唐都長安自太行以東皆山東

也 捷書夜報清晝同 夜報一作夕奏 河廣傳聞一葦過 洙曰詩誰謂河廣一葦杭之 胡兒命在破竹中 兒一作危 洙曰晉杜預傳令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 祇殘鄴城不日得 希曰河廣指衛州謂子儀破賊十萬於衛州獲安慶緒弟慶和進攻衛州崔光遠拔魏州是時相州未復所以有不日得之句 補註 祇殘破鄴城不用多日計可以得之 獨任朔方無限功 夢弼曰陳陶斜敗帝唯倚朔方軍為根本時朔方節度使乃郭子儀也 京師皆騎汗血馬 趙曰皆騎汗血馬以言回紇騎胡馬之多 夢弼曰賊既收復故諸將皆騎胡馬于京師以獻其功也神異經西域大宛有良馬日行千里者日中而汗血 回紇餧肉蒲萄宮 洙曰餧肉出張耳傳如以肉餧虎何益則視回紇為虎以言強暴為患也 夢弼曰時回紇送兵五千助帝討賊及師還帝就蒲萄宮宴勞之前漢匈奴傳元帝元壽三年單于來朝舍之于上林蒲萄宮長安志有東西蒲萄園 已喜皇威清海岱 洙曰禹貢海岱惟青州 夢弼曰乾元元年二月安慶緒將以緇青降 常思仙仗過崆峒 洙曰莊子廣成子在崆峒山黃帝順

下風膝行進而問道(夢弼曰)海謂山東岱謂河北
崆峒山在西仙仗謂玄宗儀仗詩意謂雖喜肅宗
已清海岱而常思玄
宗避賊幸蜀之際也
三年笛裏關山月萬國兵前
草木風(批)悲壯少及○(黃曰)臨風對月足快人意
關山者家鄉所在也(修可曰)周王褒燕歌
行云無復漢地關山月唯有漢北薊城雲(蘇曰)趙一
肅萬國兵革振動如雄風之偃草木其悲聲非一
(夢弼曰)自天寶十四季至收復兩京凡三季矣笛
謂胡笳也萬國諸侯各以兵會討賊是時城郭宮
室為賊焚蕩觸目惟草木而已肅宗三季暴露于
外每听胡笳之音臨風對月痛念阻隔關山寧不
思上皇遠竄西蜀不
獲侍甘旨之奉耶
成王功大心轉小(鶴曰)乾元
元季徙封
俶為成王(夢弼曰)是時九節度兵圍安慶緒于相
州帝命成王為元帥總九節度之兵收復之功雖
大愈能小心翼翼不以
功高自矜為可美也
郭相謀深古來少深一作
猷(夢弼
曰)郭相指郭子儀也子儀以至德元季十二月率
回紇敗祿山於河上唐官儀侍中中書令三省長
官位一品眞宰相子
儀時為中書令也
司徒清鑒懸明鏡(夢弼曰)司
徒指李光
弼
尚書氣與秋天杳(蘇曰)晏子歸謂諸大夫曰司
寇氣論杳若秋天明月誰可

量其遠近高下夢弼曰尚書指王思禮也思禮本傳長安平思禮先入清宮收東京戰數有功遷兵部尚書按集公有八哀詩哀思禮曰爽氣春淅瀝與此氣與秋天杳其意同也或曰尚書謂僕固懷恩

二三豪俊為時出夢弼曰鶡冠子德萬人者謂之俊德千人者謂之豪整頓乾坤濟時了夢弼曰謂天下清平道路無壅皆二三子之力也東走無復憶鱸魚彥輔曰張翰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蓴羹鱸魚遂命駕東歸夢弼曰謂東通吳越而民得以足食矣南飛覺有安巢鳥夢弼曰謂南達荊湖而民得以安居也古詩越鳥巢南枝曹孟德詩月明星稀烏鵲南飛言不安也青春復隨冠冕入夢弼曰言隨還京師也乾元元年正月上皇授皇帝以傳國寶璽此時衣冠併入而定矣補註青陽之春復追隨冠冕而入朝紫禁正耐煙花繞趙曰紫禁紫宮之禁也蓋以紫微帝座得名夢弼曰耐與奈同鶴駕通宵鳳輦備蒼舒曰按漢宮闕疏曰白鶴太子之所居凡人不得輒入晉曰劉向列仙傳云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七月七日於緱氏山頭乘白鶴舉手謝時人而去故後世稱太子之駕曰鶴駕宮曰白鶴禁曰鶴禁補註太子白鶴之駕

通宵達旦為鳳輦之偹盖將親也鷄鳴問寢龍樓曉注不如青春復隨冠冕入紫禁正耐烟花繞有氣象有風韻○趙曰文王為世子雞初鳴至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無已曰文選王融曲水詩序曰儲后睿哲在躬出龍樓而問豎入虎闈而齒胄註樓龍太子門名夢弼曰言成王講晨省之禮也漢成帝為太子元帝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張晏註門樓上有銅龍若白鶴飛廉之為名也補注雞鳴而起問安寢門之內直至龍樓之曉不敢自安也攀龍附鳳勢莫當一作攀鱗附翼世莫當天下盡化為侯王洙曰楊子攀龍鱗附鳳翼時攀附而立功者皆有恩汝等豈知蒙帝力洙曰莊子曰帝力何有於我哉時來不得誇身強補注事外可外常有餘力○夢弼曰當安史之亂武夫悍卒以平賊之功取富貴此特一時之際會也實出於天子聖明之力豈可誇其身之強勇貪天功以為己力乎此諷以軍功自有者也關中既留蕭丞相洙曰蕭何餉餽不絕糧道夢弼曰賊平帝以蕭華留守故比之蕭何也按唐書裴冕傳從太子至靈武與杜鴻漸崔猗同辭勸進太子喜曰靈武我之關中卿乃吾蕭何也幕下復用張子房洙曰高祖曰運

籌帷幄之中吾不如子房（夢弼曰）復以張鎬為幕府參謀故比之子房也張公一生江
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蘇曰）謂張鎬也（夢弼曰）唐舊書蕭昕與張鎬友善嘗
表薦之曰如鎬者用之則為王者師不用則幽谷一叟介玄宗擢鎬為拾遺鎬儀狀瓌偉好王霸大
略房琯罷相鎬遂為相徵起適遇風雲會（洙曰）二十八將論咸能感會風雲
扶顛始知籌策良（洙曰）語顛而不扶（夢弼曰）蔡寬夫詩話曰鎬雖史稱有王霸大
略然當時為相收復京師不聞別有奇功但有策史思明欲以范陽歸順為偽知許叔冀臨難必變
一事耳然當時亦不果用豈史氏或有遺耶青袍白馬更何有（定功曰）庾信哀
江南賦青袍如草白馬如練（夢弼曰）喻祿山之亂已平矣南史侯景傳先是大同中童謠曰青絲白
馬壽陽來渦陽之敗乘白馬青絲為轡欲以應讖後漢今周喜再昌（夢弼曰）謂
肅宗如漢光武周宣王之中興也寸地尺天皆入貢（鶴曰）法黃庭經寸田尺宅
可治生語（夢弼曰）顏延年歌曰地稱皇磐天作主月毳來賓日際奉王奇祥異瑞爭
來送不知何國致白環（洙曰）丘希範書白環西獻楛矢東來世本曰舜時西

王母獻白環及佩**復道諸山得銀甕**洙曰禮運山出器車註器車謂若銀甕丹甑夢弼曰顧野王瑞應圖王者宴不及醉刑罰中人不為非則銀甕出**隱士休歌紫芝曲**安石曰皇甫謐高士傳秦世道滅德消坑黜儒術四皓於是退而作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何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兮不如貧賤之肆志乃共入商洛隱地肺山**詞人解撰河清頌**批每有風韻○歐陽曰鮑照元嘉中河濟俱清當時以為美瑞照為河清頌趙曰是歲旣汳京而於七月黃河三十里清如冰蓋汳京之實享也**田家望望惜雨乾布穀處處催春種**夢弼曰布穀乃鳴鳩催耕之鳥**淇上健兒歸莫懶**冕曰時思明餘黨未珍衛相等州尚留兵屯故有淇上健兒之句**城南思婦愁多夢**洙曰詩婦嘆于室夢弼曰城南謂長安之城南陸士衡詩東海有思婦長嘆脫幽閨**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批此詩對律甚嚴而春容醞藉○蘇曰蜀相劉文靜曰方今鼎足宇宙鑊居黎氓烏得五丁壯士挽回天河洗滌天下之甲兵車書一同凶器長不用皇天后土豈不知區區之誠哉孔

明賢之（夢弼曰）劉向說苑武王伐紂風霽而乘大雨散宜生諫曰此非妖歟王曰非也天洗兵也甫意謂和氣未薰陰陽錯忤當春種之月猶有雨乾之歎城南猶有愁思之夢天子未可高枕無憂故云安得壯士洗甲兵而長不用黃常明詩話云賈生終童欲輕事征伐大抵少年躁銳使綿歷老成當不如此昔人欲沉孫武於五湖斬白起於長平誠有謂哉嘗愛老杜云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又安得務農息戰鬬普天無吏横索錢及愼勿吞青海無勞問越裳大君先息戰歸馬華山陽顯戒兵猶大恩加四海深不眠憂戰伐無力正乾坤其愁歎憂戚盖以人主生靈爲念孟子以善言陳戰爲大罪我戰必克爲民賊仁人之心易地皆然

往在（鶴曰）永泰元年正月下制有云勞還罪己之念故此詩云一朝自罪己萬里車書通盖述當時之事也當是大曆元年作

往在西京時（夢弼曰）西京長安也胡來滿彤宮（鶴曰）胡祿山也（趙曰）彤宮天子之宮也中宵焚九廟雲漢爲之紅解瓦飛十里繐帷紛曾空（洙曰）繐帷廟中素帷也（夢弼曰）繐音惠魏武遺令吾於銅雀臺張繐帷疚

心惜木主一一灰悲風

(洙曰)疾心心如有疾也木主神主也史記武王伐紂載木主而行彝(夢弼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祿山既陷兩京焚燒九廟神主化為灰燼誠可痛心也

合沓排鐵騎

(希曰)魏志註曹公列鐵騎五千為十里陣(夢弼曰)祿山所領之師薄暮排列皆漁陽鐵騎也

清旭散錦驋

(鄭曰)驋亡東切驢子也(夢弼曰)旭吁玉切明也驋一作幪鞍帕也清曉分散則以錦幪覆鞍也古樂府紫騮馬曲金鞍覆錦幪

賊臣表逆節

一作師

相賀以成功

(夢弼曰)謂既破京師賊臣以逆拒順可謂逆節祿山僭即帝位旌表逆節之臣遂行朝賀自謂成功何其謬耶主父偃傳逆節萌起

是時妃嬪戮

(夢弼曰)是時玄宗幸蜀妃嬪諸王公主皆不知是以為祿山所屠也按明皇幸蜀記祿山令張通儒害霍國等八十餘人又害皇孫郡縣主諸妃等三十六人

連為糞土叢

(夢弼曰)叢聚也謂聚為糞土也王昭君詞昔為匣中玉今為糞土英

當宁陷玉座

(夢弼曰)玉座帝座也門屏之間曰宁今為賊所陷也記天子當宁而立

白間剥畫蟲

(定功曰)何平叔景福殿賦皎皎白間離之列錢張詵註曰白間牕也以白塗之畫以錢文猶言綺疏青瑣之類(夢弼曰)白間糊

扆也畫蟲畫雉以飾之不知二聖處（洙曰二聖謂玄宗肅宗）私泣百歲

翁車駕既云還（夢弼曰蔡邕獨斷天子出車駕次第謂之鹵簿）樞角欻窮

崇（洙曰樞角廟樞也魯丹樞刻桷夢弼曰欻許忽切窮崇高貌謂肅宗已還京營葺宮廟棟宇忽然高大也）故老復涕泗（夢弼曰詩陳風涕泗滂沱傳自目曰涕自鼻曰泗）祠官

樹椅桐（夢弼曰椅於宜切梓屬祠官謂守祠之官種植椅桐之木將伐爲琴瑟之用以復與禮樂也詩樹之椅桐爰伐琴瑟）宏壯不如初已見帝力雄（洙曰時屢臻喪亂國力凋敝雖未及未焚之前而已見帝力之雄矣）前春禮郊廟祀事親聖

躬（趙曰此述乾元元年朝享于太廟有事于南郊也）微軀忝近臣（黃曰甫爲拾遺故稱近臣）景從陪羣公（夢弼曰景讀爲影從才用切謂天子祭郊廟甫忝與助祭與群公陪位如影之從形也西京賦千官景從鶴曰按舊史乾元元年夏四月辛亥九廟成備法駕迎神主入新廟甲寅上親享九廟遂有事于圓丘新史同而今云前春殆與史異是年四月癸卯朔甲寅是爲十二日不應言春疑有誤王洙云廣德二年春享廟及郊而是年公在閬中無容更預陪祀

登堦捧玉册夢弼曰玉册天子册告之文也峩冕聆金鍾趙曰聆盖言聆金奏也峩冕聆金鍾則奉祠者具法服也侍祠恧先露批媿死者也掖垣邇濯龍夢符曰後漢桓帝祠老子於濯龍宮趙曰得預其事者為榮其有合預侍祠而不幸先露所以慙恧矣史有先朝露以言臣之不幸也紫垣者紫掖之垣也濯龍池名夢弼曰恧女六切慚貌先露謂是時宗廟之制未備已前侍祠之臣暴露無處行禮權假濯龍池左右掖垣是可慚羞也

天子惟孝孫批味無五雲起九重洙曰沈約宋書云慶雲五色者大平之應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山陵則慶雲出鶴曰天子指代宗自此下言宮廟遭祿山吐番擾踐故曰俎豆腐膻肉罘罳行角弓九重夢弼曰宋玉九章君之門九重鏡奩換粉黛翠羽猶葱朧趙曰鏡奩乃供后廟神御之物也翠羽乃飾神御之物也出曹子建詩或拾翠羽夢弼曰奩音簾鏡匣也後漢陰后傳明帝上太后陵從席前伏御床視太后鏡奩中物感動悲涕令易脂澤粧具翠羽羽扇也帝拜陵寢因新換鏡匣羽扇足見其恭謹也前者厭羯胡趙曰明皇時祿山陷長安後來遭犬戎洙曰代宗時吐番陷長安俎豆腐膻肉

腐一作𦢊 罘罳行角弓 批 罘罳下著角弓頗無意謂〇 夢弼曰罘房尤切罳新兹切狙

豆腐膻肉謂汗漫祭器罘罳行角弓謂操弓矢狼 籍宮廟也蒼舒曰漢文帝紀未央宮東闕罘罳災

崔豹古今註云罘罳屏也罘者復也罳者思也臣 朝君至屏外復思所奏之事於其下顏師古註罘

罳謂連闕曲閣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罘罳 然段成式酉陽雜俎釋上林間多呼殿榱桷護雀

網為罘罳余 謂段說為長 安得自西極申命空山東盡驅詣闕

下士庶塞闕中主將曉逆順 夢弼曰 將去聲 元元歸始終

夢弼曰西極指吐蕃山東指祿山餘黨甫意欲掃 空盜賊之巢穴申布大一命令驅其殘黨詣於京

闕密邇王化庶幾主將曉識逆順之理 元元之民始終得有所歸為王之臣也 一朝自罪

己 趙曰禹湯罪己 其興也勃焉 萬里車書通 余曰中庸天下書 同文車同軌夢弼

曰天子於是當王罪己之詔痛 自刻責然後書同文車同軌也 鋒鏑供鋤犂 夢弼 曰銷

兵刃以為農器也家 語鑄劒戟爲農器 征伐聽所從 代一作戍夢弼 曰所謂罷征戍

之役聽其 從便也 冗官各復業 蘇曰黃忠放冗官瑣材盡 歸農業免虛耗府庫夢弼

曰冗而隴切散也冗官沙汰俾各復其業也**士著還力農**夢弼曰著直略切土著失業之民俾之還歸力耕也食貨志安民之道土著為本**君臣節儉足**夢弼曰君臣節儉以足國用也**朝野懽呼同**呼一作娛夢弼曰朝野之間共享懽樂也張景陽詩朝野多懽娛**中興似國初**似一作比夢弼曰中興之功有如高祖也**繼體如太宗**夢弼曰繼體守文有如太宗也**端拱納諫諍**蘇曰趙襄子清穆端拱開納諫諍許直之臣**和風日冲融赤墀櫻桃枝**希曰梅福傳涉赤墀之上應劭曰以丹漆泥塗殿上也**隱映銀絲籠千春薦陵寢永永垂無窮**洙曰言薦櫻桃奉宗廟無所窮極也定功曰月令仲夏之月羞以含桃先薦寢廟註櫻桃也漢惠帝出離宮叔孫通曰古者春秋嘗菓方今櫻桃可獻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京都不再火涇渭開愁容歸號故松栢**夢弼曰號平聲**老去若飄蓬**

一【批】雖大篇無甚肉地如天子惟孝孫元元歸終始似牽補末更衰乏〇歐曰使京都眞枕涇渭之民頓踣愁容得以歸號墳墓惟甫衰老若飄蓬然不獲還故鄉故自傷也

青絲（鶴曰此詩言僕固懷恩之亂當是廣德二年作

青絲白馬誰家子，麤豪且逐風塵起（趙曰南史侯景叛乘白馬青絲以應讖（師曰謂祿山反（希曰蓋以侯景比僕固懷恩以懷恩誘吐蕃回紇入寇故曰且逐風塵起黃庭經問誰家子在我身（夢弼曰疑指南山群盗也

不聞漢主放妃嬪（洙曰誅貴妃也（希曰肅宗復京師出宮女三千人故借漢主為言也不聞謂言不聞乎

近靜潼關掃蜂蟻（趙曰此公戒約麤豪子之辭（師曰哥舒翰為賊所破陷兩京肅宗鳩義兵收復兩京如掃蜂蟻

殿前兵馬破汝時，十月即為蠶粉期（批）書生張皇軍國願幸功成類如此可歎子美猶始祖也至放翁厭厭矣吾題吾說於此亦自厭矣○趙曰告以必破亡之證也（蔡曰按通鑑廣德二年吐蕃入長安諸軍亡卒及鄉曲無賴相聚為盗丁巳以太子賓客薛景仙討之所以有殿前兵馬破汝時之句（師曰殺前兵馬乃神策軍天子親征群盗望風而敗（鶴曰懷恩以永泰元年三月死于鳴沙蠶粉之語驗矣（夢弼曰莊子子為蠶粉矣乎

未如面縛歸金闕（如一作知（洙曰欲其歸降天子也左傳許子面縛銜璧

萬一皇

恩下玉墀傷哉○洙曰時降者皆受節鎮河北之患自此起矣趙曰教以悔過歸命庶幾皇恩寛宥之也

近聞鶴曰詩云渭水逶迤白日靜隴山蕭瑟秋雲高盖言關隴無吐蕃之亂當時永泰元年子儀與回紇定約吐蕃聞之夜引兵遁時作

近聞犬戎遠遁逃洙曰說文解字曰赤狄本犬種也故字犬子匈奴聞漢兵大出老弱奔走敺畜產遠遁逃趙曰犬戎指言吐蕃也牧馬不敢侵臨洮洙曰臨洮郡名賈誼過秦論胡人不敢南下牧馬渭水逶迤白日靜隴山蕭瑟秋雲高鶴曰京兆有渭南縣華州有渭津關隴山按唐志在渭州西南隴山有六盤關西北五里有吐蕃會盟壇今渭水逶迤與日俱靜隴山蕭瑟共雲自高則可見其無事矣崆峒五原亦無事鶴曰崆峒山占原州岷州五原謂塩州此亦指關隴而言時吐蕃歸國故曰無事北庭數有關中使洙曰言通和也趙曰突厥通好也或曰回紇等不附吐蕃亦遣使中國其說亦是夢弼曰數色角切似聞贊普更求親舅甥和好

應難棄（夢符曰按唐吐蕃傳其俗謂強雄曰贊丈夫曰普故號君長曰贊普（趙曰先帝昔嘗和親以公主嫁贊普（鶴曰通鑑與新舊史皆云永泰元秊吐蕃請和詔宰臣元載杜鴻漸與蕃使同盟于興唐寺吐蕃使亦云而皆不載請和之辭意是復來求親而史失書之（夢弼曰唐書贊普遣名悉蠟奉表言甥先帝稱舅顯親也爾雅釋親妻之父為外舅郭璞註謂我舅者吾謂甥然則亦宜呼婿為甥孟子曰帝館甥于二室是也

漁陽（鶴曰按史廣德元年十月吐蕃寇奉天京師戒嚴以雍王适為關內兵馬元帥

漁陽突騎猶精銳（趙曰漁陽指雍王所統之兵也（鄭曰光武曰吾聞漁陽上谷突騎天下精兵（希曰鼂錯傳輕車突騎師古曰突騎言其驍銳可用衝突敵人也赫赫雍王都節制（都一作前猛將飄然恐後時本朝不入非高計（趙曰按編秊通載十月雍王适大敗史朝義將以汴州降十一月薛嵩等皆以五州降是歲公在梓閬雍王之勝尚聞河北猶有負固者故言諸將飄然而來已為後時而乃不入本朝豈高計乎（蘇曰

李靖西羌犯塞若不深入虜庭擣其巢穴實非高計祿山北築雄武城舊防敗走歸其營繫書請問燕耆舊今日何須十萬兵(洙曰)按史祿山反時築壘范陽北號雄武峙兵積穀(趙曰)此舉往事以懲警之也言祿山初為走計而竟不保耳繫書用魯仲連為書約之矢以射聊城中(夢弼曰)祿山峙兵聚粮防敗則守之一日戰敗死於慶緒之手果何費十萬兵攻取之乎雄武不可恃以自固也此詩譏當時不能經略全燕也

黃河二首(鮑曰)黃河北岸海西軍胡人高鼻動成群謂吐蕃入寇舊註謂祿山非也黃河西岸是吾蜀嚴鄭公軍也謂當狗之戰舊註謂明皇肅宗非也

黃河北岸海西軍椎鼓鳴鍾天下聞鐵馬長鳴不知數胡人高鼻動成羣(趙曰)黃河之北大海之西則河北一帶之州郡也此篇言椎鼓鳴鍾體面如此至使胡人動成群而來斯乃罪其不能致力於禦之也李陵重報蘇武書云吟嘯成群聽之不覺下淚

黃河北岸是吾蜀(北一作南)欲須供給家無粟願驅衆

庶戴君王混一車書棄金玉（趙曰此篇憫蜀人困於供給而終之以頌君王之無侈靡也如傳云不寶金玉之義）

自平（鶴曰按舊史廣德元年十二月甲辰宦官市舶使呂太一逐廣南節度張休縱兵大掠廣州今詩云自平宮中呂太一收珠南海千餘日則詩當作於大曆二年）

自平宮中呂太一（洙曰呂太一代宗時為廣南市舶使逐刺史張休而反 蘇曰自平宮中呂太一世莫曉其義而妄者以謂唐有自平宮偶讀玄宗實錄有宮中呂太一叛於廣南故丁有南海收珠之句見書不廣而以意改文字鮮不為人所笑也 定功曰宮中當作中官見舊唐史帝紀 師曰東坡嘗云讀杜詩不識太一之義及覽拾遺見有呂寧為太一宮使領廣南市舶逐刺史張休而叛乃曉太一非人名官號也 鶴曰石林燕語云宮觀置使自祥符始蓋自王公旦為玉清昭應宮使世元祐間方有太一宮使而師云拾遺有呂寧為太一宮使疑唐未有此官號且史書貢州市舶使呂太一反既曰市舶使不應更以太一官號為稱又凡書反者皆以名不以官此當是名太

一收珠南海千餘日（師曰）廣連蠻洞守官不務懷輯則群蠻相率而叛珠璣犀象翡翠之類所以不來貢也自平呂太一之後節制者得其人是以南海收珠凡三載矣

近供生犀翡翠稀復恐征戍干戈密戍一作伐（師曰）群蠻近來貢獻稀少復恐鎮守者不能懷柔妄舉兵征討此群蠻所以不復來貢矣

蠻溪豪族小動搖世封刺史非時朝時一作常（師曰）唐太宗之時應溪蠻來歸者皆封刺史不以時朝不比內諸侯姑務羈縻而已（鶴曰）按唐志嶺南道嚴貢金銀孔翠犀象而諸州貢翠羽者驩桂交欽四州而已唯驩并犀角貢之自平呂太一之後所共近又稀少盖以干戈復密蠻豪復搖是時桂州山獠反故也舊史大曆二年九月桂州山獠陷州戍刺史李良遁去新史亦云所以有蠻溪豪族小動搖之句

蓬萊殿裏諸主將裏一作前（夢弼曰）長安志蓬萊殿在紫宸殿

才如伏波不得驕（趙曰）言汝輩才如馬伏波可以辦征南之事而輒不得驕悍也（師曰）太宗時諸將之才率類馬援故不敢驕慢悖命傷今不然昔漢馬援為伏波將軍群蠻畏服

歲晏行（鶴曰）詩云去年米貴闕軍食今年米賤大傷農當是大曆三年冬次岳

（州作按舊史大曆二年十月減京官職田三分之一充軍糧又十一月率百官京城士庶出錢以助軍）

歲云暮矣多北風瀟湘洞庭白雲中漁父天寒網罟凍莫徭射鴈鳴桑弓（定功曰隋地理志長沙郡雜有夷蜑名曰莫徭自言其先祖有功常免徭役故以為名鶴曰漢五行志女童謠曰檿弧萁服師古曰山桑之有點文者木弓曰弧兹云桑弓蓋以檿為之）去年米貴闕軍食今年米賤太傷農（洙曰穀貴則傷民穀賤則傷農）高馬達官厭酒肉此輩杼軸茅茨空（洙曰言在位者不知為政但厭酒肉而已夢弼曰聚斂太重杼軸不作而茅屋為之空虛也詩小東大東杼軸其空箋政偏失也）楚人重魚不重鳥（一作肉蘇曰風俗通云吳楚之人嗜魚鹽不重禽獸之肉）汝休枉殺南飛鴻（希曰管子桓公曰夫鴻鴈春北而秋南不失其時又楚辭鴈雝雝而南飛此詩之意亦似王符傳所謂有以貨得鴈門太守而皇甫規問卿在郡食鴈乎）況聞處處鬻男女割慈忍愛還租庸

洙曰唐制授人以口分世業田凡授田者丁歲納粟稻謂之租用人之力歲不過二十日不役者日為絹三尺謂之庸時民力困故於是有鬻男賣女以還租庸調者夢弼曰別賦割慈忍愛離鄉去里

往日用錢捉私鑄今許鉛錫和青銅曰許一作來洙唐制盜鑄者死没其家屬至天寶間盜鑄益甚雜以鉛錫無復錢形號公鑄者為官爐錢

刻泥為之最易得夢弼曰刻泥謂刻泥作模也

好惡不合長相蒙夢弼曰言上下相蒙蔽無復糾察也為政如是安得萬物不離亂乎

萬國城頭吹畫角此曲哀怨何時終

批首尾痛徹子美晚年詩多雜亂無復語次如此歌本說射鴈隔數句後方出波字應前未了復說時事因及私鑄私鑄未了終以畫角老人語態不可拘以常格得以此失以此山谷專主此等流弊至不可讀亦不得不以為戒也

蠶穀行

鶴曰詩云天下郡國向萬城無有一城無甲兵當是大曆三年荊南作去年與其年周智光反吐蕃寇邠靈州京師戒嚴桂州山獠反商州幽州兵馬使並反楊子琳又陷成都亦可謂天下皆用兵也

天下郡國向萬城無有一城無甲兵（洙曰時盜賊充斥天下皆用兵也）焉得鑄甲作農器（修可曰家語載回曰回願得明王聖主輔相之使鑄戟以為農器）一寸荒田牛得耕牛盡耕田蠶亦成不勞烈士淚滂沱男穀女絲行復歌（趙曰烈士見平日牛不得耕又蠶無所成則涕淚滂沱今也見牛耕而男穀蠶成而女絲則喜而行歌焉師曰時寇盜滿天下男廢耕女廢織故傷今而思古也）

折檻行（夢弼曰漢成帝師安昌侯張禹朱雲願請上房斬馬劒以斷佞人頭上問誰對曰安昌侯張禹上怒令御史將雲下殿欲斬之雲攀檻折雲呼曰臣得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辛慶忌以死爭上意乃解後欲理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故後世殿檻皆曲以象折檻也今甫此詩獨致意於正觀開元之君臣也（鶴曰詩云白馬將軍若雷霆當是指崔旰作乱尋為西川節度使大曆三季四月入朝五月又加檢校左散騎常侍未幾又加檢校工部尚書

皆杜鴻漸不能除惡從而引之要路當時在庭無一人敢言故有感於朱雲折檻而賦此朱雲傳註云檻軒前欄也賦此詩在荊南

嗚呼房魏不復見秦王學士時難羨〔洙〕曰房玄齡魏徵也初太宗爲秦王既平天下開文學館以待四方之士於是以杜如晦房玄齡並以本官兼弘文館學士圖其形狀且題爵土命褚亮爲像贊藏之書府號十八學士給五品珍饍分爲三番更直宿于閣下預入閣者時人謂之曰登瀛洲

青襟胄子困泥塗白馬將軍若雷電〔洙〕曰時方貴武而賤文也〔鶴〕曰青襟胄子謂國子生胄子二字本出於書〔定〕功曰魏龐德每戰每陷陣與關羽交戰射羽中額時德常乘白馬羽軍皆謂白馬將軍若雷電則言馬之駿驟大意言武人之寵幸故其威勢如此

千載少似朱雲人至今折檻空嶙峋〔修〕可曰左太沖魏都賦階楯嶙峋註嶙峋高也〔鄭〕曰嶙離珍切峋思遵切深崖皃

婁公不語宋公語尚憶先皇容直臣〔洙〕曰婁師德宋璟也言互以正救爲心張嘉貞代璟爲相閱堂按見其危言讜議未嘗不大聲歎息也〔夢〕弼曰追想太宗之容納直諫也

容齋二筆云杜詩折檻行千載少似朱雲人至今折檻空嶙峋婁公不語宋公語尚憶先皇容直臣此篇專為諫爭而設謂婁師德宋璟也人多疑婁公既無一語何得為直臣伸仲云宋朝有闕政或婁公不語則宋公語但師德乃是武后朝人璟為相其亡久矣杜有祭房相國文言群公間出魏杜婁宋亦倂二公稱之詩言先皇謂玄宗也婁氏別無顯人有聲開元間為不可曉

天邊行（鶴曰）詩云十年骨肉無消息當是永泰元年在成都作是年五月公下忠渝此詩未下忠渝時所作詩又云洪濤滔天風拔木永泰元年三月大風故耳

天邊老人歸未得日暮東臨大江哭（蘇曰）陳秀漂泊西平秋月自嘆鴻燕皆歸天邊老人尚困逆旅悽愴隴右河源不種田胡騎羌兵入巴蜀（趙曰）廣德元年吐蕃陷隴右而河源不種矣十二月陷松維保三州則入巴蜀矣（鶴曰）隴右巴蜀俱已為胡騎羌兵所有胡騎指吐蕃羌兵指党項羌渾奴刺之類洪濤滔天風拔木也（夢弼曰）渝天下兵革不寧民罹墊溺之患（鶴曰）按史永泰元年三月辛亥大風拔

木公有風拔木之句當是紀實也

前飛禿鶖後鴻鵠(趙曰)鶖音秋水鳥也九度附書向洛陽十年骨肉無消息(師曰)甫客居天邊遭兵馬之亂歸鄉不得寧不悲傷時吐蕃分為三道入寇一自隴右一自河源一自巴蜀田畝廢而不耕蜀中騷動故甫思欲附鶖鶬鴻鵠奮飛以歸鄉盖有所不得也(鶴曰)天寶十四載乙未避賊與骨肉相離至永泰元季乙未巳恰十季時公弟在東都骨肉殆指弟而言

大麥行(鶴曰)詳考詩中之事當是寶應元年成都作

大麥乾枯小麥黃婦女行泣夫走藏(夢弼曰)後漢桓帝時童謠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穫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擊胡凡此句中每函問荅之詞甫之是詩意寓於此東至集壁西梁洋問誰腰鐮胡與羌(洙曰)集壁梁洋皆蜀地州郡名(師曰)集壁梁洋四州名時吐蕃入寇四州之民皆奔竄山谷腰鐮獲麥惟羌與胡而已(趙曰)鮑明遠東武吟腰鐮刈葵藿倚杖牧雞豚豈無蜀兵三千人一作千人去部領辛苦江山長(師曰)時杜鴻漸以蜀兵三千過賊衝突江山蹇澁士卒至有介

胄生蟲而不得休息者故云部領辛苦江山長安得如鳥有羽翅託身白雲歸故鄉（夢弼曰烏公孫主歌願為黃鵠兮歸故鄉莊子乘彼白雲至于帝鄉）

苦戰行（鶴曰段子璋以上元二年反陷遂州綿州遂在涪江之南今詩云去年江南討狂賊當是寶應元年作）

苦戰身死馬將軍自云伏波之子孫（夢弼曰馬將軍謂馬璘也鶴曰按舊史馬璘年五十六大曆十二年卒新史云十一年卒於軍中則璘之死在公後六七年無容先有此詩且新舊史未嘗至蜀平子璋亂馬將軍疑是謂馬巴州也公別馬巴州亦嘗云功業終歸馬伏波蓋去年段子璋反陷遂州綿州意馬巴州領兵會攻之爲子璋所勝死於遂州故是詩云去年江南討狂賊以遂在涪江之南也又後篇去秋行云遂州城中漢節在遂州城外巴人稀以此知其為馬巴州而作趙曰伏波漢馬援也）干戈未定失壯士（蘇曰牛繪戰死張先嘆曰天下未安兵戈尚爾邊失壯士）使我歎恨傷精魂（蘇曰山壽日愁中散就誅使我失精神歎憤而已）去年江南討狂賊臨江把臂難再得

〔鮀曰〕謂段子璋戰遂州詩公送別江上今其人已死矣故有感而作別時孤雲今不飛時獨看雲淚橫臆〔師曰〕甫與馬將軍訣別把臂今傷其死悵望去年別處不見雲飛故思其人而淚下橫胷臆也

去秋行〔魯曰〕時段子璋反於東川也〔鶴曰〕詩云去秋涪州木落時又云部曲有去皆無歸遂州城中漢節在遂州城外巴人稀當是寶應元年作

去秋涪江木落時臂槍走馬誰家兒〔蘇曰〕王宏見陸遜曰彼陣前臂槍走馬往來返逐者誰家小兒得如此俊偉到今不知白骨處部曲有去皆無歸〔夢弼曰〕續漢書百官志將軍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有五部部有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遂州城中漢節在〔師曰〕昔蘇武使匈奴凡十九年留匈奴中行卧常持漢節遂州城外巴人稀〔包曰〕上元三年四月劒南節度兵馬使段子璋反陷綿州遂州刺史嗣虢王巨死之節度李奐奔于成都故云漢節在〔鶴曰〕子璋陷遂州意馬巴州領兵會攻之為子璋所勝死於遂州故云漢節在又上句云部曲有去皆無歸子璋以上

元二季四月反五月伏誅而此詩云去秋涪江木
落時恐誤趙曰意兵敗績而死亡者多故有巴人
稀之戰場寃䰟每夜哭空令野營猛士悲
實

光祿坂行鶴曰崔寧傳云寶應初蜀亂道
路不通與此詩所言合當是寶
應元年作公時在梓州夢弼
曰光祿坂在梓州銅山縣

山行落日下絕壁夢弼曰甫將
之吳楚也西望千山萬山赤
萬山一作萬水洙曰謝靈運詩
日落山照曜夢弼曰謂返照也樹枝有鳥亂鳴時
鳴一
作棲暝色無人獨歸客洙曰謝靈運詩林壑斂暝
色夢弼曰鳥晚棲枝尚亂
鳴而求其類歸客獨
徃會鳥之不若乎馬驚不憂深谷墜草動只怕
長弓射夢弼曰射食亦
切白日多賊也安得更似開元中一作年
洙曰開
元初天下大治安西諸國
悉平為郡縣行者不齎粮道路即今多擁隔鮑曰
按崔
寧傳寶應初蜀亂山
賊乘險道路不通

北風鶴曰詩云十季殺氣盛當是大曆元
季而云洞庭秋欲雪則公大曆三年

（冬至岳陽也）

北風破南極（洙曰北陰也南陽也北風破南極喻小人道長而君子道消也）朱鳳日威垂（威一作低○夢弼曰顧愷之風賦朱冠赫以雙翹○趙曰威垂無氣象之皃）洞庭秋欲雪鴻鴈將安歸（蘇曰諸葛瑾曰方今南北鼎沸東西兵革不止寘寘之鴻鴈吾與汝將安歸○夢弼曰南極所以言楚地北風吹南極而鳳威垂無氣象洞庭秋雪而鴻鴈寒無所歸喻君子值時之亂於是乎失所也）十年殺氣盛（趙曰自天寶十四載至大曆三季凡十三季矣而云十年殺氣盛舉其大數耳）六合人煙稀（蘇曰劉述曰強秦既衰鹿走中原劉項並起兵戈沸海人煙稀少○希曰相如傳六合之內師古曰天地四方謂之六合）吾慕漢初老時清猶茹芝（批甚自重○蘇曰漢初老四皓也龐德公云時清物皁吾亦茹芝朮○趙曰商山四皓避秦之亂方漢初可以出矣而猶茹芝焉則以畏禍之心未能已也）

客從

客從南溟來遺我泉客珠（趙曰任昉述異記南海鮫人室水居如魚不廢

機織其眼泣則出珠鮫人即泉仙也又名泉客珠中有隱字欲辨不成書緘之篋笥久以俟公家須開視化為血哀今徵斂無【趙】曰必用泉客珠言其珠從眼泣所出也至於化為血矣猶慮公家之徵斂而無以供之【師】曰此詩寓意公家徵斂而索其所無有之物詩云俾出童羖是也【鶴】曰按史大曆四年三月遣御史稅商錢詩或為是而作也

白馬【鶴】曰詩云近時主將戮中夜商於戰當是大曆三年荊南作

白馬東北來【夢弼】曰按九域志衡州北至州界乃潭州公自南而北言之則所見之馬為東北來也明矣空鞍雙貫箭可憐馬上郎意氣今誰見近時主將戮中夜商於戰商一作傷【批】詩或託興或紀事託名不必商於不商於也○【綖】曰商於乃張儀欺楚臣之地楚世家註商城在於水中即商州也舊屬楚蔡伯世曰此潭州詩主將謂崔灌也時為臧玠所殺公自潭州如長沙而逢亂也侯景之亂舉軍皆白馬青袍故云【趙】曰商於當作傷於按商於山在虢州與此潭州之亂不相干斷不可取【鶴】曰大曆三年商州

兵馬使劉洽殺其刺史殷仲卿此詩為仲卿作也詩云白馬東北來空鞍雙貫箭可憐馬上郎意氣今誰見馬上郎指仲卿謂仲卿已死而徒有馬負空鞍也舊註何不考而徒為紛紛之論

喪亂死多門嗚呼涕如霰（夢弼曰屈原九歌哀郢篇涕淫淫其如霰江文通雜詩握手淚如霰）

三絶句

（鶴曰梁權道編在廣德二年自閬州赴成都時作徒惑於舊次及鮑註以前年渝州殺刺史為段子璋陷綿遂今季開州殺刺史為徐知道反詳考詩中事當是大曆三年作見註）

前年渝州殺刺史今年開州殺刺史（師曰步將吳璘殺渝州刺史劉卞以反杜鴻漸討平之又部卒翟封殺開州刺史蕭崇之以叛楊子琳討平之鶴曰唐志渝州屬劍南開州屬山南杜鴻漸平吳璘楊子琳平翟封在大曆元年與三年）羣盜相隨劇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夢弼曰劇甚也兩川盜賊乘隙而起甚於豺狼甫是以有吳楚之遊也學材新編云子美杜鵑詩前四句或者謂是題下註此論殊非子美又有絶句云

前年渝州殺刺史今年開州殺刺史正與杜鵑詩相類自是一格也

二十一家同入蜀唯殘一人出駱谷（蘇曰）十道志云駱谷道西南界入洋州路屬盩厔（趙曰）魏志姜維出駱谷圍長安即此谷道也自說二女齧臂時（夢弼曰）史記吳起與母齧臂而別迴頭却向秦雲哭（夢弼曰）師古云祿山亂百姓隨玄宗入蜀凡二十一家後出駱谷但存一人饑困蜀亂勤盡甫聞其說自傷妻子皆幸免是以回頭望蜀而哭痛斯民之不得其所也

殺前兵馬雖驍雄（夢弼曰）驍堅堯切縱暴略與羌渾同聞道殺人漢水上婦女多在官軍中（師曰）吐谷渾西羌之種也殿前兵馬乃王者之師奉辭伐罪以弔其民秋毫無擾時天子命陸躍以三千神策軍彈壓蜀中之亂奈何神策軍橫恣虜掠婦女其殘暴更甚於羌渾百姓怨之甫傷朝廷政治不明縱使殿前之兵擾動良民若此豈所謂王師弔民伐罪者乎

纂註分類杜詩卷之四

纂註分類杜詩卷之五

時事下 邊塞 將帥 軍旅附

律詩四十四首

巴山 鶴曰此詩廣德元年十一月公在閬州作閬居巴子國之中故曰巴山所謂臘月巴江曲是也代宗以是年十二月還京而此云乘輿恐未迴故知其為十一月作

巴山遇中使云自峽城來 峽一作陜 盜賊還奔突乘輿恐未迴天寒召伯樹 夢弼曰詩甘棠美召伯也 地闊望仙臺 夢弼曰三輔黃圖望仙臺漢武所建在華州華陰縣 狼狽風塵裏羣臣安在哉

喜聞官軍已臨賊境二十韻 鶴曰詩云胡虜潛京縣謂安史本蕃種又云花門騰絕漢謂迴紇助討賊收京當是至德二年年作詩又云元帥歸龍種司空握豹韜按史至德二年閏八月丁卯廣平王俶為天下兵馬

元帥郭子儀副之則此詩九月作蓋是月方與賊戰也

胡虜潜京縣 虜一作騎（趙）曰至德二年子儀以朔方兵討安慶緒于澧水慶緒奔于陝郡此之謂潜京縣京縣者京師之縣也鮑明遠河陽視京縣

官軍擁賊壕 （夢弼）曰壕胡刀切城壕也言王師已臨賊境也

鼎魚猶假息穴蟻欲何逃 （夢弼）曰俞賊勢之必敗也（洙）曰鼎魚穴蟻言雖假息終不能逃死（趙）曰南史丘遲與陳伯之書將軍魚遊於鼎沸之中異苑曰桓謙太元中忽有人皆長寸餘悉被鎧持槊從增中出緣机登竈蔣山道士以沸湯澆所入處寂不復出因掘之有斛許大蟻死在穴中（希）曰後漢第五倫使謝夷吾收烏程長按罪夷吾到縣無所驗但望閣伏哭而還白倫曰切以音候知長當死遊魂假息非刑所加至月餘長果暴卒

帳殿羅玄冕 （鶴）曰舊史御帳殿受朝賀蓋行幸時以幄幕為殿也（趙）曰玄冕卿大夫之服言羅者群臣侍之不一也

韝門照白袍 （洙）曰周禮以車轅為門梁陳慶之所統之兵悉著白袍所向披靡（夢弼）曰言將士之勇銳也

秦山當警蹕 （趙）曰肅宗在鳳翔也

漢苑入旌旄 （趙）曰漢苑上林苑也（夢弼）曰謂衛兵往長安也漢儀註凡養鳥獸者

通名為苑**路失羊腸險**失一作濕夢弼曰言賊不能守其險阻也洙曰羊腸坂也在太
行天下之險也趙曰慶緒弒父之年光弼敗其衆于太原郡今杜公所謂羊腸者指太原非太行山
也洙曰皇甫謐地書太原北九十里有羊腸鶴曰太原嵐州有羊腸坂石磴縈回若羊腸焉此云羊
腸當是指肅宗自靈武次鳳翔所經之路若羊腸坂之險耳非指太原也**雲橫雉尾高**
趙曰天子所居雲橫其上黃帝戰于涿鹿之野上常有雲氣夢弼曰雉尾扇也言天子儀仗之盛也
崔豹古今註殺宗有雊雉之祥服章多用雉羽即緝雉羽為扇翣以障翳風塵也**五原空**
壁壘五丈本不可省與花溪同○洙曰五丈原地名近長安時賊退敗故壁壘空趙曰長安
縣之外有畢原白鹿原少陵原高陽原細柳原正得原謂之五原舊註謂五丈原非是鶴曰五原屬
鹽州僑治靈州貞觀元年州省縣隸靈州二年復置州天寶元年更郡曰五原謂肅宗即位於靈武
今次鳳翔漸可還京所以五原空存壁壘若如趙註則長安有六原矣**八水散風濤**
洙曰關內八水一涇二渭三滻四灞五澤六浩七澧八滈散風濤言寇亂漸平趙曰言風濤止息之
意夢弼曰戴延之西征記關中八水脉絡秦川襟帶京邑**今日看天意遊魂貸**

爾曹夢弼曰遊魂言賊雖生而魂已徂矣如尒輩必滅姑少寬貸之也魏明帝善哉行假氣遊魂魚鳥為伍乞降那更得尚詐莫徒勞趙曰賊窘則乞降黠則尚詐今安賊既為官軍所臨欲望如是不可得也元帥歸龍種司空握豹韜趙曰以廣平王俶為天下兵馬元帥徃救長安是為代宗也以司空郭子儀副之太公六韜有豹韜也前軍蘇武節軍一作旌洙曰蘇武至海上杖漢節言前軍皆守節之士夢弼曰時王師救長安以李嗣業為前軍左將呂虔刀洙曰晉書呂虔為刺史有佩刀相者曰三公可佩虔乃贈別駕王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為害以卿有公輔之量故相與也言左將皆輔相之才夢弼曰或謂李嗣業嘗為左陌刀將兵氣回飛鳥趙曰言氣之變噴可彗飛鳥回也回如回天之回威聲沒巨鼇洙曰威聲雄重趙曰巨鼇屓屭之物威聲所加乃至沒之比狂賊懾服之意戈鋋開雪色洙曰東都賦戈鋋彗雲註矛矟也弓矢向秋毫向一作尚洙曰秋毫言極末也弓矢向言雖微必中天步艱方盡夢弼曰言艱難之運至此盡矣詩小雅天步艱難時和運更遭夢弼曰言時和繼之乃否極即泰也

誰云遺毒螫 遺一作貴螫一作蠆(洙曰)西京賦蕩 亡秦之毒螫遺無遺也(夢弼曰)螫音

釋行毒也言賊必掃 盡無留其餘穉也 已是沃腥臊 (洙曰)如以湯沃 去腥臊也漢書

蠻夷 腥臊 睿想丹墀近 想一作思(趙曰)言車駕有可還 之勢也丹墀者以丹塗墀上

神行羽衛牢 (趙曰)神行天子之行也羽衛 葆羽之衛牢則安而無警也 花門騰

絕漠 (夢弼曰)花門乃回紇也(洙 曰)燕山銘經磧鹵絕大漠 拓羯渡臨洮 (夢弼 曰)羯

謂安西也按唐西域傳安西者即康居小君長罽 王故地募勇健者為拓羯猶戰士也漢志臨洮縣

屬隴西郡十道志洮 郡皆吐谷渾所處 此輩感恩至羸俘何足操 (夢 弼

曰)時用朔方等兵故回紇安西感唐恩德騰渡而 來助唐討賊然係羸之俘何足執也(趙曰)言其喜

來助順也羸俘 者僅羸之俘爾 鋒先衣染血 (洙曰)太宗平劉武周 躬臨矢石血濺兩袖

騎突劒吹毛 (洙曰)吹毛言其利 也古有吹毛之劒 喜覺都城動悲吹

子女號家家賣釵釧 【補註】 釧樞絹 切臂鐶也 只待獻香醪 只 待

一作準擬【洮】獨欲一日親見不可得想像欲狂○ (洙曰)董卓傳呂布殺卓馳齎赦書以令官階內外

士卒皆稱萬歲百姓歌舞於道長安中士女賣其珠玉衣裝市酒肉相慶者塡滿街肆夢弼曰此與呂布殺董卓時事略相似也

喜達行在所三首

鶴曰今云行在所是至德二載夏公自賊營逃至鳳翔行在所時作此詩當在喜官軍已臨賊境前

西憶岐陽信洙曰岐陽在鳳翔西左傳成王有岐陽之蒐鄭曰十道志岐陽漢扶風杜陽之地無人遂却迴眼穿當落日心死著寒灰夢弼曰著陽略切置也肅宗駐蹕鳳翔甫陷賊中憶帝引領西望無人從帝所來不得消息是以眼穿心死也洙曰庚桑楚曰心若死灰別賊骨肉悲而心灰霧樹行相引霧一作茂師曰言甫冒霧露奔行在蓮峯望或開或一作忽批荒村岐路之間望樹而往並山曲折或見其背或見其面非身歷顛沛不知其言之工也○洙曰華山有蓮花峯夢弼曰華山記山頂有池生千葉蓮花服之羽化因曰華山韓退之有詩云大華峯頭玉井蓮是也趙曰一作連峯謂華州蓮花峯也非是豈有却過長安之東經同華州之境而來乎當以連山爲正鮑照詩連山眇雲霧所親驚

老瘦辛苦賊中來（洙曰）奔走憔悴故所親驚其老瘦漢書師古曰所親素所親任也

愁思胡笳夕笳一作樂（批）不待下句○（洙曰）言陷賊久厭胡胡笳也（夢弼曰）笳君牙反胡人捲蘆葉而吹曰胡笳謂陷於賊夜聽其聲而愁也凄涼漢苑春（趙曰）雖春凄涼言殘蔽也（夢弼曰）追思苑中景物經兵火而荒涼也

生還今日事（洙曰）後漢班超妹昭上書請超曰丐超餘年得生還復見闕庭一間道暫時人（批）五字可傷即旦暮人耳暫時更警○（夢弼曰）間去聲隙也（洙曰）間道言伺間隙之道而行班超從間道至疏勒（師曰）暫時人言不敢具性命也

司隸章初覩（批）此情如何○（洙曰）更始以光武行司隸校尉人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泣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皆屬心焉（夢弼曰）庾信哀江南賦反舊章於司隸南陽氣已新（洙曰）後漢光武紀云望氣者蘇伯阿為王莽使至南陽遙望見春陵郭唶曰氣佳哉鬱鬱葱葱（黃曰）此二句指肅宗中興也

喜心翻倒極嗚咽淚沾巾（批）此豈隨人憂樂語○（師曰）樂極則哀繼之此詩人抑揚之意

死去憑誰報歸來始自憐批獨行中路間関憂患纍百言不自愬者一見垂淚〇夢弼曰楚辭私自憐兮何極猶瞻太白雪喜遇武功天洙曰太白山也武功縣名屬鳳翔夢弼曰地理志鳳翔郿縣有太白山水經註太白山南連武功山夏宿雪其上故名沈曰錄異記曰金星之精墜於終南圭峯之西因號為太白其精化為白石狀如美玉常有紫氣覆之鶴曰武功屬京兆公云至鳳翔則喜近京兆漸可以還京師也影靜千官裏心蘇七校前批只影靜心蘇字每日跋涉擾擾危不自保皆可想見而此喜亦未易自言宅人無此苦有此苦無此言又不知前人已言尒〇洙曰公入朝鮮當途之交故言影靜心蘇言憂釋而心清也前漢刑法志京師有南北軍屯武帝內增七校註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虎賁凡八校尉胡騎不常置故言七也鶴曰嚴助傳奉千官之供師古曰千官猶百官也多言之耳今朝漢社稷新數中興年洙曰謂如周宣漢光武時唐有安史之亂故云

收京三首鶴曰此詩梁權道編在至德二載然第三首又似乾元元年作

意二篇非同時作也

仙仗離丹極洙曰謂大駕出幸也妖星照玉除洙曰晉天文志妖星一曰彗星二曰孛星三曰天棓四曰地搶五曰天攙六曰蚩旗七曰天衝八曰國星九曰昭明十曰司危十一曰天攙彗十二曰五殘十三曰六賊十四曰獄漢十五曰旬始十六曰天鋒十七曰燭星十八曰蓬星十九曰長庚二十曰四填二十一曰地維曹子建曰凝霜依玉除除階也師曰言祿山陷京闕須為下殿走舊嘗不滿此語以叔京言之尚可耳不可好樓居一作得非群盜起難作九重居洙曰世說熒惑入斗天子下殿走謂避亂也趙曰封禪書仙人好樓居今公以仙人比天子也師曰玄宗好神仙故有好樓居之句暫屈汾陽駕洙曰莊子堯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釋文云汾水出太原夢弼曰言肅宗親征也聊飛燕將書夢弼曰史記魯仲連傳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讒之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歲餘不下魯仲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燕將見書泣而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余謂此以言京師不勞兵戰而車駕可復有若魯仲連之飛書於燕將而聊城自下也

依然七廟略（趙曰）兵謀謂之廟略盖謀於七廟之中也師曰謂復立宗廟也更與萬方初（夢弼曰）更平聲與民更始之義也生意甘衰白（希曰）嵇康養生論曰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天涯正寂寥忽聞哀痛詔又下聖明朝（批）沈痛敦厚讀之墮淚○（洙曰）漢武帝末季下哀痛之詔（鶴曰）肅宗至德二載十一月御丹鳳樓下制云早承聖訓嘗讀禮經義切奉先恐不克荷云云十二月朔又御丹鳳門下制大赦此所謂哀痛之詔也羽翼懷商老文思憶帝堯（洙曰）商老商山四皓也漢高帝時戚夫人以寵將移動太子呂后用張良計召四皓使侍太子朝高祖見而問之四人各以姓名對上曰煩公調護太子四人趨去上指示戚夫人曰彼羽翼已成難動矣書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鄭曰）乾元元年正月戊寅上皇御宣政殿授皇帝傳國受命寶符公云羽翼懷商老文思憶帝堯謂裴冕杜鴻漸等輔相肅宗猶商山四皓輔漢太子玄宗傳授猶堯授舜也叨逢罪己日（洙曰）罪己詔也霑灑望青霄霑洒一作灑涕（蘇曰）青園翁曰秦鹿未息四海如斯終日洒淚沾衣仰霄漢而

已（師曰）今觀肅宗能刻責奮厲猶有所仰望也

汗馬收宮闕（洙曰）漢蕭何傳未有汗馬之勞**春城鏟賊壕**（夢弼曰）鏟楚鹹切言削平賊城也**賞應歌杕杜**（洙曰）詩杕杜勞還役也**歸及薦櫻桃**

歸一作福【批】不言宗廟而顛覆之感收復之幸具見非強點綴者〇（洙曰）禮記月令仲夏之月羞以含桃先薦寢廟即櫻桃也或謂廣平王俶郭子儀與朔方安西回紇諸軍以至德二載九月復京師十月肅宗至自靈武而今詩云春城鏟賊壕歸及薦櫻桃何也意此篇期以三載之事如此不然乃乾元元年作賞應歌杕杜謂應云者未為而當為也元元年二月丁未果賞成都靈武扈從功臣三品已上與一子官五品已下與一子出身六品已下量與改轉歸及薦櫻桃謂明年可親享太廟果元年四月九廟成迎神主入新廟上親享九廟是假仲夏薦含桃之義以明親享也

雜虜橫戈數數一作槊（鶴曰）謂回紇吐蕃諸外夷叛服不常也**功臣甲第高**（洙曰）武帝為霍去病治第第宅也甲猶言甲乙之次第謂第一之第田蚡治宅甲諸第（鶴曰）楊盈川碑云匈奴未滅甲第何高

萬方頻送喜（夢弼曰）言獻捷也後漢班超傳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

觴薦勳祖廟布大喜於天下無乃聖躬勞批情至藹然喜有未極願幸捷書同日助喜之及語尤有味○師曰此聖主之勞勳人臣不宜貪大功以為己力諷之之辭

收京鶴曰既題為收京又詩云衣冠却扈從車馬已還宮則是廣德二年十二月作

復道收京邑兼聞殺犬戎夢弼曰犬戎指吐蕃也衣冠却扈從批只一却字便見前此當扈從而不扈從與叔京後再見官儀之喜流落自還種種有之此詩之妙不可勝舉者無不可舉車馬已還宮尅復誠如此扶持在數公莫令回首地慟哭起悲風

遣憤鶴曰詩云聞道花門將論功未盡歸當是永泰元年子儀與回紇再盟藥葛羅帥衆追吐蕃子儀使白元光帥精騎與之俱殺吐蕃於靈臺西原萬計又破之於涇州於是回紇胡祿督等二百餘人入見前後贈賚繒帛十萬匹府藏空竭稅百官俸以給之此以為可憤也詩云蜂蠆終懷毒雷霆可震威莫令鞭

血地再濕漢臣衣可謂身在江湖而心存王室也

聞道花門將(師曰回紇之將也)論功未盡歸自從收帝里(趙曰長安也)誰復總戎機(戎一作兵)(夢弼曰木蘭詩萬里起戎機)蜂蠆終懷毒(洙曰左傳君無謂邾小蜂蠆有毒况國乎)(蘇曰武黨廟記張良謂蕭何曰黥布輩如蜂蠆逐時暫親近人其懷毒之性不革)雷霆可震威(洙曰賈山傳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趙曰大意以回紇助討史朝義恐其恃功難制欲早加威以絕止之)莫令鞭血地再濕漢臣衣(洙曰時回紇恃功陵暴此詩之作盖有所警也)(師曰回紇以兵助討賊其後恃功桀驁故蜂蠆終懷毒欲帝震之以威無使彼再陷京闕也漢書云禁中非刑人鞭血之地鞭血地指禁中也)

西山三首(鶴曰詩云雨雪閑松州當是廣德元秊十二月松州被圍時作)

夷界荒山頂蕃州積雪邊(洙曰成都記西山冬夏積雪)築城依白帝(依一作連)轉粟上青天(洙曰白帝城在夔州此西山詩而言築城依白帝恐

傳者誤矣趙曰兩句通義公孫述自號白帝其所築城在高山上本日白帝城今公言高山上築城依做白帝所以轉粟之難如上青天希曰白帝西方之帝也今築城於西山之上言其高可依於白帝故下日轉粟上青天非指公孫述城而言但假用其字耳夔州白帝城在赤甲相近其山初不大高豈西山所依倣者高適疏謂今所界吐蕃城堡不過乎戎已西數城邈在窮山之巔垂於險絕之末運粮於東馬之路坐甲於無人之鄉故此云轉粟如上天之難也

蜀將分旗鼓

趙曰以吐蕃陷松維保三州勢迫近蜀故分旗鼓以禦之

羌兵助鎧鋋

助一作動鎧鋋一作

夢弼曰鎧苦海切甲也鋋時連切小矛也

西南背和好殺氣日相纏

趙曰以吐蕃背先帝時盟好而為寇不已

辛苦三城戍長防萬里秋

洙曰明皇還蜀後復分東西兩川為兩節度西山列防秋三戍民罷于役高適論之不聽

煙塵侵火井

夢弼曰火井雖在邛州大率是蜀地名言吐蕃迫蜀中也按蜀地志火井在臨邛蜀郡賦火井沉熒於幽泉高焰飛煽於天垂注火井欲出其火先以家火投之須臾隆隆如雷聲爛然通天取井火還煮井水一斛水得四五斗鹽家

火煮之不過二三斗鹽耳博物志臨邛縣南百里火井深二三丈以竹木投取火後人以火燭投井火即滅

雨雪閉松州夢弼曰言松州已陷而閉於雨雪之中矣風動將軍幕一作蓋天寒使者裘漫山賊營壘迴首得無憂洙曰漫平聲漫山言賊壘之多也

子弟猶深入趙曰子弟言充兵之人也關城未解圍蠶崖鐵馬瘦灌口米船稀洙曰蠶崖灌口並西山隘口地名夢弼曰陸左公石闕銘鐵馬千群李善註鐵甲之馬也趙曰戰馬不足充戰而瘦米船以運多不繼而稀此為可憂矣此四句言為可憂矣故繼以下句

辯士安邊策夢弼曰辯士說客元戎決勝威洙曰元戎元帥也決勝千里今朝烏鵲喜洙曰西都雜記云乾鵲噪而行人至欲報凱歌歸希曰文選淮徐獻捷河兗凱歸警急公自註時高適領西川節度使鶴曰松州陷於吐蕃在廣德元年十二月詩云松州會解圍則是在未陷時作公時在閬州夢弼曰漢書邊防備警急

才名舊楚將夢弼曰適先除淮南節度使故言舊楚將妙略擁兵機夢弼

曰以美適之善兵法也玉壘雖傳檄鶴曰玉壘山在彭州導江縣有玉壘記夢弼曰

說文檄二尺書也洙曰傳檄言吐蕃入寇檄書相聞也松州會解圍和親知

計拙公主漫無歸趙曰吐蕃方請和繼而又叛希曰和親謂以安成金城公主降

吐蕃而卒不免其入寇所以為計拙青海今誰得西戎實飽飛批飽飛語

強○洙曰曹公言呂布猶鷹也飽則飛去按唐書適代崔光遠為節度吐蕃取隴右適出兵南鄙以

牽制之既無功遂亡松維二州趙曰言青海為吐蕃所有其勢如鷹之飽而飛揚不就縶紲也

王命鶴曰詩云牢落新燒棧謂廣德元季燒大散關蒼茫舊築壇謂是季吐蕃

寇近畿旋命子儀禦敵子儀久閑廢纔二十騎而行詩又云巴西道路難巴西

閬州也時公在閬州當是廣德元季十月作

漢北豺狼滿巴西道路難趙曰漢與巴相連蓋吐蕃入寇之地血埋

諸將甲骨斷使臣鞍批鐵堂峽詩云我馬骨正折○趙曰廣德元年使李之芳

崔倫往聘吐蕃留不遣虜破邠州入奉天天子幸陝使臣指李之芳崔倫骨斷則憂懼而骨欲斷折之義鶴曰諸將云者如渭北行營兵馬使呂同將將精卒二千與吐蕃戰於盩厔兵盡為虜所擒而六軍逃潰者多在商州諸將縱兵暴掠是也

牢落新燒棧 洙曰漢高紀張良說漢王燒絕棧道

蒼茫舊築壇 洙曰漢王齊戒設壇場拜韓信為大將軍師古曰築土而高曰壇趙曰時雍王适為兵馬元帥子儀副之而奉天之冠委之子儀則舊築壇指郭令公也

衛深懷喻蜀意 意一作道夢弼曰昔司馬相如有喻巴蜀檄

慟哭望王官 鶴曰廣德二季吐蕃陷松維保三州及雲山新築二城西川節度使高適不能救於是劒南西山諸州亦入於吐蕃矣巴蜀之人陷夷虜所以慟哭望王官之至巴蜀諸州既陷則血埋諸將之甲又可知矣

征夫

鶴曰詩云十室幾人在千山空自多時廣德元季吐蕃陷松維州高適在蜀調征夫防守故有此作自警急至此三首皆為高適作所以譏其不能禦虜也蚤冠以才名舊楚將妙略擁兵機之句而其下皆敗北之事則機略可見矣

十室幾人在千山空自多路衢唯見哭城市不聞

歌〔洙曰〕民苦役故多怨哭漂梗無安地〔夢弼曰〕梗古杏切〔洙曰〕用民如榛梗飄泊不遑寧處〔趙曰〕此公自言爾盖旅寓之人如梗之漂蕩於義分明銜枚有荷戈〔洙曰〕漢紀章邯夜銜枚擊項梁〔師古曰〕銜枚者止言語讙囂欲令敵人不知其來也周官有銜枚氏枚狀如箸橫銜之〔蘇曰〕吳起中夜起謂裨將曰防彼銜枚荷戈衝突吾寨官軍未通蜀吾道竟如何

有感五首〔鶴曰〕此詩五首其一言將帥俱受賞而使吐蕃者乃不歸其二言河北未盡服而討吐蕃者猶不已其三言河南雖平而盜賊不可不慮其四言藩鎮為害而封建不可不守其五言胡滅之後諸將多疑皆廣德初事而梁權道編在大曆二年然是時吐蕃未嘗留使不應有乘槎消息斷之句此殆是指李之芳廣德元年使吐蕃為虜所留二年乃得歸也詩又云受鉞親賢往畢宮制詔遙亦指雍王适廣德元年為元帥而言第五首云胡滅人還亂兵殘將自疑雖指史朝義滅後僕固懷恩以疑二而叛亦是廣德中事而末云願聞哀

痛詔端拱問瘡痍意是廣德元年巳後逐時有感而作非止成於一時

將帥蒙恩澤兵戈有歲年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天【批】撲而不與易者情事藹然三百篇之後少此而已○容齋筆法前輩謂少陵當流離顛沛之際一飯不忘君故詩有云萬方頻送喜無乃聖躬勞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天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答升平天子亦應厭奔走諸公固合思升平皆是心也

白骨新交戰雲臺舊拓邊【批】此五字有日變百里之怨○趙曰言新戰之兵方橫白骨將軍必有意於拓邊而功未立其在雲臺畫像議功者則是舊拓邊之功也鶴曰按史唐自武德以來開拓邊境地遠西域皆置府州縣祿山反後鳳翔以西邠州以北皆為左社當時戰爭之地宜多白骨向來拓邊之人以功畫像雲臺而今乃開其釁端連城入寇追咎既往誰當任責故有雲臺舊拓邊之句乃所以深致其感也

乘槎斷消息無處覓張騫趙曰遣使吐蕃未還所以用張騫乘槎為喻

幽薊餘蛇豕蛇一作封洙曰為史思明未平也趙曰左傳曰吳為封豕長蛇荐食上國

餘蛇豕於幽薊則今歲廣德元季正月史朝義雖滅而末有臣服者**乾坤尚虎狼**洙曰盜賊充斥也**諸侯春不貢**洙曰藩鎮擅命基兆於此**使者日相望**洙曰董仲舒傳漢家使者冠盖相望夢弼曰望協音忘**慎勿吞青海**趙曰戒之以無事於西羌**無勞問越裳**趙曰戒之以無事於東夷**大君先息戰歸馬華山陽**洙曰歸馬于華山之陽示天下不復用也**洛下舟車入天中貢賦均**洙曰周禮天官惟王建國注周公營邑於土中使居洛邑治天下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趙曰言史朝義既滅道路亦不阻絕故舟車入而貢賦均此指言長安特用洛陽為天地之中而貢賦均焉為譬也**日聞紅粟腐**洙曰文帝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寒待翠華春**洙曰翠華天子車盖趙曰言賜予幣帛之厚實翠華之春和氣所及也**莫取金湯固**洙曰賈誼金城湯池帝王萬世之業王元長策金湯非粟不守夢弼曰謂無恃城池有如金湯之固也**長令宇宙新**趙曰莊子疏云揭天地以趨新負山嶽以

捨故宇宙新則一洗乾坤而其命惟新矣夢弼曰當洗滌妖氛而一新宇宙矣不過行儉德盜賊本王臣蘇曰邵輝曰今盜賊蜂起皆吾王之臣修德不臻之所致趙曰此公致君之實懷矣

丹桂風霜急青梧日夜彫趙曰丹桂耐風霜之物青梧易彫之物此引下句譬強壯之幹則枝無勝幹之理猶主強而臣自歸服也由來強幹地未有不臣朝洙曰西都賦強幹弱枝隆上都而觀萬國夢弼曰光武紀丁恭議曰古者封建諸侯不過百里強幹弱枝所以為治也

受鉞親賢往趙曰受鉞者授之以節而使之受所以為元帥也洙曰左傳分茅列土親賢並建親賢謂同姓也鶴曰寶應元年十月以雍王适為關內兵馬元帥

畢宮制詔遙鶴曰當時諸將侈其居第嘗下詔禁止之故云終依古封建洙曰封爵建國豈獨聽簫韶洙曰書簫韶九成趙曰勸朝廷非特任元帥而已終當以封建之制待夫親賢而為天子者豈獨聽簫韶之樂宴樂而已乎

胡滅人還亂胡一作盜兵殘將自疑趙曰安史既滅後僕固懷恩以疑而

叛李光弼以疑而沮登壇名絶假趙曰高祖以韓信為大將登壇而拜之名絶假則真拜之非特假節而已言諸將蒙寵如此故責以下句之報主也報主爾何遲報主一作執王領郡輒無色之官皆有詞批此無色有詞正合直述○深曰時縉紳皆重內任而不樂外郡故公有無色有詞之譏也頗聞哀痛詔端拱問瘡痍

柳司馬至深曰此詩言中原用兵民未安居也鶴曰詩云函關猶出將渭水更屯兵當是大曆二年作是年九月十日京師以吐蕃入寇兩戒嚴故云

有使歸三峽相過問兩京深曰兩京雍洛函關猶出將渭水更屯兵設備邯鄲道夢弼曰唐志惠州有邯鄲縣屬河北漢書文帝曰此北走邯鄲道也和親邏些城些一作逊鄭曰邏力佐切逊四箇切修可曰邏些吐蕃都城名也唐舊史吐蕃本南京秃髮之後語訛謂之吐蕃其國都城號為邏些城屋皆平頭貴人處於大氈帳為排盧姑蘇及蜀本杜詩作邏逊惟歐陽文忠公本作邏些當以舊史為正趙曰出將屯兵

與夫設備和親皆因吐蕃而然也幽燕唯鳥去（趙曰）北地猶不通豈以安史雖滅而藩鎮相繼跋扈邪商洛少人行衰謝身何補蕭條病轉嬰（洙曰）劉公幹詩余嬰沉痾疾霜天到宮闕（批）此謂霜天寒回直到宮闕戀主寸心明（夢弼曰）西征賦猶有犬馬之戀主切託慕於宮庭

即事（鶴曰）詩云人憐漢公主生得渡河歸謂寧國公主乾元二季八月自回紇歸當是其年作

聞道花門破和親事却非人憐漢公主生得渡河歸（趙曰）回紇助順討祿山有功乾元元年請婚許之肅宗以寧國公主下嫁明年可汗死公主以無子得歸秋思抛雲髻一作鬢腰支賸寶衣賸一作勝（批）腰支語不典豈所以賦漢公主者○（夢弼曰）賸以證切羣凶猶索戰（蘇曰）王世充群兇兵猶索戰但持重吾軍然後大事可成回首意多違（趙曰）初為和親之因以籍其來助順和親既非而索戰則所以籍之之意又違矣（魯曰）考之於史皆不見破花門絕和親事代宗即位又使劉清潭

徵兵以備舊好先爲史朝義誘之而爲寇遂與意違也

歷歷（鶴曰）詩云巫峽西江外又云爲郎從白首臥病數秋天當是大曆元年夔州作

歷歷開元事分明在眼前（洙曰）開元太平之事也無端盜賊起（夢弼曰）謂安史之亂也忽已歲時遷巫峽西江外（趙曰）蜀江從西來故謂之西江秦城北斗邊（夢弼曰）公懷長安也長安城謂之北斗城以其上直北斗也爲郎從白首（夢符曰）漢武故事曰上至郎署見一老郎鬢皓白問何時爲郎何其老也對曰臣姓顏名駟以文帝時爲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臣已老是以三葉不遇也上感其言擢爲會稽都尉（夢弼曰）公爲尚書員外郎故云臥病數秋天

洛陽（鶴曰）此詩非言洛陽事而題曰洛陽蓋其初無題第取首二字而云如灩澦江漢驪山吾宗皆此類也當是大曆元年在夔州作

洛陽昔陷沒胡馬犯潼關（洙曰祿山先陷東都乘勝犯關趙曰天寶十四載祿山陷東京所謂洛陽也次年遂陷潼關）天子初愁思都人慘別顏清笳去宮闕翠蓋出關山（洙曰幸蜀也）故老仍流涕龍髯幸再攀（趙曰黃帝鑄鼎於荊山鼎既成龍垂胡髯下迎群臣從上七十餘人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髯拔墮鶴曰流涕謂二聖還京時士庶涕泣者按舊史帝紀肅宗入長安士庶涕泣拜抃曰不圖今日復見吾君又上皇至自蜀士庶舞抃路側曰不圖今日再見二聖通鑑云上入西京百姓奉迎二十里不絕有泣者夢弼曰髯如占切鬚也謂父老從帝幸蜀也）

驪山

（鶴曰此為明皇升遐追紀當時事而言同是大曆元年作夢弼曰長安志驪山在臨潼縣東南二里驪戎來居此山故名土地記即藍田山也）

驪山絕望幸（洙曰明皇歲幸驪山夢弼曰歎其不復行幸也）花萼罷登臨（夢弼曰明皇建花萼相輝之樓於上都為諸王燕集之地帝時登樓聞諸王作樂必召升樓與同榻而坐今則傷其不復臨眺也）地下無朝燭（洙曰陶潛詩幽室一巳閉千年不復朝趙

(曰)朝音朝覲之朝凡朝朝在早則秉燭而朝今地幽閟無朝之燭舊註誤以朝為晨朝失公本意(師曰)此句言玄宗已仙去矣

人間有賜金(曰)使人不忍言好○(趙)(曰)言生時所賜金有留在人間也

鼎湖龍去遠(夢弼曰)黃帝內傳帝採首陽山銅鑄鼎荊山下在今湖城縣南三十里号鑄鼎湖

銀海鴈飛深(洙曰)劉向傳秦始皇葬於驪山之阿下錮金泉上崇山墳石槨為游宮人膏為燈燭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鳧鴈(趙)曰孫氏陵詩銀海終無浪金鳧會不飛

萬歲蓬萊日長懸舊羽林(洙曰)蓬萊殿名羽林星名漢有羽林軍(鶴曰)禮樂志芬樹羽林雲景杳冥(師古曰)言所樹羽葆其盛若林芬衆多今言蓬萊殿唯有羽葆而明皇不見耳若以羽林為軍不可言懸(趙)曰此句難解蓋言天子如平時時蓬萊殿中之日懸於殿間今則懸於舊羽林中介羽林謂守護陵寢者

提封

(鶴曰)時吐蕃之亂雖未甚息而海內舉皆歸心故詩云莫慮犬羊侵同是大曆元年作

提封漢天下(洙曰)東方朔傳云提封頃畝(師古曰)亦謂提舉四方之內摠計其數也(夢)

彌曰假漢以言唐也萬國尚同心洙曰民未有離德也借問懸車守何如儉德臨洙曰懸車束馬言至險也言以險為守莫若守之以儉德也吳起對魏文在德不在險以此時徵俊乂入洙曰言當搜賢以自輔也莫慮犬羊侵莫慮一作草竊洙曰犬羊謂戎狄也願戒兵猶火洙曰左傳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恩加四海深洙曰言用兵莫若以恩也蘇曰陳群皇恩溥加海岱

喜聞盜賊蕃寇總退口號五首鶴曰按史大曆二年吐蕃入寇十月路嗣恭及吐蕃戰于靈州敗之詩云大曆三年調玉燭當是其年作

蕭關隴水入官軍趙曰蕭關在靈州之傍隴水則隴州之水師曰蕭關隴水皆失地夢弼曰言吐蕃寇退而官軍盡入居矣青海黃河卷塞雲趙曰青海在西即吐蕃之地黃河則自積石而往卷塞雲則無復戰伐而塞雲卷散也北極轉愁龍虎氣極一作關愁一作深師曰北極喻君言中國氣盛胡人愁恐也洙曰漢高紀范增說項羽曰日

使人望漢王氣其上皆為龍虎成五色西戎休縱犬羊羣洙曰犬羊以畜待戎狄爾晉陶侃傳賊尋犬羊相結并力來攻夢弼曰西戎指吐蕃也贊普多教使入秦洙曰贊普吐蕃君長也夢弼曰使所吏切數通和好上煙塵洙曰按新史本傳至德三年吐蕃使來請討賊且脩好夢弼曰數色角切頻也朝廷忽用哥舒將殺伐虛悲公主親批說舊事○洙曰吐蕃先為哥舒翰所殺不敢近青海趙曰開元末吐蕃金城公主薨遣使來告又因請和明皇不許以哥舒翰節度隴右翰攻拔石堡擒其相又破洪濟崆峒西極過崑崙西極一作西北趙曰崆峒在西郡之西崑崙又在崆峒西極之西詩人大言其從化之地遠也駞馬由來擁國門逆氣數年吹路斷蕃人閒道漸星奔趙曰劉孝標廣絕交論靡不望影星奔勃律天西采玉河鄭曰唐西域傳大勃律西與小勃律接夢弼曰勃律西羌國名謂勃律天之西乃采玉河所在應是于闐國也夢薛曰按唐書于闐國距京師九千七百里有玉河

國人夜視月光盛處必得美玉〔師曰〕晉平居誨使于闐作行程記云玉河在于闐城外其源出崑山西流一千三百里至于闐界牛頭山乃流為三河一曰白玉河二曰綠玉河三曰烏玉河其源雖一其玉隨地而變故其色不同每歲五六月大水暴漲則玉隨流而至玉之多寡由水之小大至秋水退乃可采

堅昆碧盌最來多〔鄭曰〕堅昆國在康居西葱嶺北〔趙曰〕碧盌出堅昆國

舊隨漢使千堆寶少荅胡王萬匹羅〔洙〕更少也須萬匹荅之〇〔趙曰〕舊日以千堆寶隨漢使入貢而中國所少荅之者特萬匹羅夫以蠻夷貢獻之多而中國賜遺之不費自非服化從義而然乎

今春喜氣滿乾坤南北東西拱至尊大曆三年調

玉燭〔夢弼曰〕尒雅四氣和謂之玉燭註道光照正孫義曰四時和氣温潤明照故曰玉燭

玄元皇帝聖雲孫〔師曰〕爾雅親孫之子為曾孫曾孫之子為玄孫玄孫之子為來孫來孫之子為晜孫晜孫之子為仍孫仍孫之子為雲孫註言輕遠如浮雲唐以老子為聖祖封玄元皇帝故曰聖雲孫

承聞河北諸道節度入朝歡喜口號絶句十二首（鶴曰按末篇云十二季來多戰場當是大曆二年作然此詩十二首非止言一時事乃是述安史及吐蕃之亂而歸於李懷仙之能説諸節度郭子儀之能息其戰伐當逐篇以事觀之）

祿山作逆降天誅更有思明亦已無（批第二句大俚〇洙曰安祿山史思明〔希曰〕安祿山以至德二載為嚴莊所殺史思明未幾又殺安慶緒奪其位乾元二年自稱大聖燕王事見通鑑）洶洶人寰猶不定時時戰鬭欲何須（洙曰時尚有反者〔趙曰〕廣德元年七月吐蕃入寇）

社稷蒼生計必安蠻夷雜種錯相干（夢弼曰夷種謂祿山本胡人及吐蕃相繼為亂也）周宣漢武今王是（洙曰周宣中興漢武雄略言除去暴亂如漢武恢復帝業如周宣也夢弼曰以代宗比宣王武帝也）孝子忠臣後代看（批感諷忠婉〇趙曰此篇望諸節度之忠孝如此夢弼曰此自對格也）

喧喧道路多歌謠（多歌一作好童）河北将軍盡入朝始是乾坤王室正却教江漢客魂銷（洙曰言亦望朝廷徵用也（趙）曰公因喜諸節度入朝而傷其流落未可還闕朝王魂銷者所以重嘆也舊註言亦望朝廷徵用豈公本意哉）

北道諸公無表來（北一作不）茫然庶事遣人猜擁兵相學干戈銳使者徒勞萬里迴（吐蕃之亂諸道節度無一人救援者朝廷遣使敦諭竟不至）

鳴玉鏘金盡正臣（（洙曰）西征賦飛翠緌拖鳴玉以出禁門者衆矣（趙）曰鳴玉鏘金言諸節度之貴稱為正臣則公豈待之以忠義耶）修文偃武不無人（（洙曰）書偃武修文（趙）曰又責望於諸節度矣）

興王會靜妖氛氣聖壽宜過一萬春（（蒼舒曰）世說晉武帝問孫皓聞南人好作爾汝歌頗為不皓正飲酒因以舉觴勸帝而言昔與汝為鄰今與汝為臣上汝一盃酒令汝壽萬春帝悔之）

英雄見事若通神聖哲為心小一身注曰不役天下以自奉

燕趙休矜出佳麗注曰古詩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宮闈不擬選

才人注曰唐制才人正二千石趙曰此篇喜諸節度入朝既喜其入朝却防其媚悅而獻佳麗故預以為戒才人宮中之爵號

抱病江天白首郎趙曰白首郎公自謂也用馮唐意空山樓閣暮

春光衣冠是日朝天子草奏何人入帝鄉趙曰草奏之語公有所激矣

澶漫山東一百州韓曰澶漫不供貌鄭曰澶市連切漫章半切趙曰唐志山東即河北道削成如按抱青丘夢弼曰削成如按言已平也青丘在青州千乘縣顏延年詩入河起陽峽踐華因削成

苞茅重入歸關內王祭還供盡

海頭注曰左傳齊桓問罪楚國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

東逾遼水北滹沱注曰遼水遼東國水也山海經大戲之山滹沱之水出焉今在

饒陽縣北夢弼曰滹荒胡切沱徒何切滹沱河名星象風雲喜共和共一作色夢弼曰史記天官書景星者德星也出於有道之國凡望雲氣有若煙非烟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卿雲卿雲見喜氣也洙曰西域記贊註譯久矣天之無烈風雨雷也意中國有聖人乎盖往朝之紫氣關臨天地闊批紫氣關本生強老氣橫出亦是兩絕句宜介趙曰紫氣關言函谷關也周時尹喜為關吏望其有紫氣云當有聖人入關黃金臺貯俊賢多洙曰燕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之士謂之黃金臺

漁陽突騎邯鄲兒酒酣並轡金鞭垂意氣即歸雙闕舞雄豪復遣五陵知批謂此等恃功而驕其歸闕下舞當如何平日五陵豪俊復當避之耳其憂愛感恨皆見於言外即字復字皆得意處形容洋溢蕩而復整○洙曰漁陽突騎邯鄲游俠其豪俊勇決古有名稱也五陵漢之五陵亦豪俠所聚之地復遣五陵知謂復遣為王臣也鶴曰原涉傳諸豪及長安五陵諸為氣節者皆歸慕之師古曰五陵為長陵安陵陽陵茂陵平陵也班固西都賦南望杜霸北眺五陵然則霸陵杜陵不在五陵之數

李相將軍擁薊門（夢弼曰李相謂李光弼也將軍謂河北諸道節度也（鶴曰李相將軍意是指李懷仙時爲幽州節度使幽州有薊縣故云第未詳何以謂將軍）白頭惟有赤心存（蘇曰馬援曰吾白頭老顏赤心壯志尚存）竟能盡說諸侯入知有從來天子尊

十二年來多戰場（夢弼曰自大曆元季逆數至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凡十二季矣）天威已息陣堂堂（洙曰天威天子之威孫子堂堂之陣 補註 堂堂盛也）神靈漢代中興主（夢弼曰此甫假漢以美唐也）功業汾陽異姓王（鶴曰以代宗比漢宣帝子儀以寶應元季爲河中朔方等節度使進封汾陽郡王）

邊塞

古詩一十七首

前出塞九首

（鶴曰晉劉疇傳有出塞曲今謂之出塞前後出塞當是乾元二年至秦州思天寶間事而作 補註 趙曰此詩與後出師皆代邊士之作也）

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洙曰）陸士衡詩悠悠行邁遠戚戚憂思深（蘇曰）古詩轉戰交河道（脩可曰）按唐西州交河在伊州西七百里河水分流繞城下因以名之（鶴曰）西川交河郡在唐隴右道郡亦有交河縣自縣三百七十里至北庭都護府城備吐蕃之處也此言調丁屯守之害公家有程期期（洙曰）程限期會也亡命嬰禍羅（夢弼曰）赴交河之役有程期而逃亡其命則必有收捕禍所及矣按漢賈榮亡命山林顏師古註命名也謂脫其名籍而逃亡也君已富土境（蘇曰）徐越吾君土境遠方物富備而又取炎瘴之地恐後為中國患開邊一何多（師曰）此句譏祿山國忠之徒為國生事於夷狄也棄絕父母恩吞聲行負戈（泰伯曰）李奎被掠毀冠裂冕吞聲負戈（夢弼曰）戈戟也陸士衡從軍詩朝粲不免胄夕息常負戈出門日已遠不受徒旅欺（批）如親歷甘苦極征行孫徃之志人所不能自道詩必如此序情閔勞之際其廢幾乎○（師曰）世言離家日久已習戰鬬之事故徒旅不能欺也骨肉恩豈斷（洙曰）蘇武詩骨肉枝葉（夢弼曰）呂男氏春秋父母之於子骨肉之親也

兒死無時走馬脫轡頭(梅曰)木蘭曲南市買轡頭手中挑青絲(夢弼曰)挑吐彫切搯也青絲馬鞚也梁簡文帝紫騮馬詩青絲懸玉鞚又宛轉青絲鞚捷下萬仞岡仞一作丈俯身試搴旗○批賦至此極可壯可傷(洙曰)曹子建詩仰手接飛猿俯身散馬蹄左太冲詩振衣千仞岡又斬將搴旗(夢弼曰)搴起虔切取也

磨刀嗚咽水嗚一作呼水赤刃傷手欲輕腸斷聲心緒亂已久(修可曰)辛氏三秦記隴山天水大坂也俗歌云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遥望秦川肝腸斷絕故曰嗚咽水又緩而怨○(洙曰)鮑照詩行子心腸斷補註趙曰以磨刀於水刀刃傷手則邊士之辛苦尤甚斷腸聲指言嗚咽水也言心緒舊亂欲不愁而不可得也

丈夫誓許國憤惋復何有(鄭曰)惋烏慣切驚歎也功名圖騏驎(蘇曰)羊引基曰丈夫兒功名立於少壯時期圖於騏驎何苦苦守筆硯度日而已(夢弼曰)漢武帝獲白麟作麒麟閣繪功臣像虞義詩當令麟閣上千載有雄名戰骨當速朽(洙曰)孔子曰死不如速朽(師曰)丈夫以身許國立功圖像死何足恤況傷於離別乎此勸以義之意

送徒既有長（夢弼曰長丁丈切洙曰高祖以亭長為縣送徒驪山）遠戍亦有身（夢弼曰戍束遇切守邊也）生死向前去不勞吏怒嗔（[illegible]即不受徒旅欺索之愈有○師曰足見其強驅人於戰豈所謂悅以犯難民忘其死者乎）路逢相識人附書與六親（補注六親賈誼傳應劭曰父母兄弟妻子）哀哉兩決絕不復同苦辛（洙曰國忠領劍南募使遣戍瀘南[illegible]路險乏舉無還者人人思亂此詩所以作也）

迢迢萬餘里領我赴三軍軍中異苦樂主將寧盡聞（批眼前語意中事通透自別亦極哀怨之體所以可傳○洙曰王仲宣從軍詩從軍有苦樂但聞所從誰師曰為將之道甘苦與衆同之今將樂而士苦苦樂之異如此豈善撫循士卒者乎）隔河見胡騎倏忽數百羣（夢弼曰倏忽大疾走也）我始為奴僕幾時樹功勳（禹偁曰漢衛青奮於奴僕夢弼曰祿山國忠為將暴虐尤甚然國忠起於貴妃之寵未嘗為國立勳此甫所以譏其素賤若衛青少為奴僕後以子夫之故得為漢將故甫以

比之也衛青傳青少時父使牧羊皆奴畜之有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後拜為車騎將軍

挽弓當挽強（蘇曰）張諒少壯氣銳好挽強弓明帝用為校尉（夢弼曰）周勃傳材官引強（孟康曰）如今挽強司馬也梁冀傳冀能挽滿註挽滿猶引強〔補註〕以下四句盖軍中自矜才勇之詞

用箭當用長（洙曰）鼂錯云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夢弼曰）以言士卒各矜其能也

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illegible]〕用諺語或自作諺語皆是○（朱曰）前漢匈奴傳月氏欲殺冒頓冒頓奔歸頭曼曼令將萬騎冒頓乃作鳴鏑習勒其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後冒頓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悉射之冒頓知其可用遂以鳴鏑射頭曼左右皆隨之遂殺頭曼而自立（歸曰）甫謂射馬擒王不欲多殺傷也（夢弼曰）以言士卒各致其功也

殺人亦有限〔補註〕以下四句皆憂愛勸戒之詞列

國自有疆（蘇曰）左思曰列國分王自有疆界

苟能制侵陵豈在多

殺傷〔批〕此其自負經濟者軍中常有此人○（趙曰）孟子曰定于一孰能一之不嗜殺人者能一之[illegible]喜開邊者乃好大喜功之主則公之詩豈不益於教化乎

驅馬天雨雪軍行入高山逕危抱寒石指落曾氷
間（洙曰陸士衡詩驅馬涉陰山山陰馬不前仰憑積雪巖俯涉堅冰淵修可曰前匈奴傳匈奴攻大原高帝自將兵擊之會冬雨雪士卒墮指者十二三夢弼曰曾才登切積也）已去漢月
遠何時築城還浮雲暮南征可望不可攀（批 作者急自）
（合○師曰暮望歸雲南征不得與之還是故嘆云云趙曰公詩使周王褒短歌行無復漢地關山月唯有漢北薊城雲之意）
單于寇我壘百里風塵昏（鼎曰王僧達詩千里暮沙昏）雄劍四
五動彼軍為我奔（修可曰烈士傳眉間尺楚人干將鏌鋣之子楚王夫人相於夏納涼而抱鐵柱心有所感遂懷孕後產一鐵楚王命鏌鋣鑄為雙劍一雌一雄鏌鋣乃留雄而以雌進楚王劍在匣中常悲鳴楚王問群臣對曰劍有雌雄鳴者雌憶其雄也王大怒収鏌鋣殺之眉間尺乃為其父殺楚王黃曰越絕書曰楚王作鐵劍二枚晉鄭聞而求之不得興師圍楚之城三年不解楚引太阿之劍登城而麾之三軍破敗士卒迷惑流血千里）虜其名王歸（修可曰首

漢匈奴傳霍去病衛青摽兵歸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唐曰漢紀註名王謂有大名以別諸小王也

繫頸授轅門 批 千載不死墮淚未乾○梁曰曹子建求自試表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繫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使越欲得長纓繫其王羈致北闕 潛身備行列 蘇曰盧綸潛身屈志暫備行列 一勝何足論 蘇曰孫子曰一勝一負兵家常事不足論也

從軍十年餘 一作十餘年夢弼曰言用兵久也 能無分寸功衆人貴苟得欲語羞雷同 批 乃併與軍中妒忌之意得之必不可少者○梁曰曲禮曰毋雷同註雷之發聲物無不同時應者趙曰此又代士卒中有功而不欲論之詩 中原有鬬爭況在狄與戎 批 謂爭功者○夢弼曰狄謂單于戎謂吐蕃也王制西方曰戎北方曰狄 丈夫四方志 梁曰禮射義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示男子之有志也 安可辭固窮 琪曰語君子固窮夢弼曰丈夫有四方之志宜奮志立功于四夷安可以固窮為辭而無志於功名也哉此特勇士之志而非經世遠謀之士甫於斯時寧可固窮不敢為國生事

雖無分寸之功其忠於君可見矣

後出塞五首

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洙曰後漢班超常投筆歎曰無他志略猶當效傳介子張騫立功異域封侯安能事筆硯乎梁竦大丈夫生當封侯戰伐有功業焉能守舊丘趙曰鮑明遠詩去鄉三十載復得還舊丘召募赴薊門洙曰鮑明遠詩始隨張校尉召募到河源呂曰召募字出吳志中郎將周祗乞於鄱陽召募蓋召謂自隱度而應募為召募也夢弼曰薊古詣切燕地軍動不可留千金買馬鞍一作鞭百金裝刀頭洙曰唐刺史見觀察使皆抹首靴足握刀頭候路左閭里送我行親戚擁道周趙曰詩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夢弼曰道周道邊也王仲宣詩親戚對我悲班白居上列洙曰孟子班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酒酣進庶羞洙曰曹子建綬帶傾庶羞少年別有贈含笑看吳鈎洙曰鮑明遠詩錦帶佩吳鈎薛曰按吳越春秋吳王分聘歐冶子作名劒五一曰純鈎二曰湛盧三曰豪曹四曰魚腸五

曰巨闕秦客薛燭善相劍吾王取純鉤示之薛燭曰光乎如屈陽之華沉沉如芙蓉始生於湖觀其文如列星之行觀其光如水溢于塘此純鉤也(修)守曰吳王闔閭命國中作金鉤令曰善者賞之百金有貪王之重賞者殺其二子以血釁金遂成二鉤獻而求賞王曰為鉤者衆子獨求賞何以異作鉤者曰吾之作鉤也殺二子釁成二鉤於是向鉤而呼二子之名曰我在此王不知汝之神也聲絕於口兩鉤俱飛著父之胷王大驚曰寡人誠負於子乃賞白金遂服而不離身(要)弼曰余謂老者以酒食為餽少者以吳鉤為贈其勇怯可知此詩有封侯功業之言則知爵不可濫受而國忠徒以貴妃之寵居極位豈非無功而受祿歟

朝進東門營(深)曰夏官大司馬師以門名蹤古者軍將蓋為營治於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皆上卿為將軍者(要)弼曰東門洛都之門也

暮上河陽橋(深)曰李陵詩攜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鄭)曰河陽洛邑也(要)弼曰河陽洛水之陽也王仲宣詩朝發鄴都橋暮濟白馬津

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批)復欲一語似此殆千古不可得其時其境其意即曹子建鬼媿負橫槊間意賛詠不能盡也○(深)曰詩車攻蕭蕭馬鳴旆輈歌風蕭蕭

兮易水寒

平沙列萬幕部伍各見招 洙曰李廣幕府註幕府者以軍幕為義軍旅無常居止故以帳幕言之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陣擊刁斗趙曰士卒之多則將各有一幕故一部伍之人日暮各相招認以居其幕也

中天懸明月令嚴夜寂寥 趙曰但見月懸中天正照此夜而人不囂譁則令嚴可知東坡詩令嚴鍾鼓三更月盖用此洙曰子虛賦曳明月之朱旗

悲笳數聲動 洙曰李陵書胡笳互發牧馬悲鳴

壯士慘不驕 夢弼曰謂壯士聞角聲之動慘然無顏色各起故鄉之思也

借問大將誰 夢弼曰曹植士哀詩借問歎者誰言是客子妻

恐是霍嫖姚 [illegible] 此詩之妙可以招魂復起〇苕溪胡存曰後出塞詩云且問大將誰恐是霍嫖姚陪栢中丞觀宴將士詩云漢朝頻選將應拜霍嫖姚按漢書霍去病為嫖姚校尉服虔曰音飄搖師古曰嫖頻妙反姚羊召反嫖姚勁疾之貌又按荀悅漢紀作票鷂字云今讀者為飄遙不當其義余謂子美以平聲用此兩字盖取服虔音耳王荊公嘗有詩云莫教空說霍嫖姚亦承襲子美而用也夢弼曰前漢嫖姚校尉霍去病以叔房之親致纔位故比之楊國忠然國忠以寵幸進驕暴不恤士卒士卒皆疾之故有是句【補註】許彥周詩

話有力量猶如弓之斗力其未挽時不知其難也及其挽之力不及處分寸不可強若出塞曲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悲笳數聲動壯士慘不驕又八哀詩汝陽讓帝子眉宇真天人虬鬚似太宗色映塞外春此等力豈不容他人到

古人重守邊今人重高勳 批 此義亦人所未及○洙曰重守邊保其疆埸而已重高勳則邀功而生事此後世所以有窮兵黷武之君也鶴曰楊國忠雖當國常領劍南召募使遣戍瀘南餉路險之舉無還者舊勳戶免行所以寵戰功國忠令當行者先取勳家豈知

英雄主出師亘長雲 鄭曰亘居鄧反極也 六合已一家四夷且孤軍 洙曰高祖曰天下司姓一家愼毋及以六合為一家夢弼曰良將惟務守邊疆不貪戰功英雄之主如漢武帝唐太宗皆好窮兵於遠加以一時喜功之臣佐成其謀出師如雲之萩殊不念六合已一家何必提孫軍深入四夷而勞民動衆哉此託意以諷玄宗開邊於西北終致祿山之竊發也

遂使貔虎士 貔一作螭洙曰書如虎如貔註貔執夷也虎屬 奮身勇所聞 補註 趙曰六合一家則內外無患內外無患則四夷之軍孫如此則不必用兵而尚用之

不已故士卒皆奮起勇往其所聞之處矣拔劍擊大荒（洙曰）高祖紀拔劍擊柱〔補註〕（趙）曰大荒西邊之地皆是日收胡馬羣（洙曰）古詩胡馬嘶北風誓開玄冥北（趙曰）玄冥北方之神也玄冥北則玄冥所主之北地也持以奉吾君（朱曰）或擊大荒或開玄冥之北為國生事恃此功以獻徒於君雖受高爵重祿不亦厚顏乎此詩諷國忠之徒獻凱日繼踵（洙曰）周禮註凱獻功之樂兩蕃靜無虞（希曰）兩蕃謂吐蕃與奚契丹祿山詩之（蘇曰）段容曰西北安靜二蕃無虞正陛下修文養士之際漁陽豪俠地（洙曰）漁陽北地也朱叔元書奈何以區區漁陽結怨天子（夢弼曰）豪俠謂能以力俠助人急難擊鼓吹笙竽（洙曰）左太冲詩南鄰擊鍾磬北里吹笙竽（夢弼曰）言凱旋奏樂也雲帆轉遼海（洙曰）遼海遼東郡（蘇曰）吾欲張片帆泛日本轉遼海採訪海外奇異非區區守一別駕折腰於子輩耶粳稻來東吳（夢弼曰）東吳出粳米水運通海泛舟轉輸以給祿山之兵也越羅與楚練照耀輿臺軀（左昭七年皁臣輿輿臣隸之賤）（洙曰）輿僕臣臺（夢弼曰）越羅楚練賞賜戰士雖輿臺僕隸之賤身衣美麗殊不知此物出於百姓之膏血

也主將位益崇氣驕凌上都邊人不敢議議者死

通衢通一作路師曰主將祿山也祿山兵還賞賚無貴玄宗御承天門率百官迎迓祿山恃功高氣凌公卿誰復敢議其事哉【補註】時好邊功李林甫任蕃將也開邊喜功之弊至於卒貴而將驕如此不亦可罪乎

我本良家子洙曰石季倫詩我本漢家子趙充國傳六郡良家子夢弼曰玄宗開邊抽丁以行故云良家子也出師亦多門蘇曰田穰苴言戰代出師自有多門夢弼曰多門一謂用兵非一方也將驕益愁思身貴不足論【批】解亭語躍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洙曰蔡澤曰躍馬疾驅四十三年足矣薛曰援古樂府云以死報君恩誰能辜恩眄坐見幽州騎長驅河洛昏洙曰時祿山自幽州起陷河洛曹子建詩幽并游俠兒長驅陷匈奴中夜間道歸夢弼曰間去聲故里但空村師曰言居民盡避胡也洙曰顏延年詩去國還故里幽門蔚蓬藜惡名幸脫免蘇曰岑求幸脫此惡名當洗耳浣心老採筭歠窮老無兒孫【批】寫至此軍人則無

餘矣○(蘇曰)詳味此詩蓋祿山反時其將有脫身歸國而祿山盡殺其妻子者不出姓名亦可恨也

補註 (劉曰)出塞本漢樂府橫吹曲名其詞不傳如王仲宣從軍詩即其体也按仲宣詩五首不過頌美其主將曹公戰伐之功詞氣卑諂無足觀者若此前後諸篇則極敘其征夫離怨勞苦之情軍中奮勇策畫之態併與其耳目前所見意中欲言者而盡得之且以見夫主將位崇而氣驕朝廷賞費之過厚是以或刺或閔可憤可傷殆有風雅之遺意豈但究過黃初而已哉

遣興三首

(鶴曰)塞上指秦州以鄰中事反覆死人積如丘豐秊孰云遲甘澤不在早當是乾元二秊在秦州作

下馬古戰場四顧但茫然(洙曰)蘇子卿詩行役在戰場(蘇曰)徐晰過洛汭無復見當日五侯第宅馳馬[illegible]顧茫然歎息風悲浮雲去黃葉墜我前墜一作墮朽骨穴螻蟻(洙曰)老子曰其人已死其骨已朽陸機挽歌豐肌饗螻蟻(修可曰)莊子云在上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又為蔓草纏(洙曰)江淹恨賦試望平原蔓草縈骨拱木斂魂故老行歎息今人尚開邊(洙曰)嚴助傳武帝時征伐四夷

開置邊郡（蘇曰秦彭過五原見白骨蔽野駐馬嗟嘆久之曰今人不能文民瘡痍尚思興師開邊豈不憫黎民之性命乎）**漢虜互勝負**（勝負一作失約　夢弼曰漢言中國也唐承漢後唐之天下亦曰漢猶今承唐後尚謂之唐朝孫子曰一勝一負兵家之常兵無常勝之道也霍去病傳曰漢匈奴相紛拏殺傷大當）**封疆不常全**（洙曰前漢匈奴傳贊孝武時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略相當雖開江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洛陽之北九百餘里）**安得廉頗將**（頗一作耻）**三軍同晏眠**（夢弼曰廉頗趙之良將也師曰肅宗已平祿山思明猶據鄴甫意欲專事鄴城奈何肉食者謀不臧尚與吐蕃再戰故甫欲得廉頗不邀功之將唯務安邊與三軍晏眠不生事可矣）

高秋登塞山（塞一作寒）**南望馬邑州**（鶴曰按唐州屬麋州內有馬邑州在秦成二州山谷間）**降虜東擊胡　壯健盡不留**（洙曰時迴紇助順収復京師遂進収東都　蘇曰匈奴寇邊韓安國悉師向北少年拒敵惟老弱留守城邑）**穹廬莽牢落**（洙曰匈奴傳匈奴父子同穹廬卧師古曰穹廬游帳也其形穹隆故曰穹廬）**上有行**

雲愁老弱哭道路願聞甲兵休〔洙曰〕賈捐之傳珠崖反發兵擊之以為不可議曰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鬬傷於後女子乘亭障孤兒號道路老母寡婦塗泣巷哭上遂從之〔夢弼曰〕匈奴傳匈奴上書願寢兵休士復故約以安邊民

鄴中事反覆一作鄴中何蕭條死人積如丘〔夢弼曰〕鄴中相州也按集公有憶昔詩云鄴城反覆不足怪是也後漢韓遂語馬騰曰天下反覆未可知也〔趙曰〕時兩京收復安慶緒據鄴城王師圍之未幾師潰則死傷可知矣〔蘇曰〕馬良曰連年兵火尸積如山

諸將已茅土載驅誰與謀〔希曰〕已茅土不謂李郭皆封王如封朔方大將軍孫守亮等九、為異姓王李商臣等十三人為同姓王是也〔夢弼曰〕甫意謂代州唐家以處降虜在此方回紇以兵助帝東討祿山代州壯者盡行惟老弱守城耳況回紇餘兵與雜種降胡在是觀其穹廬莽莽雲色慘澹忽若變從中起豈不危哉是一祿山死一祿山復生也是故老弱哭送役夫皆願兵甲之休欲自守其城也況又鄴中叛服不常兩京雖已平矣而賊猶保相州圍復解則士卒傷死者積如丘山萬一更有變諸將已富貴誰與國家謀是事哉時思明在鄴勝負未可知此甫所以為朝廷憂也按禹

貢厥貢惟土五色註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與之使立社燾以黃土苴以白茅茅取其絜黃土主王者覆四方詩載馳載驅

豐年孰云遲孰一作既云一作亦甘澤不在早洙曰陸機雲賦甘澤霶霈曹子建詩良田無晚歲膏澤多豐年耕田秋雨足禾黍巳映道鶴曰按史乾元二年春旱故云甘澤不在早是年秋雨足而禾黍茂故因以喻當時衡門之士此詩當是其年秋晚作蘇曰趙益云桑麻蔽天禾黍映壟春苗九月交顏色同日老勸汝衡門士蓨可曰詩衡門之下可以棲遲註横木為門盖貧者之居也勿悲尚枯槁洙曰莊子枯槁之士時來展材力先後無醜好師曰此喻衡茅之士久困一旦遇時立功以取富貴安問其先後之不同邪甫一意勉久困之士譏驟進立功者不足為貴但訝鹿皮翁夢弼曰鹿皮翁甫自比也忘機對芳草芳一作荒

將帥

古詩四首　律詩六首

久雨期王將軍不至（鶴曰詩云十月荊南雷怒號當是大曆元年作詳見註及後篇寄王十將軍承俊詩）

天雨蕭蕭滯茅屋（天一作山滯一作帶夢弼曰滯謂久雨也）空山無以慰幽獨（趙曰楚辭曰幽獨處乎山中）銳頭將軍來何遲（夢弼曰昔白起頭小而銳故以比王將軍將軍即王兵馬使也）令我心中苦不足數看黃霧亂玄雲時聽嚴風折喬木（夢弼曰數所角切此久雨之徵也淮南子黃泉之埃上為黃雲玄泉之埃上為玄雲）泉源泠泠雜猿狖（夢弼曰狖余救切鼠屬）泥濘漠漠飢鴻鵠（夢弼曰濘乃定切飢鴻鵠甫自喻也）歲暮窮陰耿未已人生會面難再得（趙曰古詩會面安可知李延年歌佳人難再得）憶爾腰下鐵絲箭（夢弼曰阮瑀詩箭洄鐵絲剛刀插銀刃白）射殺林中雪色鹿（夢弼曰抱朴子虎及鹿兔皆壽千歲滿五百歲者其尾皆白述異記鹿五百歲化為白鹿又五百歲為玄鹿陸機詩仁鹿幾千歲皮毛如霜雪）前者坐皮因問毛知

子歷險人馬勞子一作君異獸如飛星宿落鄭曰宿思救切列星也應弦不礙蒼山高夢弼曰謂射中應弦而落也安得突騎只五千崒然眉骨皆爾曹夢弼曰崒服沒切山貌走平亂世相催促一豁明主正鬱陶夢弼曰甫羨王將軍善騎射欲得諸將皆如之督捕盜賊以豁明主鬱陶不得申之氣也憶昔范增碎玉斗憶一作恨夢弼曰昔漢高祖與項羽會於鴻門遣張良獻玉斗於范增增碎之初祿山將作亂朝臣嘗諫帝若范增之諫羽羽不聽故至有垓下之敗使玄宗聽直臣之諫豈至於京師陷而出奔乎未使吳兵著白袍夢弼曰著直略切吳王夫差兵敗於城以素冠素袍祈哀越不聽又侯景令東吳盡著白袍白為營陣昏昏閶闔閉氛祲趙曰閶闔吳門名也希曰禮樂志游閶闔應劭曰天門此蓋京師而云夢弼曰祲子鴆切妖氣也鶴曰匡衡傳師古曰祲謂陰陽氣相侵十月荊南雷怒號洙曰時賊據京師十月而雷變異也鶴曰公嘗賦雷詩巫峽中霄動滄江

十月雷

寄贈王十將軍承俊（鶴曰詩云纏結青驄馬出入錦城中則王將軍在成都而公作詩寄之則不得云公在成都作而梁權道編在上元二季則是季公在成都也以期王將軍不至考之當是在朿秦間在成都欲至夔所以公大曆元季冬以期之不至而作詩此當在大曆元季春作）

將軍膽氣雄（趙曰孫子曰并敵一向奪其膽氣）臂懸兩角弓（蘇曰趙括每出乘高馬左右懸二白角弓）纏結青驄馬出入錦城中時危未受鉞（洙曰未受鉞言未經專征趙曰受鉞則為大將矣）勢屈難為功賓客滿堂上（夢弼曰後漢李充傳鄧騭置酒請充并客滿堂）何人高義同

魏將軍歌（鶴曰夔州嘗號臨江軍而此詩云臨江節士安足數徐師川亦云甫自稱臨江節士當是大曆二季作）

將軍昔著從事衫【批】一語便奇○（夢弼曰著陟略切服衣於身也蘇曰吳起暫御戰袁學著從事衣衫趙曰初為幕官於元帥府耳）鐵馬馳突重兩銜（洙曰銜銜

勒也蘇曰漢靈帝飛黃良駿重銜交轡趙曰馬勒重銜則戰馬之謹也**被堅執銳略**

西極洙曰漢高祖紀朕親被堅執銳師古曰被堅謂甲冑也執銳利兵也爾雅西至於邠國謂之西極

崑崙月窟東嶄巖好句法○夢弼曰郭璞崐崙丘賛崐崙水精月之靈府揚雄長楊賦西厭月窟東震日域鄭曰嶄仕咸切石高峻貌洙曰相如賦嶄巖參差荊溪吳子良明輔云崐崙月窟在西而謂之東者蓋謂魏將軍略地至西方之極而回顧崐崙月窟却在東也

君門羽林萬猛士惡若哮虎子所監夢弼曰子指魏也將軍監殿前羽衛之軍也洙曰漢有羽林軍詩云闞如虓虎言其勇也

五年起家列霜戟夢弼曰戟棨戟也言其刃之白如霜也門列棨戟言魏將軍貴之驟也崔豹古今註棨戟前驅之器也以木為之王公以下通用之以為前驅也隋書志三品以上門皆列戟唐制勳至上柱國門立戟蘇曰楊素起家五季門列棨戟韓休語子曰爾輩豈不見楊將軍乎不數季門列晝戟況爾輩堂堂

一日過海收風帆趙曰言將軍遠征而然獨守蠹簡學組繡對偶比楊將軍遠矣利於速戰

平生流輩徒蠢蠢長安少年氣欲盡夢弼曰長安少

季一見將軍而猛氣為之盡喪矣

魏侯骨聳精爽緊（杜）此魏侯覆出似無謂）

（術曰）後漢書竇武上疏曰奉承詔命精爽隕越（夢弼曰）言精神峭嶮也

華嶽峯尖見

秋隼（夢弼曰）隼聳尹切鷙鳥也（趙曰）清秋之隼鳥也凡鷙鳥以秋而健所以比之

星纏

寶校金盤陀（時可曰）星纏寶校金盤陀馬裝也顏延年赭白馬賦云具服金組兼飾丹

娀寶校星纏繞章霞布註以金組青飾其裝具如星霞之布（蒼舒曰）按東京賦龍輈華轙金鑁鏤鍚

方釳左纛鉤膺玉瓌註蔡邕曰金鑁者馬冠也高廣各五寸上加三華形在馬髦前鑁切鏤彫飾也

當顱刻金為之詩曰鉤膺鏤鍚所謂寶校此其具也第尊卑之制殊耳又古樂府白馬金具裝横行

遼水旁鮑照詩金銅節盤陀曰照光蹀躞此言馬之裝飾也

夜騎天駟超天河

（夢弼曰）此魏將軍躍御賜之馬以討賊也（彥輔曰）天官書漢中四星曰天駟此以言御廄耳

欃槍熒惑不敢動（鄭曰）欃初銜切槍楚耕切（洙曰）欃槍妖星熒惑火星不敢動言畏其

威也（夢弼曰）公以欃槍比寇亂以熒惑比強暴言寇亂強暴皆畏將軍之威而不動也（蘇曰）司馬仲

達舊星拱帝座熒惑欃槍馬敢動

翠蕤雲旓相蕩摩（鄭曰）旓所交切旌旗旒也

〔洙〕曰翠蕤雲旓皆旗也相蕩摩舒閑貌〔夢〕符曰吾按文選啓翠華之葳蕤西都賦栖鳴鳶曳雲旓

為予起歌都護〔洙〕曰漢遣王吉護匈奴南北兩道故曰都護〔趙〕曰古樂府有丁都護歌

酒闌插劒肝膽露鉤陳蒼蒼玄武暮〔洙〕曰隋天文志鉤陳六星在紫宮中故天子殿前亦有鉤陳所以法天也蒼蒼言其明也玄武亦明星也〔趙〕曰鉤陳星名玄武闕名〔安〕石曰三輔舊事曰未央宮北有玄武闕舊本誤以武字為韻云風玄武極無義理徒誤學者以鉤陳則蒼蒼以玄武則暮言當酒闌插劒之時〔夢〕弼曰此比將軍之衛帝座也

千秋萬歲奉明主〔夢〕弼曰申言魏將軍監軍於殿前矣

臨江節士安足數〔批〕起伏音節壯麗甚偉註謂子美自稱節士此必不可者也○〔趙〕曰言將軍乃天子之節士非特臨江王節士而已〔修〕可曰臨江節士史失其名唯古樂府載宋陸厥臨江王節士歌曰節士慷慨髮上冠彎弓掛弱水長劒竦雲端是也〔師〕曰夔州號臨江軍甫欲將軍效漢王吉都護番漢而臨江節士衛又安足數甫自稱臨江節士

戲作花卿歌〔夢〕弼曰花卿名敬定劒南節度使崔光遠之牙將也時梓

州副使段子璋反東川節度使李奐敗走於是光遠率敬定討之子璋既誅敬定恃功大掠肅宗聞之怒由是不見擢用公作花卿歌盖痛惜之也〔鶴曰〕按史上元二年四月壬午段子璋反此詩當是其年成都作楊明叔曰花卿家在丹稜之東館鎮至今血食鄉國朝封為忠應公其

成都猛将有花卿學語小兒知姓名用如快鶻風火生〔蒼舒曰〕南史曹景宗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覺耳後生風鼻尖出火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余曰〕易風自火出〔夢弼〕見〔曰〕鶻音骨鳥名言如風中之火其焰愈猛也賊唯多身始輕〔洙曰〕漢光武見大敵則勇綿州副使著柘黃〔洙曰〕綿州副使段子璋也著柘黃僭乘輿服色〔趙曰〕公詩云綿州則梓州字誤傳為緜州〔李〕〔鶴曰〕按舊史東川節度治梓州管綿劍榮遂等州此云綿州副使者盖是時子璋適治綿州趙次公未之考也我卿掃除即日平子璋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批〕庸言鄙語調笑入神〇〔洙曰〕子璋即段子璋也崔大夫崔光遠也李侯重有

此節度 夢弼曰重平聲李侯謂奐也段子璋攻東川李奐走成都此失節度矣及花卿誅子璋奐復得歸本鎮故云重有此節度也

人道我鄉絕世無 世一作代 **既稱絕世無天子何不喚取守京都** 洙曰譏其掠奪也 黃曰子美作花卿歌雄壯激昂讀之想見其人也 希曰舊史崔光遠傳段子璋反光遠牙將花敬定討平之將士肆其剽取婦女有金銀釧兵士皆斷腕以取之數千人光遠不能禁肅宗遣監軍中使按其罪光遠憂恚疾卒然則花卿豈容獨免乎天子何不喚取守京都之句雖譏之亦傷之也

補註 苕溪叢話云細攷少陵此歌想花卿當時在蜀中雖有一時平賊之功然驕恣不法人甚苦之故子美不欲顯言但云人道我鄉絕世無既稱絕世無天子何不喚取守京都語句含蓄其意蓋可知矣西清詩話云有病瘧者子美曰吾詩可以療之病者曰云何曰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其人誦之瘧猶故也子美曰更誦吾詩云子璋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其人誦之果愈胡苕溪云世傳杜子美詩可以愈瘧此未必然蓋其辭意典雅讀之者脫然不覺沉痾之去体也好事者乃為此論殊可笑借使瘧誠有鬼若知杜詩之佳是賢鬼也豈復屑屑求食於嘔泄之間哉觀子美有詩云三年猶瘧疾一鬼

不鏁亡隔日搜脂髓增寒抱雪霜則是疾也杜陵正自不免耳

投贈哥舒開府二十韻（鄭曰）名翰其先盖突厥施酋長哥舒部之裔（鶴曰）翰自隴右節度使加開府儀同三司又加河西節度進封西平郡王天寶十三載在長安作

今代麒麟閣何人第一功（洙曰）漢武帝獲麟作麒麟閣以畫功臣高祖即位論功行封以蕭何功為第一（師曰）甫意哥舒翰特齊帝眷必立大功為麒麟閣第一人君王自神武駕馭必英雄【批】頌贊有体得事外做意〇（洙曰）漢刑法志高祖躬神武之才揔攬英雄吳張昭曰人君能駕御英雄開府當朝傑（洙曰）齊職儀曰開府儀同三司秦漢無文唐制開府儀同三司從一品官論兵邁古風先鋒百勝在勝一作戰（洙曰）劉牢之為前鋒百戰百勝號為北府兵敵人畏之略地兩隅空略地一作妙略（洙曰）漢書鄂秋曰曹参有野戰略地之功（師曰）略取也兩隅謂北征突厥西伐吐蕃青海無傳箭（洙曰）翰築城青海上吐蕃不敢近（趙曰）胡人每起兵則傳箭為號或曰守城之

法更夜傳箭以警其睡夢弼曰青海軍中夜傳箭以守無傳箭言無警也**天山早掛弓**洙曰薛仁貴傳將軍三箭定天山天山即祁連也匈奴謂天為祁連夢弼曰掛弓言休兵也**廉頗仍走敵**史記本傳廉頗趙之良將伐齊攻魏皆破之擊燕封信平君夢弼曰謂敵既竄走畏翰之威如畏廉頗也**魏絳已和戎**夢弼曰謂戎來和感翰之德如感魏絳也左氏襄公四年魏絳勸晉侯和戎有五利公說使魏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既而鄭人賂晉侯以樂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戎八年之內九合諸侯如樂之諧請與子樂之於是魏絳始有金石之樂也**每惜河湟棄新兼節制通**趙曰翰十二載進封涼國公兼河西節度使蓋以河湟之久棄欲得築收復之故使之節度河西也師曰河湟乃河曲翰湟以備寇也王忠嗣守河湟為寇所敗翰入朝陳攻守計帝以翰領節制虛心待之出入朝庭諸公莫敢比望**智謀垂睿想**趙曰方謀復河湟而為帝所系想**出入冠諸公**夢弼曰翰既建節而出明年遂復河源**日月低秦樹乾坤繞漢宮**【批】此語在投贈中有氣若鋪寫宮闕則俗矣作者自知之○趙曰此言收復之功也按傳云攻破吐蕃共濟收黃河

九曲以其地置兆陽郡此所謂日月所臨特低秦樹乾坤所包獨繞漢宮**胡人愁逐北**

宛馬又從東【批】輕新婉媚○（趙）曰漢書註師敗曰北（夢弼）曰謂輸之威武胡人愁其攻逐而敗北矣（鄭）曰宛於爰切胡人既以敗北畏輸之威復以宛馬來歸獻也此皆援以為諭以美輸為言非所謂眞獻馬也按漢武伐大宛得天馬乃作歌曰天馬來歷無草徑千里循東道阮籍詩天馬出西北由來從東道

受命邊沙遠邊沙一作軍麾**歸來御席同**（趙）（曰）邊沙遠指言河西為遠御席同言復河湟功成而歸寵宴之盛也

軒墀曾寵鶴【批】此語深婉士大夫○（洙）曰左傳狄人伐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余）曰邵氏聞見錄云子美軒墀曾寵鶴左傳註軒大夫車也非軒墀之軒或以為病惟知詩者能辨之

畋獵舊非熊【批】謂得之微賤詩中開合無限類介略舉其似○（洙）（曰）文王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熊非羆非虎非貔乃覇王之輔也於是文王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載歸以為師（趙）曰言輸之貴寵已如乘軒之鶴明皇得之如文王之得呂望**茅土加名**

數（洙）曰名數謂等其爵位輕重而為之名數也（趙）曰此言翰進封西平郡王也**山河誓**

始終洙曰高祖即位封功臣爲之誓曰使黃河如帶太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於是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策行遺戰伐夢弼曰遺棄也言翰以計謀用兵不假戰伐故云遺也契合動昭融師曰昭融言帝之哲鑒也夢弼曰翰之用謀與帝意合故能聳動於帝也勳業青冥上蘇曰灌夫致功名勛業在青冥之上夢弼曰青冥天也言翰立功之高出乎天也交親氣槩中蘇曰五侯門戶槩戟森列百夫守衛出入交舊親契皆在豪英氣槩之中誰敢反目洙曰言翰以氣義結人也未爲珠履客洙曰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已見白頭翁見一作是洙曰公自言未爲翰上客而已白頭矣壯節初題柱洙曰公自言壯節有題柱志也成都記昇仙橋司馬相如初西去題其柱曰不乘高車駟馬不復過此橋果以傳車至其處生涯獨轉蓬夢弼曰莊子養生篇吾生也有涯洙曰言晚節流離如蓬之轉風也曹子建詩轉蓬離本根飄颻隨長風幾年春草歌修可曰梁元帝云既看春草歌夢弼曰甫謂未能歸故鄉也古詩王孫不歸來綠盡池邊草補註幾許年時在春草中歌泊今日暮途窮洙曰主父偃云日暮途遠

嵇康書曰若道盡途窮則已耳（夢弼曰）甫自歎其衰老也

軍事留孫楚（洙曰）晉孫楚字子荊才藻卓絶爽邁不群多所陵傲闕鄉曲之譽季四十餘始參鎮東軍事後復參石苞驃騎將軍楚既負其才氣頗侮易於苞初至長揖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因此而嫌隙遂構劾參軍不敬府主楚既輕苞遂制施敬（夢弼曰）此言甫參翰之幕府有如孫楚也子拉則本一作鄉里輕周處晉書周處字子隱膂力過人好馳騁田獵不修細行縱情肆慾州曲患之慨然改勵投水搏蛟而反鄉里相慶

行間識呂蒙 一作將軍拔呂蒙（洙曰）吳志呂蒙字子明年十六幼隨姊夫鄧當嘗擊賊時當職吏以蒙季小輕之曰彼豎子何能為此以肉餧虎耳他日與蒙會又嗤辱之蒙大怒拔刀殺吏因校尉表雄自首於是表雄因間言蒙於孫策策奇之引置左右（夢弼曰）行戶郎切行伍也此言翰識甫於微賤有如呂蒙也

防身一長劍 一作防身有長劍一作腰間有長劍（夢弼曰）揚子劍可以愛身

將欲倚崆峒 一作聊亦倚崆峒歸倚語不儉相〇宋玉賦長劍耿介倚天（師曰）崆峒山在西正當吐蕃所入之道將倚劍崆峒從翰守節鎮也（趙曰）晉孫楚參石苞驃騎將軍事恃才傲苞因有嫌隙吳孫策呂蒙召置左右子美欲有冀於翰故先引以為言以

軍事則能留孫楚異乎石苞之不容以行間則有識呂蒙如孫策者如此則我所防身之劒亦欲倚之於崆峒也【補註】藝苑雌黃以子美之忠厚疑若無愧於論交其投贈哥舒翰開府詩開府當朝傑論兵邁古風先鋒百勝在略地兩隅空其美之可謂至矣及潼關吏詩則曰哀哉桃林戰百萬化為魚清蜀防關將謹勿學哥舒何其先後之相戾若是哉槩以純全之道亦未能無疵也

諸將五首

鶴曰此詩雖言天寶十四載已來諸將之事而詩云滄海未全歸禹貢薊門何處盡堯封則是史朝義死後河北猶有未歸者又末篇云正憶往時嚴僕射當是武死後作武以永泰元年四月死而公亦以其時去成都故又云錦江春色逐人來巫峽清秋萬壑哀乃永泰元年秋在雲安作

漢朝陵墓對南山 洙曰張孟陽七哀詩北邙何壘壘高陵有四五借問誰家墳皆云漢世主恭文遙相望原陵鬱膴膴

胡虜千秋尚入關 夢弼曰謂祿山之亂也

昨日玉魚蒙葬地 洙曰西京雜記長安大明宮宣政殿此殿初就每夜見數騎衣鮮麗遊往其間高宗使巫祝劉明奴王湛然問其所由鬼云我是漢楚王戊太子死葬於此明奴等

曰按漢書戾與七國反誅死無後焉得其子葬於此鬼曰我當時入朝以路遠不從坐後病死天子於此葬我漢書自有遺誤耳明奴因宣詔與改葬鬼喜曰我昔日亦是近屬豪貴今在天子宫内出入不安改卜極為幸今在殿東北入地丈餘我死時天子斂我玉魚一雙今猶未朽必以此相送勿見奪也明以事奏聞有勅改葬及發掘玉魚宛然見在棺槨之屬朽爛已盡自是遂絶

早時金盌出人間 早時一作今朝夢弼曰金盌當作玉盌但避玉魚字故改作金盌南史沈烱傳烱自初明為魏所虜嘗獨行經漢武通天臺為表奏之陳已思鄉之意其略曰甲帳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盌遂出人間或引孔氏志怪漢盧充家西有崔少府墓盧充因獵逐獐忽見朱門官舍有人迎充崔乃命小女粧飾於東廂與充相見成婚留三日臨別謂充曰君婦有娠生男則當留之贈充衣衾送充至家經三季三月三日臨水戲忽見水上犢車乍浮乍沉既達于岸充視其車中見崔氏與三歲小兒共載其別車即崔少府也抱兒還充及金盌一枚俄而不見充詣市賣盌崔女姨曰我妹之女未嫁而亡贈以金盌著棺中余謂漢朝陵墓葢用茂陵故事也但金玉字不同以盧充故事復有金盌或者疑之故趙曰此四句所以激怒諸將也漢朝天子之陵大臣之墓自以對南山

千秋萬歲之固矣及胡虜入關不無侵掠矣見愁汗馬西戎逼（夢弼曰）見去聲

曾閃朱旗北斗閑（洙曰）謂吐蕃於河隴陷京師也（趙曰）前既有胡虜發掘陵墓今河隴繼有吐蕃之難而諸將曾不知速來長安為禦戎之圖也長安號北斗城（夢弼曰）或曰閑一作殷謂子美父名閑不應用閑字然按集又有翩翩戲蝶閑過慢之句豈非臨文不諱之義乎多

少材官守涇渭（洙曰）漢書材官蹶張皆武臣也將軍且莫破愁顏（趙曰）為將軍者當以防寇為念且莫破愁顏而為樂也

韓公本意築三城擬絕天驕拔漢旌（希曰）三受降城在唐豐州九原郡景龍三年韓國公張仁愿於河北築三受降城蓋欲絕虜道也其後反與回紇和親資其兵同討安史公所以致諸君何以答升平之恨（趙曰）漢書匈奴自稱為天之驕子而回紇者匈奴之種也故亦稱天驕豈謂盡煩回紇馬翻然遠救朔方兵（洙曰）言築城以備蕃寇而蕃反為唐平難也（趙曰）至德元載郭子儀以朔方安西回紇等兵討安慶緒其後回紇恃功侵擾中國此公所以嘆也胡來不覺潼關隘（洙曰）謂祿山陷關也（趙曰）

潼關非不隘也而胡來不覺其隘蓋以失守也此譏舒翰之敗也 龍起猶聞晉水清 (洙曰)謂肅宗起於靈武也(趙曰)河北者晉地也乃安賊所起之地肅宗龍飛而晉水復清 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答升平 (蘇曰)劉毅曰至尊獨憂社稷焦心勞思諸大夫忍食肉端然安居乎

洛陽宮殿化為烽 (洙曰)曹子建詩洛陽何寂寞宮殿盡燒焚 休道秦關百二重 (趙曰)漢紀秦形勝之國也帶山阻河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註秦地險固二萬人足當諸侯百萬人 滄海未全歸禹貢薊門何處覓堯封 (趙曰)滄海指山東薊門言河北言為盜賊所陷也 朝廷袞職雖多預 一作誰爭補(趙曰)罪朝廷之臣不能補袞也(夢弼曰)詩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天下軍儲不自供 (趙曰)言郡國不修貢賦須上求索而後供也 稍喜臨邊王相國 (洙曰)王晉屮文中子折衝樽俎不臨邊(希曰)王縉由侍中拜河南副元帥又拜盧龍節度使故此篇首以洛陽言河南即洛陽時為安史所破 肯銷金甲事春農 (洙曰)蔡文姬金甲耀日光

回首扶桑銅柱標趙曰馬援南征建銅柱標以勒功冥冥氛祲未全銷越裳翡翠無消息洙曰前漢西域傳贊孝武之世覩犀布玳瑁則建朱崖七郡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師古註云昔周公相成王越裳氏重九譯而獻白雉南海明珠久寂寥洙曰賈琮傳交趾土多珍異產明珠翠羽犀象玳瑁異香美木之屬莫不自出師曰子美嘗有自平宮中呂太一南海收珠之句蓋太一為廣州使舉兵叛故翡翠明珠久不貢朝廷說者多引此詩以解太一之事殊錫曾為大司馬洙曰東晉石勒侵阜陵詔加王道大司馬假以黃鉞出討之軍次江寧帝親餞于郊揔戎皆插侍中貂洙曰漢侍中冠武弁大冠亦曰惠文冠加璫附蟬為文貂尾為飾也師曰言將帥邀功皆居高官也趙曰此深責諸君徒享高爵厚祿而不能輸忠者也故有下句炎風朔雪天王地只在忠良翊聖朝忠良一作忠臣趙曰公以莫非王土當修職貢必欲其來在忠臣翊贊天子而已矣洙曰言天子冒風霜於外所賴者惟忠臣而已錦江春色逐人來趙曰此篇專言嚴武也公以去季夏離成都而今年至夔初見

春馬故云逐人來巫峽清秋萬壑哀（洙曰）殷仲文詩獨有清秋日能使高興盡又爽籟驚幽律哀壑叩虛牝（趙曰）公至夔初見秋也正憶往時嚴僕射共迎中使望鄉臺（趙曰）嚴武鎮蜀辟公為參謀望鄉臺在成都之北時公憶往時曾隨嚴僕射登此臺迎中使也主恩前後三持節（洙曰）按武傳兩鎮蜀一刺綿州軍令分明數舉盃（夢弼曰）數色角切西蜀地形天下險（夢弼曰）左思蜀都賦臨谷為塞因山為障一人守隘萬夫莫向安危須仗出羣材（趙曰）安危則安其危也公於八哀詩詠武曰公來雪山重公去雪山輕正此意也

軍旅

古詩二首 律詩七首

揚旗（公自註）二年夏六月成都尹鄭公置酒公堂觀騎士試新旗幟（夢弼曰）按元稹誌公墓曰劒南節度嚴武狀為工部員外郎參謀軍事又按嚴武是年九月與吐蕃戰于當狗城敗之故公初在幕中因觀揚旗而作此詩

江雨颯長夏雨一作風石曰夏日長故云長夏颯動也府中有餘清蘇曰張敞詩新秋雨過民事簡府中景物有餘清我公會賓客肅肅有異聲君平曰鄭公持軍嚴肅有殊異聲名夢弼曰詩至止肅肅初筵閱軍裝夢弼曰閱視也羅列照廣庭庭空六馬入六一作四蘇曰任安等六馬騎直入安西都護府駮驥揚旗旌鄭曰駮布可切驥五可切馬搖頭也洙曰甘泉賦崇丘陵之駮驥兮駮驥山阜之高貌迴迴偃飛蓋洙曰劉公幹詩回回自昏乱曹子建詩飛盖相追隨倪曰回回勢回旋也熠熠迸流星洙曰河東賦掉奔星之流稱又校獵賦曳彗星之飛旗夢弼曰熠熠色鮮明也補注熠以執反來纒風飈急纒一作衝去擘山嶽傾夢弼曰此聯言揚旗去來疾速之狀也材歸俯身盡批前言作身試搴旗○洙曰鮑照詩俯身散馬蹄妙取略地平虹蜺就掌握舒卷隨人輕夢弼曰虹蜺喻旗也洙曰高唐賦蜺為旌王沉賦曳招搖之脩旗婉若虹之垂天選虹旗攝麾而卷就三州陷犬戎趙曰言去年十一月吐蕃陷松維保三州但見西嶺

青（夢弼曰西嶺即雪山也常見青煙起乃舉烽求援也）公来練猛士欲奪天

邊城（蘇曰班超謂將佐曰與君等仗天子之威靈擣氐羌奪天邊之城斷其左臂與月氏首亦不易也夢弼曰謂喜得鄭公來作鎮訓練士卒欲奪所喪之故地也時廷命鄭公拓雪嶺斷氐右臂是以威行劍外按集有早秋詩已收滴慱雲中戍更奪蓬婆雪外城者是也）此堂不易

升（蘇曰王戎見陸達議論久之退回視達居堂曰吾終日不升此堂夢弼曰易以豉切謂食人之祿居人之位當憂其事也）庸蜀日已寧（洙曰書庸蜀微盧夢弼曰庸蜀本蠻地漢時始通中國今鄭公來鎮守蜀中已寧靜矣）吾徒且加餐休適蠻與荊（洙曰古詩上言加餐飯王仲宣七哀詩復棄中國去遠身適荊蠻趙曰相勸加餐飯而不必捨去以嚴公之故也師曰甫終去蜀之荊蠻且為是辭以美鄭公云）

冬狩行（公自註）（時梓州刺史章彝兼侍御史留後東川鶴曰詩云天子不在咸陽宮蓋指代宗幸陝當是廣德元年作按公是年九月至閬州祭房相國冬回梓州有此及別章使君柳字韻諸詩夢弼曰章彝大閱東川公以此詩諷其）

多殺仍勉其攘夷狄以安王室也

君不見東川節度兵馬雄〔夢弼曰〕東川梓州路也節度指章彝大閬東川也

校獵亦似觀成功〔修可曰〕上林賦天子校獵註云以五校兵出獵〔夢弼曰〕校獵謂獵有所獲校其多寡以賞功也三時務農一時講武田獵以寓武之意故云觀成功也顏師古漢書音義又曰校獵者以木相貫為闌校遮止禽獸而獵取之也

夜發猛士三千人清晨合圍步驟同〔批〕語有識〇〔洙曰〕禮天子不合圍〔夢弼曰〕公詩意蓋深譏章彝以諸侯而合圍不合古制步驟同謂兵卒練習也

禽獸已斃十七八〔洙曰〕西京賦僵禽斃獸爛若磧礫白日未及移晷已獮其十七八〔夢弼曰〕斃毗祭切頓仆也

殺聲落日迴蒼穹〔夢弼曰〕謂蒼天以仁為主而為之變其色蓋傷殺氣之盛也

幕前生致九青兕〔洙曰〕爾雅兕似牛郭璞曰角青色重千斤

馲駝壘峞垂玄熊〔夢弼曰〕馲駝他閣切駞徒何切〔鄭曰〕馲駞有肉鞍行百里負千斤壘落猥切峞五毀切壘峞高貌〔洙曰〕幕前謂幕帳前以駞負載也

東西南北百里間髣髴跳踏寒

山空宋曰羽獵賦東西南北聘嗜奔欲拖蒼豨跋犀犛躐浮麋斮巨狿搏玄猿南都賦排揵陷
局蹴踏咸陽夢弼曰蹴上六切踏也言禽獸為之蕩盡也有鳥名鸛鴿力不能
高飛逐走蓬肉味不足登鼎俎劉曰左傳有鸛鴿來巢童謠曰鸛鴿
鸛鴿往來歌哭宋曰鸜鵒賦忖陋體之腥臊亦可勞於俎鼎鶴鶉賦毛不施於器用肉不登於俎味
言非薦羞之物也補註鸜鴿似鴝而有幘色純黑金眼穴居斷舌可使言胡為見覊虞
羅中宋曰陳子昂詩豈不在遠遊虞羅所見尋夢弼曰傳曰骨革齒毛不登鼎俎不足為器用
者不獵鸛鴿鳥之微者飛不能逐蓬草其肉味不足供祭祀賓客之用今亦見繫虞羅不幾於盡殺
乎非君子愛物之道也隋魏彦深鷹賦何虞者之多端運橫羅以羈束春蒐冬狩侯
得同趙曰周禮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本天子之事也而諸侯同之乃深譏章彝也宋曰四時田
狩諸侯得行其事夢弼曰侯王荊公作挾使君五馬一馬驄夢弼曰使君五馬指
章彝之為太守一馬驄謂其兼侍御史也五馬者軍禮也按禮天子六馬左右驂三公九卿駟馬右
騑漢刺九卿則中二千石亦右騑太守相則駟馬而已其有功德加秩中二千石如耆碩者乃有右

騑故以五馬為太守美稱古陌上羅敷行使君自南來五馬立踟躕〔趙曰桓典為御史常乘驄馬人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況令攝行大將權號令頗有前賢風〔蘇曰孫思昨見耿將軍行師號令明嚴頗有前賢威風〕飄然時危一老翁〔夢弼曰老翁公自謂也〕十年厭見旌旗紅〔起得變駕有氣○蘇曰角里先生語薪者曰子十年厭見干戈旌旗只非今日耶鶴曰按史廣德元年歲次癸卯迺至天寶十四載乙未已九年故云十年厭見旌旗紅天寶九載五月諸衛與諸節度所用緋色旗幡并皆為赤〕喜君士卒甚整肅為我回鑾擒西戎〔夢弼曰謂吐蕃也〕草中狐兔盡何益〔蘇曰韓擒虎出獵門人諫曰將軍驅旌旆獵原野逐獸馳躍以為樂雖盡得草棘窟穴狐兔亦復何益於君子宜掃賊塵全勒功彝鼎非細事韓大喜〕天子不在咸陽宮〔趙曰此篇蓋廣德二年十月已後作也八月吐蕃入寇十月陷邠州及奉天車駕幸陝又三日吐蕃陷京師故云不在咸陽宮也夢弼曰甫有厭亂之意令觀章使君士卒大閱整肅若此何不回鑾擒捕吐蕃迎天子還咸陽宮以立大功宗社之幸多殺狐兔果何益哉〕朝廷

雖無幽王禍（洙曰史申侯與西夷犬戎攻幽王於驪山下）得不哀痛塵再蒙（夢弼曰時朝廷出幸雖不至如幽王為犬戎攻于驪山然玄宗以祿山之禍已蒙塵而幸蜀今代宗又以吐蕃之故蒙塵而幸陝暴露于外此亦臣子之所宜痛心也左氏傳臧文仲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嗚呼得不哀痛塵再蒙（夢弼曰時代宗在陝詔徵天下兵而程元振用事媒孽大臣皆疑懼不進天下無一人應召者故此詩末章大有感激也孫季昭示兒編云歐陽公傷五季之離亂故作五代史也序論則盡以嗚呼冠其篇首杜公傷唐末之離亂故作詩史也於歌行間以嗚呼結其篇末如折檻行白馬詩冬狩行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天育驃騎歌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是也前此詩人用嗚呼二字寓於歌詩者稀公獨有傷今思古之意焉）

陪栢中丞觀宴將士二首（鶴曰公以大曆元年至夔而栢為都督明年崔卿權州矣則此詩作於元秊）

極樂三軍士誰知百戰場（洙曰西都賦觀三軍之殺獲又曰俛仰極樂者

也 無私齊綺饌久坐密金章〔趙〕曰梁何遜輕薄篇曰象牀沓繡被玉盤傳綺食〔夢〕符曰按東晉初拜官相飾供饌羊曼丹陽曰客來早者得佳設日晏則漸不復精隨客早晚時羊固拜臨海守竟日皆得精饌時以固之豐腆不如曼之眞率〔趙〕曰此指將士之金帶耳鮑明遠建除詩左右佩金章

醉客霑鸚鵡〔批〕麁疎有態〇〔田〕曰鸚鵡盃名彫刻海蠡而為之像鸚鵡形昔人之勸洒且以為罰爵 佳人指鳳凰〔批〕鸚鵡自負能賦鳳凰指坐客奇瑞皆一時實事謂宴將士不當介拘哉〇〔夢〕〔莛〕曰後漢黃祖之子射大會賓客有獻鸚鵡者射舉酒爾衡曰今日無以娛賓願先生為之賦衡筆不停綴文不加點〔師〕曰佳人指鳳凰疑是秦弄玉吹簫乘鳳凰飛去事〔夢〕弼曰鳳凰謂金釵也鏤刻釵頭一二為鳳凰之形也或謂筵圖障繪畫鳳凰而佳人共指為言笑也

幾時來翠節特地引紅粧〔洙〕曰古詩娥娥紅粉裝

繡段裝簷額〔洙〕曰張平子詩美人贈我錦繡段〔夢〕弼曰謂樂工之額飾也 金花帖鼓腰〔夢〕弼曰謂樂器之鼓飾也

一夫先舞劍〔洙〕曰子路拔劍而舞項莊舞劍為樂

百戲後歌鐎〔洙〕曰李廣傳註刁斗以銅作〔夢〕〔弼〕曰謂擊刁斗而歌也〔趙〕曰鐎一作

樵戲爲夔峽樵歌之音也公閣夜詩夷歌是處起漁樵是已【補注】鎮受一斗晝炊飯食夜擊持行夜名曰刀斗

江樹城孤遠雲臺使寂寥（夢弼曰使所吏切從命者謂久無使命之來也）

漢朝頻選將應拜霍嫖姚（洙曰霍去病為嫖姚將軍夢弼曰假漢霍去病以美栢中丞也）

觀兵

（鶴曰詩云北庭送壯士按北庭即鎮西北庭節度之兵元帥謂李嗣業乾元元年九月嗣業會九節度攻鄴是時公有觀安西兵赴関中待命詩今詩云莫守鄴城下斬鯨遼海波乃鄴師未潰之前作公意欲且平吐蕃也當是乾元二秊春作）

北庭送壯士（夢弼曰北庭謂回紇也時送兵五千助帝討賊）貔虎數尤多（趙曰洙曰書如虎如貔）

精銳舊無敵（洙曰精銳猶勇敢也）邊隅今若何（趙曰此望其必勝而憂之之辭）

妖氛擁白馬（夢弼曰妖氛指言吐蕃時乘潦為亂也南史侯景為亂乘白馬青絲為轡以應讖）元帥待彫戈【補注】有風○趙曰古鼎銘曰王命虎臣

賜爾和鸞鞴鏦彫戈夢弼曰元帥謂廣平王做待彫戈謂待天子賜以彫戈而後往征也莫守

鄴城下斬鯨遼海波趙曰鄴城指相州海鯨喻吐蕃公謂鄴城可緩圖當以討吐蕃為急也師曰時九節度兵圍賊將慶緒於相州甫欲誅其渠魁故云云鶴曰吐蕃自至德初陷威戎神威等軍石堡石谷等城二載又陷西平乾元初又陷河源其侵陵之氣方張故公欲先以討吐蕃為事也夢弼曰孫綽賦斬鯨鯢於蒼波

觀安西兵過赴關中待命二首鶴曰時安西節度李嗣業也通鑑乾元元年九月命朔方節度郭子儀淮西魯炅鎮西北庭李嗣業等七節度將步騎二十萬討安慶緒以李光弼王思禮助之時安西更名鎮西夢弼曰關中即長安也春秋元命苞秦州西以隴關為限東以函谷為界謂之關中

四鎮富精鋭四一作西摧鋒皆絕倫夢弼曰按唐武后時右鷹揚衛將軍王孝傑擊吐蕃大破其衆復取四鎮更置安西都護府於龜茲以兵鎮守鶴曰舊史地理志安西節

度撫寧西域統龜兹于闐焉耆踈勒四國故謂之四鎮【洙曰】言多勇銳能摧鋒陷陣也

還聞獻士卒足以靜風塵老馬夜知道【師曰】老馬喻哥舒翰老將【鶴曰】哥舒翰天寶十五載已降安祿山此豈是喻翰師註非若以老馬喻主將則謂李嗣業【夢弼曰】韓非子管仲從齊桓公伐孤竹春往冬返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

蒼鷹飢著人【洙曰】著直略切晉載記言慕容垂猶鷹也飢則附人飽則高飛【師曰】鷹飢喻祿位未高也

臨危經久戰用意始知神意一作急【洙曰】精熟戰陳用意若神【師曰】當此時正好使之立功以充其志願故云云

奇兵不在衆【洙曰】史兵以正合以奇勝傳云留侯用奇兵不必衆多雖多不精銳而無益【夢弼曰】老子以奇用兵

萬馬救中原【蘇曰】司馬仲達曰得萬馬可解中原之急亦成於大事也

談笑無河北【洙曰】言談笑可以却敵【趙曰】祿山之叛河北一帶已陷沒今言安西兵之精銳主將於談笑之閒可以蔑無河北矣

心肝奉至尊【洙曰】言至誠也【夢弼曰】謂竭忠誠以待命也

孤雲隨殺氣飛鳥避轅門【批】第言令肅亦不足

道〇(右曰)兵屯嚴肅雖飛鳥不敢過竟日留歡樂歡一作觀城池未覺喧(夢弼曰)言留兵犒設軍令不譁也

八陣圖(彥輔曰)亮推演兵法作八陣圖成得其要桓溫傳初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腹平沙之上疊石爲八行相去二丈溫見之謂此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能識之(昱曰)陣勢八天地風雲飛龍翔鳥虎翼虵蟠二華二金爲天三華三金爲地二華三金爲風三華二金爲雲四華三金爲龍三華四金爲虎四華五金爲鳥五華四金爲蛇(鶴曰)寰宇記八陣圖在新都縣北三十里李膺益州記云稚子闕北五里武侯八陣圖土城四門中起六十四魁八八爲行魁方一丈高三尺又云在夔州奉節縣西七里聚細石爲之各高五尺廣十圍歷然碁布縱橫相當中間相去九尺正中開南北巷悉廣五尺凡六十四聚此詩當是大曆元年公初至夔州作(夢弼曰)劉禹錫嘉話錄夔州西市俯臨江沙下有諸葛亮八陣圖箕張翼舒鵝形鶴勢聚石分布宛然尚存峽水大時三蜀雪消之際

須溷滉㵾大木枯槎隨波而下及平水落川平萬物皆失故態諸葛亮小石之堆行列依然如是健

六百年遠今不動

功蓋三分國（洙曰三分謂魏吳蜀也）**名成八陣圖**（夢弼曰諸葛亮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廣漢張栻謂此古井田法也）**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蘇曰僕嘗夢見人云是杜子美謂僕世人多誤會吾八陣圖詩以謂先主武侯恨不能滅吳非也我意本謂吳蜀脣齒不當相圖晉所以能取蜀者以蜀有吞吳之意以此為恨耳此說甚長然子美死近四百年而猶不忘詩區區自別其意此眞書生習氣也）

夕烽

（鶴曰詩云照秦過隴則是在秦州當乾元二年九月史思明陷東京及齊汝鄭滑四州之後十月李光弼與思明戰于河陽之時思明敗故此詩云每日報平安當在其年作師古曰晝則燔燧夜則舉烽故此詩題曰夕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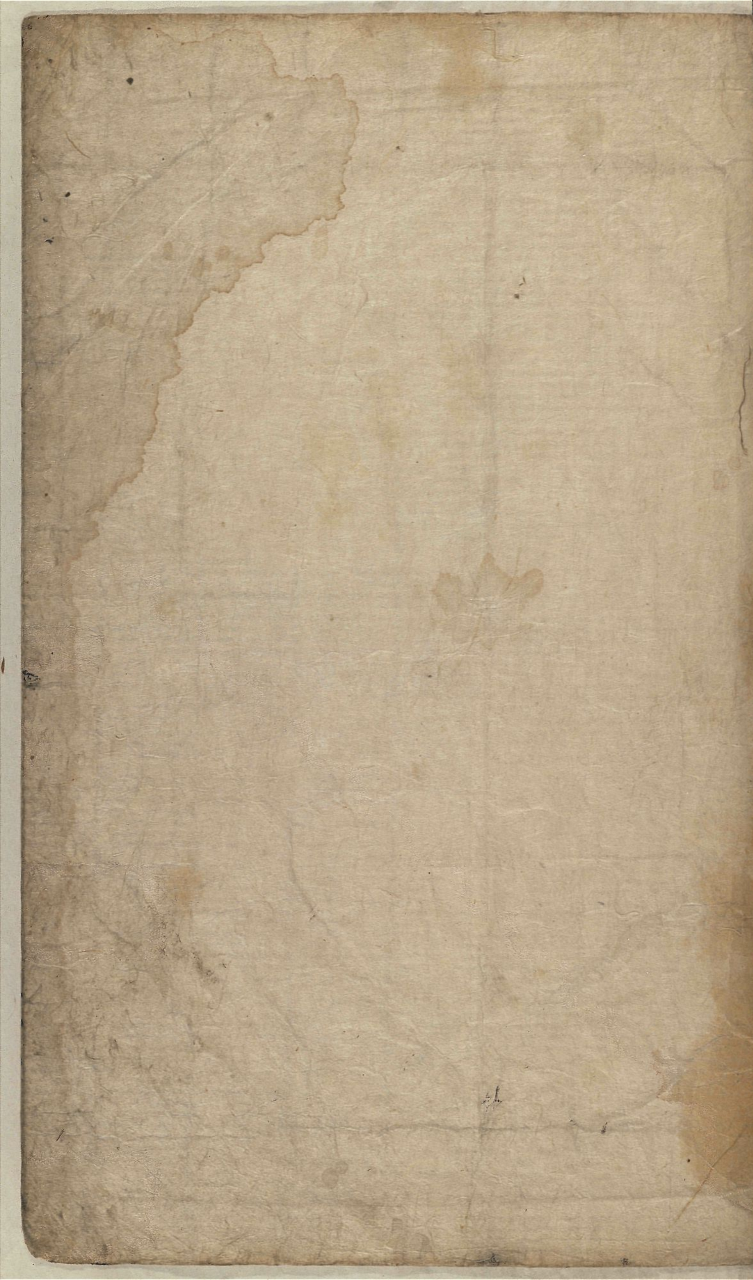
夕烽來不近每日報平安（鶴曰烽有報平安火如哥舒翰潼關之敗翰麾下來告急上遣李福等將藍牧兵赴潼及暮平安火不至上始懼是也夢弼曰唐六典唐鎮戍烽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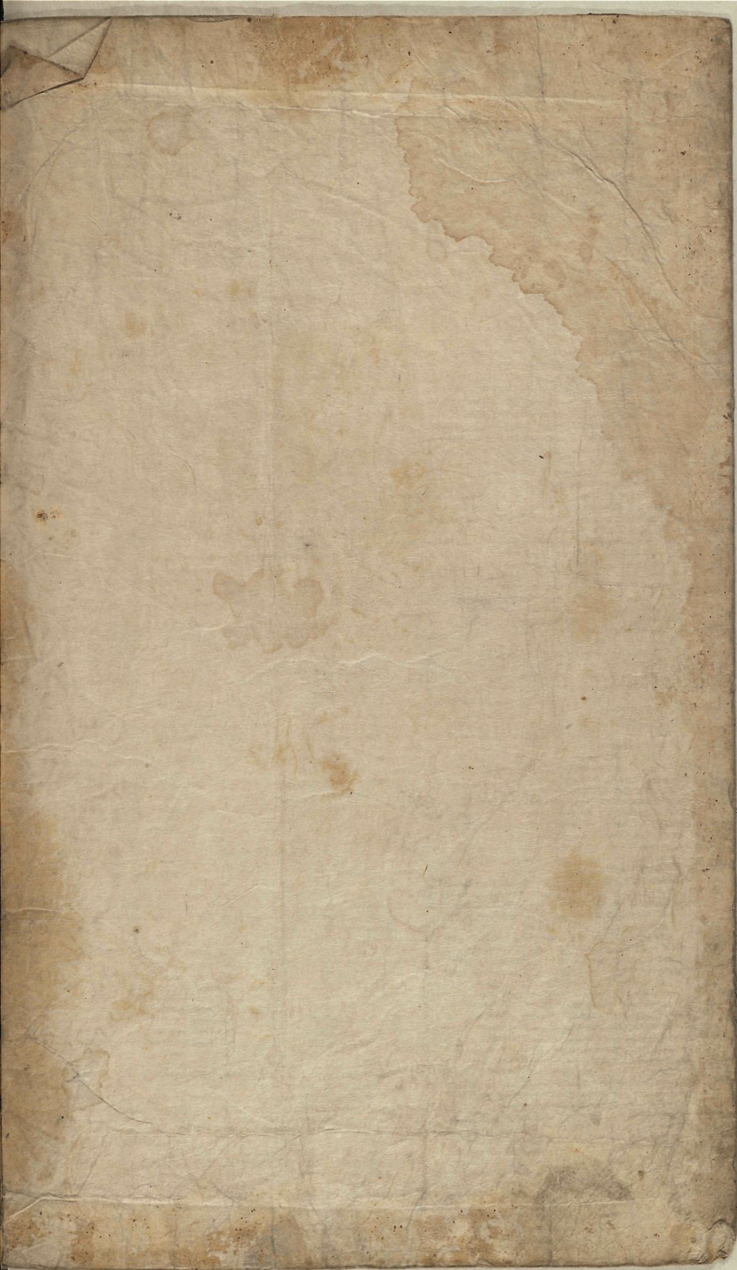
所至大率相去三十里每日初夜放煙一炬謂之平安火塞上傳光小雲邊落點殘照秦通警急夢弼曰匈奴傳烽火通於甘泉光武紀修烽燧註邊方備警舉烽以相告過隴自艱難鶴曰言安史之兵猶出没隴上也聞道蓬萊殿鄭曰長安志殿在東內紫宸殿北千門立馬看

纂註分類杜詩卷之五









碑文 詩

生[illegible]才簿

